

硝河风云



硝 河 风 云

——河南省内黄县千口村史

黄 垣 文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20,000 字
1976 年 9 月第 1 版 197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300,000

书号 3168·108 定价 0.33 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开头的话	(1)
一、施毒计地主富加富 受压榨农民穷更穷	(4)
二、共产党指明翻身路 千口村燃起革命火	(8)
三、追盐地斗争伪村长 抗民团营救穷苦人	(17)
四、农协会领导查黑帐 民团头挨斗关县衙	(26)
五、开大会农协庆胜利 出叛徒敌人搞袭击	(34)
六、除恶棍土豪更丧胆 抗杂税农会再显威	(43)
七、保盐池坚守硝河坡 驱税警大闹濮阳城	(47)
八、国难重匪兵掠百姓 灾患多地主逼佃农	(54)
九、议抗日走革命路线 搞救亡建群众武装	(60)
十、自卫队上阵抓溃兵 青壮年入伍打日寇	(67)
十一、受教唆儿子犯重罪 除奸宄母亲明大理	(76)
十二、日伪军屡犯根据地 民兵队巧打麻雀战	(82)

十三、	贼日寇洗劫千口村 众乡亲血染硝河湾	(88)
十四、	冒艰险全心护亲人 排困难协力藏战马	(95)
十五、	顶逆风借粮救急难 率群众生产渡灾荒	(101)
十六、	回土地革命志愈坚 返家乡抗战劲更足	(107)
十七、	抓地主慷慨批谬论 反奸霸踊跃打头阵	(114)
十八、	协主力拔除伪据点 庆胜利迎接新战斗	(119)
十九、	还乡团窜回千口村 贫雇农遭受二遍苦	(126)
二十、	反动派逞凶下毒手 革命者遭难洒热血	(132)
二十一、	设巧计聚歼还乡团 开大会公审复辟狂	(140)
二十二、	反腐蚀深刻受教育 搞复查彻底闹翻身	(147)
二十三、	担架队顽强渡黄河 民兵排英勇战窑场	(162)
二十四、	小农户分化走歧路 总路线指引入正道	(169)
二十五、	忆传统战斗豪情旺 举红旗革命壮志高	(182)
二十六、	办公社挺身战妖风 学大寨奋勇奔前程	(189)
后 记		(197)

开 头 的 话

千口村（现在的千口大队）位于河南省北部沙区内黄县六村公社。这里地处黄河故道。村东村北，硝河回绕；村南村西，枣林似海。每逢夏秋季节，河套芦苇茂密，流水欢歌，芦花荡漾；火红的枣林，连绵起伏，犹如漫天云霞覆盖着村庄和大地。

在那葱郁繁茂的枣林里，畦田相连，禾苗茁壮。拖拉机隆隆作响，在田野里来回奔驰；抽水机突突欢叫，把绿水引向田间。阳光下，社员们忙着打井、开渠、平整土地，到处一片欢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千口大队由于连年丰收，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近几年来，这个只有二百四十户人家的村庄，盖学校、仓库、饲养室等集体公房二百余间；集体积累达二十万元。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员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缝纫机、收音机和自行车等这些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贵重商品，已经成为畅销的东西。家家电灯亮，户户喇叭响，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景象。

面对这样一幅美丽壮观的画图，我们怎能忘记过去，怎能忘记几十年来千口人民革命斗争的艰辛！

旧社会时的千口，一道道沙丘，连绵起伏，黄龙般地横躺竖卧。硝河两岸，春冬黄沙弥漫，雨季河水泛滥，水、旱、蝗虫连年成灾。而地主阶级的剥削，反动政府的压榨，帝国主义的蹂躏，却一年比一年加重。那时，千口村除了几户迁居来的外姓人家，其余都是刘、赵两姓。大地主刘耀宾当伪村长，赵绍福当伪副村长。他们同远近土豪、官僚互相勾结，操纵反动武装民团局，依权仗势，巧取豪夺，霸占土地二千七百多亩，占全村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多；硝河的苇田和沙地的枣林，大部分也为他们所霸占。每年麦、秋之后，刘、赵两家地主到处催租索债，派款逼税。千口村的穷苦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然而，那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早在一九二七年，千口村就建立了第一届党支部。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按照毛主席创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形式，办起了农民夜校。穷苦农民在夜校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成立了农民协会，同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成为硝河两岸农民革命斗争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千口村人民拿起武器，和我军主力部队并肩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扫荡”，创立了冀鲁豫沙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千口村的广大青、壮年，积极参战，踊跃支前，为

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口人民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一九五二年，他们带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加入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千口村的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几十年来，千口村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农村一样，在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弥漫着阶级斗争的风云。千口村发生的一场又一场斗争，是硝河两岸阶级斗争的缩影，也是沙区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缩影；它饱含着劳动人民的悲惨血泪，也闪耀着革命斗争的灿烂光辉。

一、施毒计地主富加富 受压榨农民穷更穷

早在一九二四年，千口村的穷苦农民，在村外的河坡、沙岗上开垦了一块块小片荒地，种植花生和晒小盐；还有的烫硝、熬碱，肩挑车推，奔波于河北省的大名、南宫、邯郸一带，卖给旧式染坊、皮货店，换回一升半斗粗粮，借以度日。地主刘耀宾和赵绍福见有利可图，便笼络本村的流氓、经纪人，开起了花生行和油坊，兼收红枣、皮硝、小盐。他们将廉价零收的花生、小盐等，再高价批发给外来商人，或将花生榨油，销售大名、道口，经卫河运至天津，输出海外。

刘耀宾念过孔孟的书，逛过城市，虽然才年交四十，却是老奸巨猾。他趁做生意的机会，拉拢了一些富商，成了远近闻名的地主兼资本家。每到冬春，邻近的穷苦农民及远道客商，熙来攘往，充斥千口街头，刘、赵两家开设的花生行和油坊门庭若市，冷落的穷乡僻壤，居然出现了一派热闹的集镇风光。靠剥削压榨穷人发了财的刘耀宾和赵绍福，喜形于色，洋洋得意，在他们的花生行大门上贴出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一本万利”的对联，炫耀他们生财有道。而一群群肩背空口袋的穷苦人民，却无不怀着深仇

大恨，愤怒地盯着那血口似的花生行大门。刘、赵两家的财源，正是这些穷苦农民的血汗！就拿花生行来说，他们用了两杆秤，一杆是加三五大秤，一杆是减半小秤；大秤进，小秤出，买一（斤）卖三（斤）。刘、赵两家地主还采取贷粮换盐、以盐抵贷等手段，高利盘剥，囤积居奇。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他们乘机抬高粮价，贷给穷苦农民；待花生成熟或晒出小盐时，再以低价抵贷。这样，穷苦农民辛苦一年，所得无几，而刘、赵两家却不劳而获，大发横财。

一九二六年，刘耀宾、赵绍福这两个残酷贪婪的吸血鬼又进一步自立地契，把穷苦农民在硝河坡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小片盐地霸归已有。广大穷苦农民只得靠租地、借债、割草、拾粪过日子。

有一天，刘耀宾的本家刘拴成从河坡里割草回来，正碰上刘耀宾乘坐二套轿车催租，菊花青骡子和枣红马奔跑着，扬起一路黄尘。突然，轿车在拴成的面前停了下来。刘耀宾跳下车，哗啦啦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银洋，一边掂量着银洋的分量，一边念经似地对拴成说：“有句格言说得好，‘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我你是同宗同族，挨门叔侄，你爹去世早，我不能让你娘儿俩受罪。”说着，把银洋递向拴成：“给你，拿去吧！”拴成没有去接，只是瞟了一眼刘耀宾手中白花花的银洋，感到莫名其妙。

⑥ 梁成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向母亲学说了一遍，母亲顿时惊慌不安起来。她声音颤抖着对梁成说：“今儿个你要接了刘耀宾的钱，咱这块巴掌大的庄宅就保不住了。孩子，你记

住：咱跟他虽然同姓，可不是一条根，不是一家人哪！你爹在世的时候给他家当牛做马一辈子，到了儿还是饿死了。你那时还没有锅台高就端着破碗讨饭，刘耀宾却从来不讲‘温恤’，今儿个为啥讲起‘温恤’来了？要记着，他是个心里揣着刀子的假善人，咱不能进他的圈套！”

母亲的话，使拴成想起了另一件事：前年，刘书印借了刘耀宾十吊钱，靠磨豆腐维持生活。到了年底还不起帐，刘耀宾却满脸堆笑地说：“自家嘛，应当资助，啥时用着钱招呼一声。”后来，刘书印又借了刘耀宾五十吊钱。可是没过多久，刘耀宾便差狗腿子李士朋去要帐。李士朋来到刘书印家，把算盘珠子噼哩啪啦一拨，连本带利二百吊！刘书印大吃一惊，只觉天旋地转，差点儿栽倒地上。明知刘耀宾施毒计，可有苦哪里去诉？只得把自己的一片庄宅抵给了刘耀宾。从此，刘书印一家六口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整日流落街头。

拴成气愤地想着，不禁牙齿咬得咯咯响。这时，母亲又对他说：“拴成呀，只要咱母子还有条活命，这二分庄宅和两间草屋就不能让刘耀宾这个狗杂种抢走！”

原来，拴成母子住着的二分庄宅和两间草屋，紧挨刘耀宾的大门；刘耀宾一来想扩大院落，重建门楼，二来觉得这两间草屋搭在他的楼房瓦舍下，实在不够体面，所以，一心要霸占拴成的庄宅。前些时刘耀宾曾托人提过这件事，被拴成的母亲拒绝了。今天，他又掏钱引诱拴成，仍然没有得逞。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过了没几天，刘耀宾又指派他的狗

腿子李士朋到拴成家来了。李士朋一进门就挤眉弄眼地对拴成的母亲说：“卖吧！要粮有粮，要钱有钱。银洋、铜子儿尽你挑！”

拴成母亲一听，气得浑身打颤，她斩钉截铁地对李士朋说：“穷家难舍，人不死就不离这两间草屋！”

李士朋鼻子一歪，威胁说：“哼！看你胳膊能扭过大腿！”说罢，扭头走了。

李士朋回去，同刘耀宾计谋了一阵，就指使人在刘拴成的屋后墙根挖了个丈多深的大粪坑。那年雨水大，粪坑里经常积满污水，污水又从老鼠洞灌到屋里，屋里就漫起脚脖子深的水，人在里边无法存身。拴成的母亲气得哭天抹泪，豁上命要跟刘耀宾去拼，嚷得刘耀宾的长工们知道了，无不气愤。他们拿着木桶、瓦盆，帮助拴成母子排出了屋里的水。大灾荒那年，拴成母亲活活饿死，丢下拴成一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到一个叫二和尚的地主家扛长活。拴成一走，这二分庄宅就落到了刘耀宾的手里，两间草屋也被刘耀宾扒掉了。

就这样，刘耀宾明抢暗夺，霸占了八处庄宅。他一家七口人，占着五十亩大的宅基，盖住房、客室、油坊、牛屋等一百二十多间。而穷苦农民却被逼得流离失所，逃荒要饭，家破人亡。

那年月，高利贷是插在农民身上的一把刀子，而租子则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在千口村，租子有“死租”（也叫“铁租”）和“活租”两种。“死租”是不管年景好

坏，丰收歉收，每年两季固定缴粮。有一年，赵绍福见赵锁成日子过不下去，便对锁成说：“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来。我给你五亩二坡地种，死租活租都好说。”最后，定为死租，一麦三秋，每亩地外加五捆秫秸。第二年遇上大水，地里颗粒未收。赵锁成从水里捞了几捆秫秸，挑着去找赵绍福。到了赵绍福的门口，正碰上赵绍福从家里大摇大摆地出来。锁成放下担子，对赵绍福说：“大雨淹了庄稼，这秫秸先缴上，租子就当成借粮吧，款到明年，我连本带利一次缴清，行不行？”赵绍福把脑袋一摇说：“天做庄稼人做梦，收多收少由天定。明年还不收咋办？我是凭土吃饭，凭地要粮！”说罢，“砰”的一声关上了黑漆大门。霎时，那黑漆大门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如闪电射入锁成的眼里。他望着，望着，又想起赵绍福“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话来，不禁气愤地说：“赵绍福，你这个跟刘耀宾一样的假善人，看你能欺压俺多久！”

二、共产党指明翻身路 千口村燃起革命火

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广大穷苦农民心中压抑着革命的怒火，他们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砸烂这个吃人的社会，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一九二七年初秋的一天，千口村的几个革命青年，打扮

成教书先生和赶集人的模样，出村朝西走去。这几个革命青年都是河北省大名七师的学生，有的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和迫害下，广大革命师生闹学潮罢课以后，他们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回到了千口。今天，他们是到井店镇去参加秘密会议，准备发动穷苦农民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开展反捐税、反剥削的斗争。

当他们到了温邢固村南的时候，忽然迎面走来了一个人。这人身穿蓝布长衫，腋肢窝夹着个小包裹，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名七师一位姓刘的同学。

几个青年又惊又喜，一齐迎上前去，不约而同地问道：“我们写的信你收到了？”

“没有。不过我知道你们一定在盼望着党的消息。我就是带着省委的指示来找你们的。”这位姓刘的同学，两只深邃的大眼睛闪射出炯炯的光芒。

听说他带来了省委的指示，几个青年高兴地抓住他的两只大手，紧紧地握着，摇晃着。

老刘告诉几个青年，在大名七师分手以后，他到了武昌，在毛委员亲自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正当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時候，蒋介石叛变革命，武汉也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党内，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致使革命军北伐失败。我们党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了“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

务，选举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了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积极领导农民运动，夺取农村政权。毛委员还在文家市亲自发动和领导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民运动，省委派他以巡视员的身份，来豫北沙区的硝河两岸开辟农村工作。

说话之间，刘巡视员解开包裹，取出一本油印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红光闪闪的大字。青年们一看，顿时欢跃起来。

刘巡视员接着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吓倒了，他们对蓬勃开展的农民革命运动提出了种种责难，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出了这篇报告，首先在‘讲习所’进行了讲解。现在，我们就是要按照考察报告的精神，积极发动千口和硝河两岸的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我们党员要站在斗争的前头，领导农民革命运动。”

几个青年听了刘巡视员的话，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请刘巡视员在秘密会议上宣讲了毛委员这篇光辉著作。毛委员的话，句句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使他们心明眼亮，明确了斗争方向，增强了胜利信心。

青年们向刘巡视员说：“土豪劣绅在乡村里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大家看得见，听得到。要反剥削，反土豪劣绅，

穷苦农民没有不赞成的。”

刘巡视员频频点头说：“对，农民是非常讲求实际的。要和农民群众做恳切的谈话，一字一板地讲革命道理，讲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告诉他们这些痛苦是谁造成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根据情况，我们可以先在千口村开展活动，发动和依靠穷苦农民，培养一批斗争的积极分子。”

天刚擦黑，青年们领着刘巡视员回到了千口村。当晚，他们把穷苦农民刘二友、刘书伲二人叫到一个牛屋里。二友和书伲进门一看，在明亮的油灯下，一个方正脸膛、深沉而庄重的青年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

几个青年向二友和书伲介绍说：“这位就是刘同志！”

刘巡视员上前抓住二友和书伲的手，亲切地请他们坐下。

书伲说：“俺是庄稼人，能干些啥事？”

刘巡视员和蔼坚定地说：“庄稼人，谁敢瞧不起？没有庄稼人，就没有粮食吃，就没有衣服穿，就得饿死，冻死！”

二友和书伲听了，心里象打开了窗户一样亮堂，同意地点了点头。

这天晚上，他们从千口村的穷苦农民如何受刘耀宾、赵绍福等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谈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二友和书伲听得入了神，直到三更时分，他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牛屋。二友心里只顾琢磨刘巡视员的话，猛不防撞到了一个

人身上，急忙抬头一看，原来是穷苦农民赵合柱。

“合柱兄弟，你……”

“二友哥，河东路洲村一个穷兄弟还不上债，被刘耀宾拴在轿车后，拖了个半死。这会儿正吊在马棚里受苦呢！”不等二友说完合柱就焦急地说。

“债款，捐税，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咱穷人的骨头不是泥捏的！从今天起，咱就要顶住那些坑人的捐，吃人的税，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二友坚定地说。

“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赵合柱重复着二友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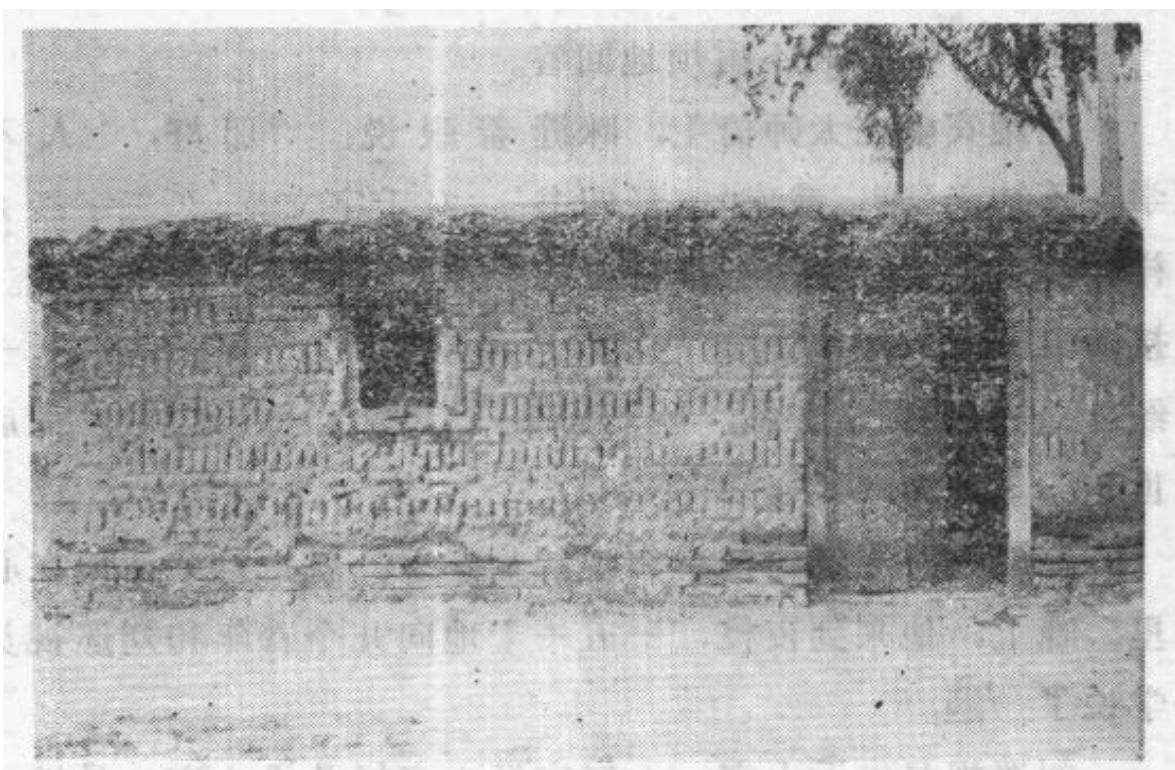
“是呀，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告诉你，上边来人了，领导咱们开展革命斗争哩！”

听二友这么一说，合柱上前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不放。

二友吩咐道：“书侃，你叫醒几个伙计，把路洲那个兄弟搭救出来。合柱，你去找李庆侃、李良侃，让他们把穷哥们串通一下，趁明儿个下地干活的时候，到河坡苇地里去，请刘同志讲讲。以后还要办夜校，学习毛委员的书哩！”

经过几次秘密活动，千口穷苦农民中涌现出了一批骨干力量。刘巡视员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几个党员商量以后，一九二七年十月，千口村第一届党支部在一座低矮的牛屋里诞生了。刘二友、赵合柱等同志被选为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千口这个座落在豫北沙区硝河岸边的村庄，按照“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形式，办起了农民夜校。

农民夜校的主要教材，是毛委员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的话，句句象明灯，照亮人们的心田。穷苦农民们学着，想着，觉得浑身是劲。他们坚信，只要按照毛委员的话去做，土豪劣绅和地主民团就不敢再欺压穷人了。想到这里，他们的心就象村边的硝河水，奔腾起伏，不能平静。农民夜校的学员，很快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一九二七年十月，千口村第一届党支部在这座低矮的牛屋里诞生了。

就在农民夜校办得正热烈的时候，一天夜里，狂风呼啸，一条鬼鬼祟祟的黑影溜进了刘耀宾昏暗的屋里。

“村长，村长！人家在夜校里正闹着造反哩，你怎么还

睡觉呀？”李士朋溜进门来心惊胆战地喊道。

刘耀宾从被窝里坐起来，挑了一下眼皮，慢吞吞地说：“我正琢磨着怎样整治这些祸害哩！”

“村长读过‘五经四书’，通达圣人之道，依我看……”李士朋鬼蜮一样地把嘴贴在刘耀宾的耳根。

第二天，刘耀宾把刘拴成“请”到家里，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问拴成：“听说你也上夜校啦？”

“嗯！”拴成不耐烦地回答。

刘耀宾坐在太师椅上，眯缝着眼说：“那好，‘人不学，不知义’嘛。我家‘五经四书’、《千字文》、《三字经》样样都有。”边说边把准备好的一本《三字经》递给拴成。接着，又念经似地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只要你勤学苦练，就能为咱刘家增光前代，造福后世。”

拴成一时弄不清刘耀宾说的啥意思，就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晚上，他来到夜校，一五一十地向几个青年和刘巡视员学说了一遍。

刘巡视员告诉大家，《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是地主阶级的剥削经，吃人经，我们不学它。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委员的思想。掌握这个革命武器，就能打倒地主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这天晚上，刘巡视员和几个青年，还向穷苦农民讲解了他们自己编写的夜校课文。课文写道：

“农民苦，工人苦，

出尽力气不能享福。

.....

是谁剥削我们？

是谁压迫我们？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资本家。

.....

团结前进，努力奋斗，最后胜利一定属工农。”

这些朴实、生动的语言，说出了穷苦农民心里的话。大家越学情绪越激昂。

刘巡视员启发大家说：“咱们都来讲一讲，反动派是怎样欺压咱们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咱们的？”

话音刚落，双目失明的刘年成站了起来，他蹒跚着向旁边挪了几步，一手扶着墙壁，说：“唉，这年月真叫人寒心哪！租子、债款、兵饷、杂税，地主、民团恨不得从咱穷人的骨头里榨出油来！前年，俺缴不上杂税，被民团拴在车后，要拖到县衙门。老婆、孩子哭的哭，叫的叫，最后，狠心卖掉了五亩沙地才算缴了杂税，害得俺瞎老头子靠一根木棍、一个破碗讨着吃……”

这时，忽地又站起个半截塔似的人来，这是刘二友。他把紧握着的拳头向半空一挥，说：“俺祖祖辈辈受刘耀宾、赵绍福的剥削，全家只有六亩沙地也被他们霸占了。爷爷没法，就领着一家老小，在硝河坡一滴血、一滴汗地挖盐池、扫盐土、晒小盐，到彰德府换回一点高粱面过日子。刘耀

宾、赵绍福看咱穷人有碗稀饭喝了，就说河坡里的盐地是他们的，硬是把盐地夺走了。以后，俺在河坡里割芦草，他们又说芦草也是他们的！逼得俺一家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大年三十喝不上一口面饭。爷爷眼看着过不下去了，硬是被活活气死……”

二友说到这里，屋子里顿时沸腾起来。大家一个个拳头握得象铁锤，牙齿咬得咯咯响。有的说：“硝河两岸自古就是无主之山，为啥我们把地开出来又成他们的了？”有的说：“地是我们开的，为啥还给地主纳税？”

刘巡视员站起来，挥着手向大家说：“毛委员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咱们要不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就得组织起来，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

“对！”

“跟他们斗！”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穷苦农民个个摩拳擦掌，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家挑选出刘二友、赵合柱、李良侃、李庆侃等人，代表穷苦农民去跟刘耀宾说理，清算盐池税、追回盐池地。

在党的领导下，千口村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穷苦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三、追盐地斗争伪村长 抗民团营救穷苦人

秋末冬初，枣下箔，粮入仓，已是场光地净。刘耀宾和赵绍福正乘坐二套轿车，带领狗腿子，四处催租逼债。

这一天，刘耀宾催租刚回到家里，刘二友、赵合柱、李良伲和李庆伲等就相继跟了进来。

刘耀宾一看，愣住了，呆了一会儿，说：“二友，你……我正要请你们来呢！”

“这不，俺们找上门来了！”二友回答说。

刘耀宾问道：“听说你领着人在我那河坡地铲柴禾了？”

“你那河坡地？”二友一字一顿地反问，“今儿个俺就是为这事找你的！”

“那好！你说那河坡地是谁家的？”

“河坡地是穷人开的，盐池是穷人修的，这地该是穷人的！”合柱插言说。

“哦！我那几百亩地全在外边佃着，我没种一垄，难道都该是他们的？”刘耀宾振振有词地说。

二友坚定地回答说：“那地是你霸占穷人的。俺庄稼人迟早要种自己的地！”

“硝河坡自古就是无主之田！”良侃和庆侃补充说。

刘耀宾一看，连李良侃和李庆侃这两个老实人也竟敢跟自己顶撞，只觉肝火欲动。他轻蔑地盯着良侃和庆侃说：“你们兄弟咋知道硝河坡是无主之田？我那文书、地契不是一张白纸！”

“那是你自己立的，俺不承认！”二友气愤地说。

“哼哼！”刘耀宾念经似地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千口村的天……”

“千口村的天就要变了！”二友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攥紧铁锤般的拳头往空中一砸，吼了起来：“现在俺就要追回盐地，收回盐池！”

随着二友的吼声，早等在门外的穷苦农民一涌而入，霎时间把刘耀宾围得严严实实。人们喊道：

“把盐地文书缴出来！”

“让他当着大家的面烧掉！”

刘耀宾望着团团围住他的人群，听着人们愤怒的喊声，不禁一阵心悸，那黄蜡似的脸一下拉长了许多。

“缴出来！”

“快把文书缴出来呀！”

人们一步步逼近刘耀宾，推的推，搡的搡，恨不得在他身上扎几刀子。

正在这时，人群里拱出一个人来，他侧着肩挤到刘耀宾身边，摆动着双手，点头哈腰地喊叫：“街坊爷儿们，‘礼之用，和为贵’，可不能失了和气，有话慢慢说，慢慢说……”

这个人名叫刘荣贵，他祖父在世时，家境富足，有“书香门第”之称。到了他父亲时破落下来，但家里仍有“五经”、“四书”相传。刘荣贵把这些反动儒书当成宝贝，学了一套反动的处世哲学。“礼之用，和为贵”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管事大事小，谁是谁非，总觉息事宁人，和了就好。可今天他的这一套似乎不顶用了。

人们的怒吼声压过了硝河奔流的波涛声！

刘耀宾威风扫地，变成了一只夹着尾巴的丧家狗！

“街坊爷儿们！街坊爷儿们！……”

刘荣贵拼命地喊叫着，嗓子已经嘶哑了，人们还是闹嚷嚷的。他望着愤怒的人群，摇着头啧啧地说：“这样的举动太过分了！”

二友立即驳斥道：“这是让他们逼出来的！”

刘荣贵摆动双手：“不管如何，大家宽待一时，让村长改日答复街坊爷儿们，中吧！啊？”

合柱高声喊道：“不中！今儿晚上就得答复！”

刘荣贵连声答道：“好……好，今儿晚上就答复。”

二友指着刘荣贵问：“你敢当人质吗？”

刘荣贵斜视了一下刘耀宾，刘耀宾正挑起眼皮看着刘荣贵，等待他来解围。刘荣贵心领神会，连忙说：“敢，敢，我当人质！”

于是人们陆续地退出了刘耀宾的大院。

群众走后，刘耀宾余悸未消，瘫软在太师椅上。狗腿子李士朋溜到跟前，把嘴贴着他的耳根，咕哝了几句什么。

刘耀宾点着头，催促道：“快去！快去！”

李士朋悄悄地溜出门，气喘吁吁地跑到温邢固村，把今儿个的事报告给反动武装民团总部。

傍晚，趁人们吃饭的时候，民团总部派来了十几个团丁，手持武器，闯进了李良伲和李庆伲家里，硬说他们是坏人，是黑党。

李良伲驳斥说：“俺不知道啥是黑党，靠晒小盐吃饭，不是坏人！”

团丁不由分说，便七手八脚地把良伲和庆伲捆绑起来，押走了。

党支部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向刘巡视员报告。刘巡视员建议党支部马上召开会议，发动穷苦农民继续斗争，进一步揭露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罪行。

当晚，二友和合柱串连了一百多名穷苦农民，集合在夜校里。二友对大家说：“咱穷哥儿们没有地种，掏力晒小盐也不让干，还把咱们的人抓走，反正咱们活不下去了，冻死饿死不如起来造反跟他们拼死！”

“造反有理！跟他们拼了！”大家激动地喊着。

“他们要把良伲和庆伲往衙门里送，咱们就半路劫案！”

“狗杂种敢把咱的人害死，就拼他全家！”

“走，先去跟刘耀宾算帐！”

愤怒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一百多名青壮年，有的拿着梭镖，有的手持镰刀、木棍，分两路行动。一路由二友带领找刘耀宾，一路由合柱带领把守温邢固村通往县城的路

口。决心跟刘耀宾和民团大干一场。

刘耀宾看到穷苦农民拿着武器，真的要豁出命来干了，吓得浑身打颤，龟缩在家里，紧关大门不敢出来。只有刘荣贵一个人战战兢兢地立在刘耀宾的大门外，张开双手，阻挡着人们。

“街坊爷儿们，‘礼之用，和为贵’……”刘荣贵放开嘶哑的嗓门呼号着。

“刘荣贵你嚎叫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有人喊道。

“街坊爷儿们，莫动肝火。我跟村长说了，请街坊爷儿们先把条款提出来！”刘荣贵说。

“让他把良伲和庆伲放出来！”

“把盐池地归还给我！”

人们纷纷地喊着。

刘荣贵回答：“村长说了，街坊爷儿们……”

没等刘荣贵说完，不知谁接上去说：“‘礼之用，和为贵’，你就会念这句经！”

“哈哈哈哈！”人群里发出了一阵哄笑声。

刘荣贵尴尬地说：“不，不，……第一款好办，好办，这第二款……”

二友高喊：“不跟他说，砸开门找刘耀宾说去！”

霎时，人们冲上前去，把刘荣贵挤在门口，若不是门插着，就要把他挤倒在地。

刘荣贵着急地嚎叫着：“街坊爷儿们！街坊爷儿

们！……”

忽然，里面“砰砰”响起一阵拍门声。接着从门缝里传来狗腿子李士朋的声音：“村长答应了，全答应了。”

刘荣贵张开两只手，点着头向人们重复着说：“村长答应了，全答应了！”

追回盐地的斗争胜利了。千口村的穷苦农民说：“这一回咱可出了一口冤气，刘耀宾的威风扫地啦！”人们好象从身上卸去了千斤重担似的轻松愉快。

时隔不久，千口村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赵合柱和穷苦农民刘法东、赵满仓三人，涉过硝河，到东沙窝砍了几棵小枣树，准备拉到井店镇换点粮食糊口，却被路洲、马集等村“联庄会”（注）的人围住了。赵合柱眼明腿快，一头钻进密匝匝的枣林跑掉了，刘法东、赵满仓二人被抓住押到了路洲村。“联庄会”又当即把他们送到了民团。民团经过审问，觉得在刘法东、赵满仓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便严刑拷打，威逼他们咬本村的“眼子户”中农刘二磨，一来想从刘二磨身上诈取钱财，二来想为“联庄会”拉一拉面子。

隔天早饭后，民团派出十杆大枪，带领各村“联庄会”的七、八百人来到千口村，声言要抓刘二磨。

二友听说后，及早组织夜校学员和穷苦农民，拿着武

注：联庄会——地主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欺骗群众，联合各村庄成立的护林护苗组织。

器，准备战斗。同时向刘二磨说：“不要害怕，他们抓不走你！”刘二磨心里有了底，呆在家中没有出面。

民团带领“联庄会”的人来到千口村以后，看到这个阵势，被吓住了。他们既不敢去抓刘二磨，又无人敢出面提这件事，一个个没趣地呆立街头。这时，二友站在街当中的堂庙台上，向“联庄会”的人说：“乡亲们，你们来俺村干啥？是不是要抓刘二磨呀？三里五庄的，谁不知道刘二磨是个老实人，他从来没有偷过别人！你们当中也有受苦人，可不要让人家当枪使唤！”说到这里，“联庄会”来的人有的低下了头。二友把手一摆，接着说道：“二磨要是真偷了路洲村的树，俺自动把他交给你们；他没偷，你们要抓也抓不走！”

“联庄会”的人听二友说话的口气，觉得千口村确实不好惹，便三一群，五一伙，稀稀拉拉地都回本村走了。那几个团丁想起上次抓良伲和庆伲没捞到便宜，也夹在人群里溜掉了。

团丁回去后，团长蔡鸿宾大发雷霆，骂道：“混蛋！抓不来刘二磨还留着刘法东、赵满仓顶屁用！把他们送到县党部去！”

当晚，三个团丁荷枪实弹，摸黑把刘法东、赵满仓往县城里押去。当他们走到新张铺附近，突然路边跳出两个人来，大声喊道：“站住！”接着“砰！砰！”打了两枪。三个团丁被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刘法东、赵满仓趁机挣脱。三个团丁边喊边追。两个劫案的人又朝他们打了几枪，

眼看刘法东、赵满仓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了，三个团丁才停下来。

蔡鸿宾听说刘法东、赵满仓半路逃跑，吓得慌了手脚，生怕千口村的穷苦农民聚众要人。于是，当晚便派团丁到千口村试探地说：“你们看咋办，刘法东和赵满仓跑了！”

二友一听，不禁暗自发笑。他警告团丁说：“回去对你们团长说，要是真跑了，不跟你们要人；要是把人害了，那可不中！”

团丁一边答应着，一边夹起尾巴跑了。

原来，千口村党支部听说要送刘法东、赵满仓去县城，立即开会进行了研究。赵合柱说：“他们是穷苦人，是咱们的阶级兄弟，一定要营救他们。”于是，他自告奋勇和另一个人半路劫案去了。赵合柱还没有回到家里，民团却先来报了信。

接连几次斗争的胜利，使穷苦农民的精神大振。许多中农户也和穷苦农民靠在了一起。

这时，刘巡视员又跟党支部商量，按照毛委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可以在千口村成立农民协会。党支部也认为，经过几次斗争，锻炼了群众，团结了多数，条件已经成熟，农民协会应该迅速成立。

第二天晚上，二友在夜校里出面做了动员。穷苦农民听说要成立农民协会，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劲，跟土豪劣绅继续斗争，个个欢欣鼓舞，当场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报名参加了农民协会。接着，他们又提着灯笼，走家串户，挨门宣传。

成立农民协会的消息。一夜之间，千口村变了样。刘二磨和几家中农户也加入了农会。他们心里喜，脸上笑，觉得有了农会，就有了靠山。

年关临近了。千口村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党支部领导下又开展了借粮活动。他们首先把本村的大、小地主，按地亩、收入及其剥削的罪恶排了队，决定借粮的数目；然后，会员们便拿着帐本和口袋，挨户向地主借粮。地主们看到农会势力大，谁也不敢硬抗，乖乖地把粮食拿了出来。千口村的穷苦农民，每户分到了三斗粮食，过了个欢快年。

附近村庄的穷苦农民，听到千口村农民斗争胜利的消息，议论纷纷。

有的说：“刘耀宾挨斗啦！”

有的说：“千口出了‘圣人’，民团和‘联庄会’势力那么大，都叫他们顶住啦！”

有一天，马集的穷苦农民孙海法挑着箩头在硝河坡拾粪，正巧碰上二友。孙海法说：“听说你们村出了‘圣人’，连民团、‘联庄会’都不怕？”

二友回答说：“哪有什么‘圣人’？都是些被‘圣人’瞧不起的穷人！只要穷人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毛委员干革命，就天不怕，地不怕！”

孙海法听了，只觉心里热乎乎的。便急切地说：“俺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能不能替俺找一找？”

这么一说，把二友逗笑了。他连声答应说：“中，中！你同去以后，算算你们马集有几家贫、雇农，都把他们叫到

一块，吃罢晚饭，我先去跟他们说一说。”

从此，马集、六村、温邢固等村的穷苦农民也相继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千口村的农民革命斗争波及到了硝河两岸。一场又一场反捐税、反剥削、反民团的斗争好似硝河里的激浪，一个接一个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奔腾向前。

四、农协会领导查黑帐 民团头挨斗关县衙

到了年底，民团又在各村贴出告示，增派车马费、办公费、进城费等二十余种款项。

告示一贴出，穷苦农民就纷纷议论开了。

“这是不让咱穷人活了！”

“一年到头累断筋，挣的钱还不够纳税！”

“税款都让龟孙们私吞了！”

“不中！得跟他们算帐！”

晚上，牛屋里一盏豆油灯闪着红光。刘二友、赵合柱等几个支部委员聚集在油灯下，召开支委会。县委也派人和刘巡视员一起参加了这次党支部会议，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民革命斗争的问题。

会上，刘巡视员首先讲了南方的革命形势。他说：“今

年春季国民党叛变以来，发动了所谓‘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由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使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内以陈独秀为头子的一部分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主要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刘二友接着说：“虽然南方革命处于低潮，但我们这里因为环境和地理条件不同，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比如我们硝河地区，地处三县的交界，交通不便，反动势力的统治比较薄弱，而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基础又比较好，这些都是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

刘巡视员补充道：“我同意刘二友同志的看法。毛委员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激烈的行动。’我们要遵循毛委员的指示，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赵合柱说：“温邢国民团总部是一个空架子，团丁都分散住在各村。现在各村农民的斗争积极性都很高，我们只要敢于坚决跟民团进行斗争，反动派就不敢欺压我们了。”

刘巡视员又说：“我们要在各村发动成千上万的群众，掀起一个大的革命热潮。这就需要大家首先摸一下各村农会的底，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然后领导农民跟蔡鸿宾算帐，把土豪劣绅和民团的政治地位打下去。从当前来看，硝河两岸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这种积极的要求。”

会议正进行时，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合柱起身开门一看，原来是柴村、马集和温邢固的几个共产党员郭银成、孙海法、温尚魁等。他们一进门就说：“大家看了民团的告示，肺都要气炸了，非跟民团算帐不可！”

刘巡视员问：“群众组织得怎么样了？”

孙海法回答：“会员不用说，连一些中农户都憋不住劲了，他们也要跟农会一起干！”

温尚魁说：“这两天大伙跟民团顶得厉害，经常有人聚伙和团丁们闹腾，吓得团丁不敢单个出来！”

听了他们的汇报，刘巡视员和县委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以千口村农民协会为骨干，组织清算委员会，向民团团长蔡鸿宾算帐。大家还研究了怎样进行清算斗争的具体部署。刘巡视员最后向大家说：“毛委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这就是算帐的方针和目的。”

会后，县委派人将这一行动报告给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让他们积极配合，并连夜分头发动硝河两岸各村农民协会一起行动。

第二天，刘二友、赵合柱、赵喜重等清算委员会的成员，一大早就来到了民团驻地温邢固村。他们径直闯进蔡鸿宾的办公处，要他把帐目缴出来。蔡鸿宾原来是化村的一家地主，是一个吃喝嫖赌、心狠手毒的大恶棍。一九二四年他父亲死后，家里破了产，他便拉起一帮人马，当了地主的看

门狗。今天，他看到农民协会的势头，吓得心里“通通”乱跳，可是又故作镇静，想把二友他们支吾走。他向清算委员会说：“村有村长，邻有邻长，帐本都在他们手里，你们找他们算去！”

清算委员会质问：“民团吃的是谁种的粮？花的是谁挣的钱？你们喝着穷人的血汗，跟你们算帐理所应当！”

这时，千口、温邢固、马集、马邢固等村的农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等武器，一齐涌了进来，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

“把蔡鸿宾拉出来！”

“蔡鸿宾滚出来！”

“快滚出来呀！”

人们愤怒地高喊着，挥动着各种武器。

蔡鸿宾吓得心惊肉跳，浑身哆嗦。他颤抖着走到门口，抬头一看，人们怒气冲冲，一个个举着手臂，舞着刀矛，好象要朝他的头上砸来。院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蔡鸿宾私派杂税，必须缴出帐目！” “把敲诈勒索的钱财缴出来！” 看到这种情景，他面色如土，心中暗想：“完了！这回乱子可闹大了！”

刘二友站在蔡鸿宾的旁边，挥动着两手高声说：“乡亲们！听我说几句！咱们穷人成年掏力种地，当牛做马，穿不上，吃不上。可民团一年到头派捐逼税，害得咱们家破人亡。今儿个咱们要跟蔡鸿宾算清！”

二友一席话，好象尖锥扎进人心，人群中发出了抽泣

声。

二友接着说：“大家不要难受，难受不抵事，肚里有啥就说啥，把受的苦讲出来！”

刚说完，温邢固村后街的王大叔，猛地从人群里往前挤了挤，嘴唇颤动了几下要说话。忽然，后面有个老妈妈扯了他一把，王大叔张开的嘴又合住了。

这个情景被二友看见了，他大声说：“王大叔，你心里有啥就说吧。有这么多人给你做主，不要害怕！”王大叔一听，抖起了精神，他把身上的破棉袄一抡，挺着胸脯，大声说道：“我豁上这把老骨头不要，也得出出这口冤气！”他往前跨了几步，用手指着蔡鸿宾，气愤悲痛地说：“前年闹水灾，地里没见一粒粮食，俺家清锅断顿，把个二妮子也饿死了。俺用席片子裹住正要去埋，碰上团丁收兵饷，张口就要五吊钱。我说：‘人都饿死了，哪里有钱拿兵饷！’团丁立眉竖眼地说：‘一口人一吊，五口人五吊，一个子儿不能少！’听了这话，俺的肺都要气炸了，哪有死人也得拿兵饷的道理！就抱着尸首去找蔡鸿宾。蔡鸿宾一见，拍着桌子说：‘这不烂骨头就得拿饷！’俺实在气不过，想着反正没有活路了，心一乱就跳了西水坑。街坊们把俺救出来，可心毒手狠的蔡鸿宾又把俺扣押了半个月……”王大叔说着哭着，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这时，满院子的人都被激怒了。接着，刘法东说了说他被“联庄会”送到民团挨打的事，刘年成的老伴说她卖地交杂税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真是申不完的冤屈，吐不完的苦水！

在这群情激愤的时候，赵合柱猛地冲出来，把身旁的几个人差点儿撞倒。他脸色紫红，两条浓眉直挺挺地竖立起来，喊道：“打死蔡鸿宾！”说着抡起铁锤般的拳头，照准蔡鸿宾就打。又有几个年轻人冲到前面，一齐喊着：“打呀！打死这狗杂种！”

二友急忙阻拦说：“大家慢点动手！”

二友严肃地问蔡鸿宾：“你贪污了多少？老老实实说出来！”

“把钱退出来！”

“逼死人偿命！”

顿时，人们喊得什么也听不清了。二友用手招呼着，愤怒的人群还是不能平静。

正在这时，从人缝里侧着身子挤过一个人来，他一边挤一边喊：“街坊爷儿们！‘礼之用，和为贵’，……”一听这句话，人们便知道又是刘荣贵来了。

刘荣贵为了在众人面前不失体面，今天似乎特别打扮了一番。他头戴一顶崭新的黑缎子帽盔儿，身穿长袍马褂，衣扣上系着胡梳、耳勺，说起话来山羊胡撅得老高，俨然一副“老夫子”模样。当他看到农会会员集合来温邢固村时，知道要跟蔡鸿宾算帐，就悄悄地溜到刘耀宾家里，一是向刘耀宾献殷勤，二是想为蔡鸿宾解围。当时刘耀宾正为此事急得抓耳挠腮，立坐不安，在房里打转转。一见刘荣贵，舒了口气，仿佛抓到了救命草。

刘荣贵点头哈腰地说：“村长，团长那里可是火烧眉毛

了！”

刘耀宾连忙说：“我已经听说了，依你看该咋办？”

刘荣贵习惯地回答说：“我看还是‘礼之用，和为贵’。”

刘耀宾“嗯”了一声，说道：“事不宜迟，你现在就去温邢固村，留下的事由我安排！”

就这样，刘荣贵匆匆来到这里。当他看见蔡鸿宾那一副狼狈相，不禁脸上沁出颗颗汗珠。

蔡鸿宾听到了刘荣贵嘶哑的喊声，悄悄抬起头来，以求救的目光望着刘荣贵。

刘荣贵声音颤抖地说：“街坊爷儿们！这些年的帐，算也算不清了。以前都不是干公事的人，让他赔二百五十块现洋算了结了吧！”

“不中！”

“贪污退赃！”

“逼死人偿命！”

人们又骚动起来。

此时，赵合柱又领着几个人挤了进来，他们的后面跟着一群孩子，欢叫着，蹦跳着。人们的眼光马上集中到了赵合柱身上。原来赵合柱手中拿着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帽子上面写着：“贪官污吏蔡鸿宾”。

“给蔡鸿宾戴上！”

“把蔡鸿宾捆起来游街！”

人们七言八语地嚷成了一团，一边嚷一边把高帽子扣到了蔡鸿宾的头上。蔡鸿宾戴着高帽子，浑身软得象烂泥，顿



蔡鸿宾戴着高帽子，浑身软得象烂泥，顿时颜面扫地，在人们的推搡下走出了大门。

时颜面扫地，在人们的推搡下走出了大门。

刘二友对赵合柱说：“你带一部分会员把蔡鸿宾押送县城，我们把他的帐清理一下，先封起来。”

说罢，赵合柱追着人们喊道：“走呀！把蔡鸿宾押到县城去！”

人们走着，笑着，高声谈论着。大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地主的威风扫地了，一个个吓得龟缩在家里不敢露面。而农会会员们却高举旗帜，敲锣打鼓，扬眉吐气，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痛快。

五、开大会农协庆胜利 出叛徒敌人搞袭击

深夜，狂风卷着漫天大雪在硝河滩上咆哮着。

雪影里，一个人缩着脖子伏在马背上，紧勒马缰，在茫茫雪夜里徘徊……

这个人是县委派进国民党县党部的地下党员蔡兆林。蔡兆林是民团团长蔡鸿宾的儿子，自从他父亲被关押以后，土豪劣绅刘耀宾、王秉章等人，几次催促他回家，并在今天送去一匹马，让他回来。

蔡兆林踏进家门，便看到几个人从昏暗的灯光下迎了上

来，前面是他的舅舅，后面是刘耀宾、王秉章。他舅舅焦急的脸上充满怒气，看到蔡兆林二话没说，照脸“拍拍”就是两个耳光，他边打边问：“你还要不要爹？你是要爹还是要共产党？”

蔡兆林被打得眼冒金星，晕头转向，一时答不上话来。

刘耀宾阴阳怪气地劝解说：“别动火，别动火！兆林是个读书明礼的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圣人之言，兆林是懂得的！”

蔡兆林沉默着，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刘耀宾点燃着一支烟凑过去，装作怜悯的样子说：“唉，这些年来你们父不父、子不子的，败了风水，才落得这般地步！”他停了一下，又诡秘地说：“兆林，你是个明白人，如今的世道跟以往不相同了。国民党、共产党由合作到分家，共产党要共的是咱们这些人的产，要革的是咱们这些人的命。你是个真共产党员，还是个假共产党员？我看人家未必信得过你。还是做两手打算为好啊！”

听着刘耀宾的话，蔡兆林慢慢地低下了头。……

这天夜里，蔡兆林翻来覆去睡不着。当革命处于高潮时，他怀着个人的目的在学校入了党。因此，当革命还没有触及到他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可以一时“积极”，而当革命进一步深入，触及到他个人的利益了，他就抛弃伪装并成为革命的叛徒。

天刚蒙蒙亮，在似睡非睡中，蔡兆林听到舅舅急促的喊声：“兆林！兆林！快起床走吧！”

蔡兆林终于成了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这一天，他顶风踏雪，来到张庄一个党员的家里，骗取了党内文件《节节高》、《金色鲤鱼对对鲜》。这是县委在千口村编写的重要文件，介绍了千口村党支部的活动和硝河两岸党组织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蔡兆林将文件拍成照片，派人专程送往河北、河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作为向硝河一带党组织进攻的政治依据，并报请两省派兵“剿捕”千口一带的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蔡兆林还秘密勾结驻化村民团中队长杜金声、土豪劣绅刘耀宾、刘老耀等人筹划枪弹，准备向硝河两岸的农民协会进行反扑。

当他知道县委决定以千口村党支部为核心，组织硝河两岸的农民到温邢固召开大会庆祝算帐胜利的时候，便秘密同内黄、濮阳、滑县等民团取得联系，在化村悄悄集结了数百名团丁，妄图趁机把千口村的党组织和硝河两岸的农民协会搞垮。

风暴即将来临。硝河两岸以千口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党组织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旧历正月初六，冰雪未消，寒风凛冽。

刘巡视员和县委及千口村党支部的负责人，一早就吃完了饭，他们安排好会议的程序以后，便分别向温邢固村出发了。

通往温邢固村的大路上，人流不息。硝河两岸三十多个村庄的农会会员，敲锣打鼓，高举旗帜，从四面八方奔涌而

来。到半晌午的时候，全都集合到温氏祠堂门前。祠堂台阶上，各村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戴着红袖章，忙碌地走来走去，不时地跟刘巡视员打招呼。

这时，民团中队长杜金声带着几百名团丁，荷枪实弹，象恶狼一样从化村向温邢固村扑来。他们一个个伏在寨墙上，准备向农民协会袭击。

会议即将开始，民团小队长石玉清带领几个团丁，突然来到温氏祠堂门前，向主持人喊道：“杜中队长请你们去喝茶！”

顿时，会场静了下来，人们的眼光一齐射向石玉清。刘巡视员没有理睬石玉清，却立即把刘二友叫到面前，低声说



温氏祠堂。

了几句话。二友便蹦下台阶，马上召集千口村的党员和农会会员，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原来杜金声和几个土豪劣绅，妄图用调虎离山计把我党的主要领导人调离会场，乘机抓走。然而，他们的这个阴谋被识破了，石玉清当场被顶了回去。

石玉清碰了钉子，马上向杜金声报告，杜金声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亲自带领十余名团丁，奔向会场，并暗令石玉清：“听到枪响，立即带队冲进会场！”

会场上，人们低声议论着，预料今天可能发生的一场斗争。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

杜金声来到会场，一个随行团丁对着台上的人喊道：“杜中队长请你们下台说话！”

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正站在台阶上，号召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没有理睬他们。

突然，“砰砰”两枪打在祠堂门楼的墙壁和门框上。

刘巡视员和县委的负责同志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铁打铜铸般地站在台阶上，纹丝不动，怒目凝视着杜金声一帮匪徒。

会场开始骚动起来，一帮团丁在人群中乱闯。只见刘二友带领千口村的党员和农会会员向民团冲来。霎时，团丁们被包围在人群中。正在这时，隐蔽在寨墙外边的几百名民团团丁扑了过来，向群众开枪射击，千口村共产党员刘连成和柴村农会会员郭银成，当场中弹牺牲。

在一片混乱中，刘巡视员和县委的负责同志，一边高

呼：“打倒土豪劣绅！”“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一边指挥群众撤离会场。

民团团丁冲上台阶，强行抓捕了县委和千口村党的四位负责同志。千口村的共产党员不畏枪林弹雨，一面冲上台阶和团丁们撕打，一面簇拥着刘二友躲避。

刘二友在大家的催促和保护下，隐藏到老贫农梁二顺的家里。

当时，民团十分嚣张。他们提着枪沿街叫骂，搜捕共产党员，制造白色恐怖。温邢固村前后两条街上，顿时寂静下来，只有团丁的叫骂声和稀疏的枪声。

千口村党支部委员刘恩义被大家拥进祠堂后，停了一会儿，便越墙出来，向祠堂西边的农民家里跑去。跑了几步，突然发现一个人侧身倒在一堵半截墙上，鲜血顺着墙往下流，原来是同村的党员赵锁成同志。他急忙抱起锁成，连声喊道：“锁成！锁成！”

锁成从昏迷中醒来，慢慢睁开眼睛，见是恩义，便吃力地说：“我口袋里有一块钱，你掏出来缴给支部吧，我……我不中了！”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
“碑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

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了，温氏祠堂门楼的墙壁上，仍是弹痕累累。

这弹痕记录了革命的疾风暴雨！

这弹痕记录了农民斗争的业绩！

傍晚，落日的余辉沐浴着大地。温氏祠堂高耸的瓦房披上了一缕缕金光。

农民协会被民团驱散以后，党的几位负责同志被扣押在祠堂里，数十名团丁持枪把守。

刘二友在老贫农梁二顺的家里呆了一个下午。他心里焦急不安，惦记着被捕的同志们，惦记着村里的群众。天擦黑的时候，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赶快出去，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于是，他请老贫农梁二顺叫来硝行的一个店员，套了一辆大车，装了一车皮硝，他自己头扎毛巾，手持长鞭，化装成车把式，趁着昏暗的夜色，驱车离开了温邢固村。

刘二友回到千口以后，水没有喝，饭没有吃，便把党员们召集起来，简要地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觉得革命的责任更大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想着牺牲的战友，想着被捕的同志，眼里不禁溢出了泪花……

大家看看刘二友严峻而深沉的表情，纷纷要求立即营救被捕的同志。

刘二友听了大家的意见，沉默了片刻，然后严肃地说：“看来情况比较复杂，敌人的行动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很可能牵涉到我们党内。现在必须立即派人到县党部，告诉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要注意蔡兆林的行动。”他停顿一下，接着说：“杜金声不会把人一直押在祠堂里，我们要趁他进城的时候，来个途中劫案，但决不能伤害我们的同志。万一不成，就调过头去砸他的老窝。你们看这样中

不中？”

其他同志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便立即分头准备去了。一会儿，就集合了五十多名青、壮年，他们有的站在村北的楼房上，担任了望哨；有的埋伏在通往县城的路口。

这是一个寒冷的大风夜，天空没有月亮，只有几颗寒星闪动着微光。他们疏散开来，在路旁等待着，象战斗前的战士等待着冲锋的号令。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杜金声带着十几杆枪，押着被捕的同志过来了。白茫茫的碱地，被杂乱的脚步踩得沙沙作响。当行至千口村北面硝河坡的时候，突然有人停了下来。只听说道：“肚子饿得走不动了，要枪决就执行吧！”

这是千口村一位青年的声音，他是县委的负责人之一。

接着，是杜金声催促他们快走的声音，他答应到前边店里搞饭吃。

杜金声的话音刚落，刘二友“砰砰”打了两枪，立即带人冲了上去，他们边冲边喊：“快把人放了！”“不放就把你们打死在这里！”

杜金声见势不妙，慌忙命令团丁不要乱动，并向刘二友他们喊道：“站住！站住！你们再往前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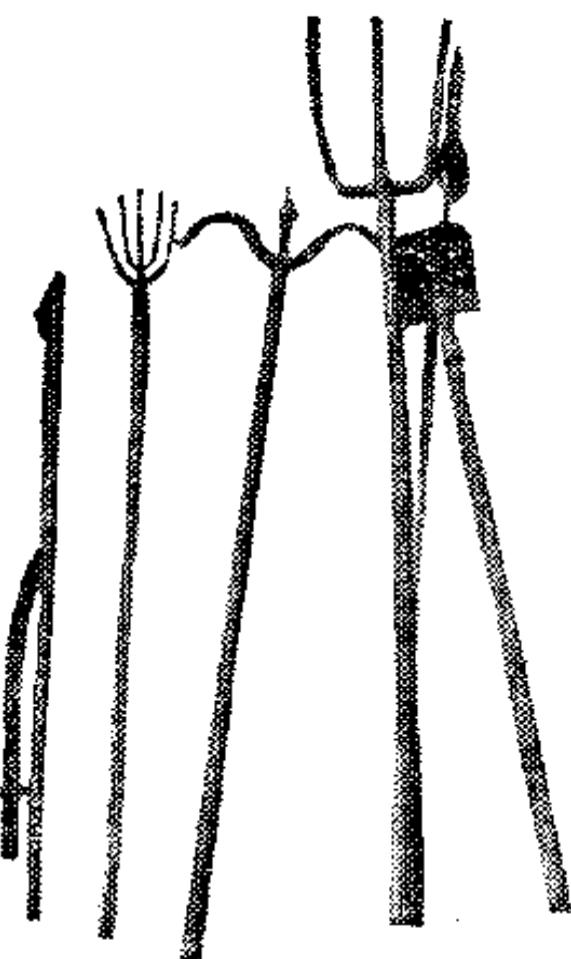
昏暗中，刘二友看到敌人手持长枪，一个个对准被捕的同志，想往前冲，又怕对被捕的同志不利。正在犹豫不定时，那位青年又高声喊道：“乡亲们！不要担心，农民协会光明正大，土豪劣绅压不倒我们，我们却要斗倒他们！世道

就要变啦！黑夜过去就是天明。穷人要抬头，要直腰，土豪劣绅越欺压我们，我们越要挺着胸膛跟他们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听了青年的话，刘二友只觉浑身是劲，他相信被捕的同志一定会跟敌人斗争到底！于是，他把紧紧攥着的拳头向空中一砸，说：“走，收拾他们的老窝去！”

夜深人静。刘二友带领千口村的农会会员，浩浩荡荡地向化村民团中队部奔去。当晚，缴了民团中队留守的十二支大枪，抓捕了民团中队长杜金声的老婆。

次日晨，杜金声闻讯赶回，组织民团向千口村农会进行反扑。农会会员怒不可遏，刀、矛、抬炮齐上，从日出一直战斗到日落。广大农民群众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战斗洗礼。



千口村革命群众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使用过的刀、矛、杖、锨等武器。

六、除恶棍土豪更丧胆 抗杂税农会再显威

蔡兆林叛变引起的一场风暴，使广大党员和农会会员更加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千口村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下，及时整顿了党的组织，清除了个别不坚定分子，吸收了一批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贫苦农民入党，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继续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反霸、反捐斗争。

当时，在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打击下，地主刘耀宾花了五十块大洋，收买流氓、恶棍李三当了村长，并勾结本村地主赵绍福、刘延礼等人，网罗社会渣滓和土匪流氓，他自己却躲在幕后出谋划策，破坏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

李三是刘耀宾豢养的一只恶狗，村里人说他是一块耙不烂的坷垃。他欺男霸女，流氓成性，是有名的“李光棍”。他虽然没当民团，可比民团更坏。在温邢固事件中，他曾提着盒子枪，带领民团去“剿捕”共产党员。回到千口村以后，他又站在街头得意地叫喊：“共产党员快到温邢固领赏去吧！”妄图长土豪劣绅的威风，灭革命群众的斗志。根据这种情况，党支部研究决定：处死李三，敲掉刘耀宾的狗牙。

元宵节前，千口街头摆满了花生摊、香烟摊、糖果摊，

还有卖油条的，卖肉合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只见李三叼着一支半截子“大鸡”烟，歪着嘴，斜着眼，大摇大摆地来到街头。他走到一个卖肉合的面前，不问价钱，伸手便拿，大口大口地连吃了两个，随又拿起一个大碗，满满盛了一碗肉馅，说了声“记帐”，便扬长而去。还边走边说：“这年头儿，有钱就花，有肉就吃，没有就抢。今儿个吃了肉合，十五的饺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哩！”

共产党员赵合柱、赵改名看到李三横行霸道，怒火涌上心头，恨不得上前揍他一顿。

夜幕降临，月色朦胧。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穷苦人，已经入睡。只有几户地主家的窗口射出点点微弱的灯光。李三提着一盏马灯，穿过街心，象鬼火一样闪进一条胡同，转身进了刘耀宾的大门。这时，他身后跟着两个人，身贴着墙，在黑影里观察了一阵，便扭头向“三官庙”走去。这两个人便是赵合柱和赵改名。他们接受干掉李三的任务后，准备好家伙，早早地就把李三盯上了。

李三每天晚上都要去刘耀宾家“聚赌”。因为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生怕有人害他，夜间出来总是提着马灯。今晚他到刘耀宾家，不知又要计谋什么坏事。赵合柱和赵改名在“三官庙”里等得焦急，不时探出头来张望。直到三更时分，李三才提着马灯摇摇摆摆地从刘耀宾家出来。待他走到离“三官庙”十几步远时，赵合柱举起枪来，照准李三就打。不料天黑看不见，枪穗子压在机头下，只听“咔哒”一声，没有顶上火。李三受到惊动后，吓得象老鼠一样，扔掉

马灯，急忙逃窜。他在前边跑，赵合柱和赵改名在后边追。眼看追不上，赵合柱便举起枪，“叭”的一声打了出去。随着枪响，李三一个跟斗栽倒在地。赵改名怕李三不死，便三步并作两步奔到跟前，举起斧头，照头连劈两斧。李三哼哼两声就完蛋了。

村里人虽然听到了枪声，但深更半夜没有人出来察看。直到天麻麻亮，人们才发现了李三的尸体。

穷苦农民听说李三被打死了，心里暗自高兴，而刘耀宾却吓得出了身冷汗。他本想以这件事为契机，诬告刘二友、赵合柱等人，但苦于没有抓住把柄，无可奈何。正在这时，狗腿子李士朋得意地跑来了，他进门便喊：“村长！村长！”

“死了，哪里还有村长！”刘耀宾丧气地说。

“嘿嘿，我正要跟你说李三死的缘由哩！”李士朋谄媚地说。

刘耀宾忙问：“你知道他咋死的？”

“知道！”李士朋满有把握地说。

“那就快说！”刘耀宾迫不及待地催促说。

“这事是赵改名干的！”

刘耀宾听了并不惊讶，他说：“不出所料，我早知道是这些人干的，可你有啥证据？”

“嘿嘿，空口无凭，有此为证！”李士朋说着，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鞋子，在刘耀宾面前晃了两晃。

“鞋子！这是谁的？”刘耀宾问。

“赵改名的！”李士朋回答。

原来，昨晚赵改名拿着斧头追赶李三时，车辙绊了脚，丢掉一只鞋，当时没有找到。天刚亮的时候，李士朋悄悄出来察看，正好拾到了这只鞋。现在，刘耀宾可把这只鞋当成了宝贝，在李士朋的计谋下，他找来了李三的胞妹，唆使她拿着这只鞋进城告状。

但是，第二天一早，狗腿子李士朋又神情紧张地溜到刘耀宾跟前，贴着耳根咕哝了几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刘耀宾。刘耀宾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这张纸条的意思是警告刘耀宾放老实些，不然将和李三同样下场。本来李三一死，刘耀宾就如同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直不起腰来，看到这个警告信更加害怕，象被追赶的老鼠，躲在洞里不敢出来。刘耀宾不出头，李三的妹妹也不敢去告状了，村长的差事也没有人干了。

千口村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夜校每天都开展活动。

又一个旧历年来到了。千口村党支部领导农民协会大力开展反捐税斗争，在村里贴出布告，警告民团不准加派税款。有一天，民团税务队长石玉清来千口村收“掉头税”，农会组织儿童在后边跟着喊：“打倒石玉清，杀猪不用吭！”“打倒郭连元(注)，杀猪不拿钱！”几个团丁见这阵势，都吓得灰溜溜地滚开了。就这样，在千口村杂税一时也没有

注：郭连元是一个伪税务官。

人敢摊派了。

在县城，由于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协助，被捕的同志在监狱里同叛徒蔡兆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取保外押。千口村的群众听说后，如同喜事临门，农民协会随即派代表赶着马车把他接回来。千口村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一九二九年旧历正月初六，是温邢固事件发生一周年。硝河两岸三十多个村庄的两千余名群众，纷纷来到千口村为赵锁成等烈士扫墓，并召开了温邢固事件一周年纪念大会。省委新派来的张巡视员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会后，两千多名农会会员，在千口、温邢固等村举行了游行示威。农民们手持钢枪、大刀、梭镖、长矛，挥舞着彩旗，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刘耀宾！”“打倒蔡鸿宾！”的口号，形成了滚滚的革命洪流。

七、保盐池坚守硝河坡 驱税警大闹濮阳城

硝河里，芦苇一片青绿；河岸上，杨柳随风飘摆。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千口村。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协会取得了反民团、反捐税的一个

又一个胜利。刘二友和穷苦农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每天从早干到晚，从黑忙到明。白天，他们扫盐土，修盐池，晒小盐，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改善生活；夜里，他们坚持办夜校，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越学，心越明，眼越亮；越干，越觉得有奔头。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下去，世道就一定能够变过来。

这年春季，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千口村的穷苦农民互助合作，开了二百多道盐池。晴天里，每道盐池可晒价值三块大洋的小盐。他们把这些小盐肩担车推，经大名、邯郸，转销于天津一带。由于小盐价格低廉，抵制了海盐的销售。

一天，有几个穿黄呢衣、骑高头马、背马盖枪的家伙，突然来到千口村。群众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都围上来看稀罕。只见他们耀武扬威，从村里到村外看了一圈，然后纷纷跳下马来。其中一个家伙手提马鞭，操着一口天津腔，走到群众面前，威逼大家去扒盐池。人们一听是这么回事，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跟他们理论起来。

这时，刘二友、赵合柱几个人来了。一看这些家伙的派头，就知道他们是天津派来的什么“长芦税警缉私队”。早就听说天津盐商为了保障海盐的畅销，垄断海盐市场、牟取暴利，勾结军阀和伪政府当局，要派税警到硝河两岸禁止农民晒小盐。今天他们果然来了。

“既然找上了门，就要跟他们进行斗争。”刘二友暗自想着。随即悄悄地把几个支委和农会委员召集一起，布置道：“合柱、荣具带一部分人快去河坡保卫盐场，一定要把

盐池看管好，我留在这里跟他们辦理。”說罷，大家急忙分头走了。

赵合柱和赵荣具带领着穷苦农民，手持铁锨来到硝河坡，他们一个个守在盐池旁，胸中热血象硝河水一样奔腾。这些盐池开得多么不容易啊！当初，他们冒着漫天风雪，一锨一锨扒开冻土，刨掉芦根，用碎瓦块把盐池砌起来，晒出小盐还得向刘耀宾缴税；以后，刘耀宾、赵绍福又自立地契，硬说盐池地是他们的。刘二友带领大家，跟刘耀宾反复斗争，才把盐池地夺了回来。如今，刚刚发展了二百道盐池，穷人有了一碗稀汤喝，可税警又来扒池！这哪是扒盐池啊，这是要踢穷人的饭碗，要扒穷人的心哪！这能允许吗？

“不！只要俺心窝里还有一口热气，就不能让他们把盐池扒掉！”赵荣具赤着双脚，蹲在盐池边想着。他双手捧起雪白晶莹的盐粒，心潮滚滚，激动万分。

刘二友和税警经过一番理论之后，税警提出让千口村派代表进城谈判。于是，党支部决定派赵磙伲作代表赴县城。临走时，刘二友嘱咐他：“磙伲，进城责任重大，你可要多加提防啊！”

磙伲说：“放心吧，就是上刀山也要跟他们理論清楚！”

二友说：“你去后，家里有大伙挡着哩！”

可是，就在二友送磙伲走时，几个税警掉转马头，直奔硝河坡盐场去了。

他们窜到盐场，翻鞍下马，看见赵合柱、赵荣具领着群众，一个个手持铁锨守在盐池旁，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

们知道，要这些人扒掉盐池是根本办不到的。于是一个家伙走到盐池前，抓了一把雪白的小盐，看了看，“哗”地撒在地上，说：“洒这么多盐，为啥不缴盐池税？”

赵合柱瞟了他一眼说：“盐池是我们开的，盐是我们晒的，为啥要给你们缴税？”

那家伙嘴唇抖动了一下，说不出话来。愣了一会儿，便向另几个税警递了个眼色。接着，他们就象恶狼一样从群众手中抢过铁锨，铲起一锨锨黄土往盐池里撒。

赵合柱、赵荣具一看他们要毁小盐，气得浑身的血刷地冲到了头顶，朝税警猛扑过去，骂道：“狗杂种，敢毁俺的小盐！”

税警威胁说：“谁动手就打死你们！”说着，又铲土往盐池里扔。

“住手！”一声炸雷般的怒吼，惊得几个税警浑身发抖。

“啊！你……你又来了！”税警停下手，望着刘二友。

刘二友上去抓过税警手中的铁锨，甩出丈多远。他大步跨上前，双手叉腰，目光象利剑似地刺向税警。几个税警看见二友铁塔般地站着，觉得好似一座大山压了过来；二友那双逼视的眼光，使他们觉得好似一团烈火烧了过来。他们龟缩一团，颤抖着，一步一步往后退。

这时，赵合柱、赵荣具和许多人拥上前，抡起铁锨照着税警要打。税警见势头不好，慌忙上马，掉转屁股，一溜烟跑了。



南衙省山西用兵在所望，赵刚带了探子来到山西探兵。赵刚见刘二友上去接过税官手中的铁锁，甩出丈多远。他大步跨上前，双手叉腰，目光象利剑似地刺向税官。

二友怀着满腔怒火，眼睛盯着走远的税警。他在想：这群恶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跟税警的斗争不会就此停止。我们穷人祖祖辈辈没有田，没有树，靠盐场吃饭，脊梁晒黑了，汗水流干了，可这些恶狼硬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想着，想着，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盐土，使劲地揉搓了几下，又甩在地上。

这天夜里，刘二友把税警毁盐池的事向张巡视员和县委作了汇报，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县委支持他组织盐民向税警进行斗争的意见。几年来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你不斗敌人，敌人就会斗你，要想夺取胜利，就必须带领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于是，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千口村党支部为核心，硝河两岸很快组成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盐民协会，刘二友担任了主要领导。他们又派赵合柱进城探听赵磙伲的消息。合柱回来报告说，赵磙伲已经被税警扣押。这件事激起了盐民的极大愤怒。

经过县委批准，盐民协会决定进城造反，驱逐税警。

第二天，硝河两岸的三千多名盐民，从各村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濮阳城涌去。千口村的几百名盐民在刘二友、赵合柱的带领下，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们扛着梭镖、长矛、棍棒、大叉，举着“驱逐税警”的纸旗，一路高喊口号，威震城乡，势不可挡。

日头偏西的时候队伍到了濮阳城，集结在城里西街路南的一个大园子里。刘二友不顾一天奔波的疲劳，又当即和城周围的盐民取得联系，发动他们一起参加这场斗争。

听说刘二友带领盐民进了城，住在北街王家大院的税警总部一片慌乱。他们一边请求民团加派岗哨，一边派人同盐民协会谈判，答应放出赵磙倪，借以缓和局势。

傍晚，刘二友派人从税警总部接回了赵磙倪，只见磙倪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已经生命垂危。天还没有亮，赵磙倪就跟战友们永别了。

刘二友含着激愤的热泪，号召盐民们为死难的赵磙倪报仇，坚决同税警斗争到底！

第二天，太阳刚刚出来，霞光洒满街道，数千名盐民集合在大街上。队伍整好后，只听“嗵，嗵，嗵”三声炮响，盐民们“哗”地冲进了王家大院。刘二友、赵合柱和千口村的几个精壮青年冲在前面，砸门破窗，同税警和民团岗哨扭打起来。整个北街响起“冲啊！”“打啊！”的吼声，税警被打得成了落水狗。盐民把他们一个个捆了起来，戴上三尺高的纸帽子。最后，又把他们带到千口村，在硝河坡盐场，唱了三天大戏。每当开戏前，就把税警拉上台，戴上高帽子示众。

盐民造反的胜利，大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大长了穷苦农民的志气。在党的领导下，千口村和整个硝河两岸农民革命斗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

八、国难重匪兵掠百姓 灾患多地主逼佃农

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一九三四年，硝河两岸建立了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共二百余人，装备长、短枪一百多支。他们密切配合农民的革命斗争，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在硝河两岸不断地打击反动势力。住在各村的民团纷纷垮台，地主的气焰也被打了下去。后来，上级机关派了一个姓朱的人来到千口村，他被硝河两岸革命的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只想跟国民党反动派大干；到处卡枪、抢粮，在公开场所散发传单，暴露了党的组织，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致使伪河北、河南两省反动当局多次派兵来硝河两岸“剿捕”共产党。我党主要领导同志有的被通缉，有的外调，党组织遭到破坏，农民革命斗争受到挫折。

一九三七年，千口村党组织还没有很好地恢复，又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路日寇侵占大名，西路日寇开到京汉线上的宝莲寺。敌情越来越紧，国难越来越重。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纷纷向南败退，千口村每天都有溃兵经过，简直象硝河坡里的蚂蚱，成群滚蛋地涌过来。这些“老总”们，歪戴着帽子，大背着

枪，手里拿着皮带，见门就进，见人就抓，开口就骂，抬手就打。他们要银洋，要大烟，要酒肉，要女人，夺包袱，抢粮食，牵驴拉牛，撵得鸡飞狗跳。一时间，千口村被闹得乌烟瘴气。

溃兵还没有过完，又闹起水灾来了。一连四十多天的大雨，直下得硝河漫溢，洪水倒灌进村，加上强烈地震，一座座土房茅屋变成了断墙残壁，泡在洪水之中，村里村外一片汪洋。早秋泡坏，晚秋淹死，芦苇倒伏，红枣烂浆。穷苦农民家里空，地里绝，烧火无柴，做饭无米，清锅断顿，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这时，地主刘耀宾更是趁火打劫，指使狗腿子李士朋，在穷苦农民家破人亡的大灾之年，又开始了催租逼债。

一天，刘耀宾躺在大烟灯旁，把他的弟弟刘于宾叫到面前，念经似地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年头儿才要那些穷鬼们的好看呢！”

刘于宾说：“兵荒马乱，又是大水屯街，外边那些租子……”

“哼哼！”刘耀宾奸诈地笑着说：“租子照样收！你把士朋叫来，让他翻翻帐册！”

李士朋怀抱佃户册，来到了刘耀宾面前。他点头哈腰，习惯地喊道：“村长，村长，嘿嘿……”然后一个一个地念起佃户的名字来。当他念到赵荣具的名字时，刘耀宾突然“嗯”了一声，问：

“赵荣具种的八亩地，租子没缴？”

“我催过了，他的庄稼还泡在水里。”李士朋回答。

“好，不怕他不缴！”

“让他娘来当差的事，只怕他不肯吧？”

“只要租子催得紧，不怕他不肯！”说着，“嘆”地吹灭烟灯，对李士朋说：“你现在就把赵荣具叫来。”

这几天，雨虽然停了，可天还是阴沉沉的。赵荣具赤着双脚，挽着裤腿，来到刘耀宾家。刘耀宾一见赵荣具来了，坐在太师椅上，故意耷拉着眼皮，装腔作势地说：“秋季收成不错吧？租子可该缴了！”

“大水淹了庄稼，你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老天爷没有把雨都下在你租的那八亩地上，我租出的二百亩地全淹了，要是都不缴粮，我该……”

没等刘耀宾说完，赵荣具便气愤地说：“当初，你可是满口讲‘仁义’，如今不该这样逼人！”

刘耀宾“哼”了一声：“‘仁义’？你若讲‘仁义’，就该缴租，不然让我喝西北风？”

“眼下没有粮！”

“那就莫说我不‘仁’了！”

“家里存着小盐，卖了给你钱！”

“钱，这年月有钱哪里买粮？……不过，我刘耀宾会让你过得去的，赶快卖盐缴租，不能再拖了！”

第二天，李士朋又来到赵荣具家里，荣具娘正坐在灶旁烧着湿草煮浆枣。李士朋进来，被烟熏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他咳嗽着对荣具娘说：“盐卖了没有？可不能再拖了！”

荣具娘忙说：“再宽限一天吧，荣具找买主去了！”李士朋临走说：“卖不出去，及早想别的办法，省得我跟着磨鞋底！”

赵荣具踏泥跳水地在外边转了一天，累得两条腿象带了千斤锁，再加上找不到盐的销路，心里焦愁，少气无力地一步一步走着。进了家门，娘对他说：“李士朋又来催租了，盐有人要没有？”

赵荣具心情沉重地坐着，两手抱着头，好象没有听到娘的话。

娘把一碗煮熟的浆枣放到他跟前，说：“吃吧，光愁顶啥用！”

赵荣具“唉”了一声，对娘说：“咱受了几辈子欺压，刚直起腰来，可又……唉！地主逼，兵匪抢，以后的日子咋过下去呀！”

娘安慰他说：“砸锅卖铁也要缴清刘耀宾的租子，往后咱拉棍要饭，也不给他种地啦！”

这天晚上，娘儿俩说了很多。荣具回想起跟刘二友保盐池打税警的日子，那红火劲儿，真叫人解气。他想着，想着，暗自下了决心：如今，二友他们不在跟前，也要坚持斗争，咬着牙顶住风浪！

几天之后，洪水退了，街上来了一个盐贩子。问他多少钱一斤，盐贩子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说：“唉，这年月穷人指望卖点小盐过活，‘大丈夫仁中取利，真君子义里求财’，不巴望赚您的钱！”可一说价钱，却比往常三成低一成，而

且用的是“接半”秤，比当地的“加三五”大秤还大一半。赵荣具的大秤三千斤小盐，往常本可以卖二十多吊钱，经他减重压价，只卖了十吊，都拿去缴租还不够。真是找到销路一时喜，卖盐回来全家愁！

刘耀宾接过这十吊钱，见赵荣具已是物尽财空，便直截了当地说：“下欠的租子别再作难了，叫你娘到我家做半年饭，用工钱顶齐吧！”

赵荣具一听，心里象刀扎一样难受，咋能忍心叫娘到地主家去受苦！

赵荣具回到家里，把此事跟娘一说，娘倒不难受。她对荣具说：“爹娘受了一辈子苦，没给你们留下家产，也不能老让你们背着债过日子。我咬着牙去顶半年！”

赵荣具阻拦不住，娘终于到刘耀宾家去了。可是不久，就被繁重的劳动累倒。赵荣具的妻子又顶替婆母去了。娘染病，妻子不在家，赵荣具日子更加艰难。他从姥姥家借了点粮食，推面卖馍，娘带病给人家纺花。起早贪黑，舍劲儿弹挣，还顾不住母子俩和两个孩子的吃喝。

这时，地亩捐项和兵饷费、车马费、办公费等杂派又下来了。赵荣具的四亩沙地，被派一千文。间长到家里催，乡丁在街上敲着破锣喊，弄得赵荣具心烦意乱，不禁想起前些年穷人因缴不上地捐和杂派被“送官究办”的事，除了蹲监，还得负担催粮差官的路费、饭钱。钱花一大片，捐项又不能免。想到这里，他一跺脚，扛着篮子走出了家门……

赵荣具从早到晚拼命叫卖。除了卖馍，还卖花生和烟

糖；母亲日夜摇车纺线，从筋骨里挤，从牙缝里刮，为的是过去这道鬼门关。

可是，就在这国难深重的荒年暴月，地主豪绅、流氓混鬼，又趁机收罗溃兵游勇，拉竿扯旗，在千口村周围轰起了十几股武装土匪和会道门。这些被老百姓称作“混子”的土匪，以“抗日保家”为名，经常外出抢劫，到处危害群众。他们拉牲口，掠财物，连破布烂套、锅碗瓢勺、筐篓席垫都不放过。

一天，他们闯到千口村，张牙舞爪地乱抢东西。穷苦农民刘三梁种了一片花生，地势高没有淹着，收的花生榨了六、七斤油，还有十几块花生饼子，没有来得及收藏，全被一抢而空。赵水来家的一点枣和仅有的一条烂被子也被抢走。当土匪闯到赵荣具家时，荣具正在烧火蒸馍。匪徒们看到花生、洋烟，一涌而上，乱抢乱夺。荣具娘急了，拦住门口，哭喊着跟那些匪徒讲理。匪徒中一个家伙猛抬脚踢去，只听荣具娘“哎哟”一声，捂着肚子坐在地上。

赵荣具看到娘被踢倒在地，从门后操起一把铁锨，愤怒地说：“反正穷人不能活了，拼了你们这些狗杂种！”猛力向土匪冲去。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走过来拦住他说：

“唉！大劫之年，凡事忍为高。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不能跟他们论高低！”这人是刘荣贵。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可穿戴还跟前几年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大襟长袖褂子上，仍然挂着胡梳、耳勺。

赵荣具没有理睬刘荣贵，仍要去追赶土匪。突然，一只

大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赵荣具转身一看是赵合柱，嘴张了一下，没有说出话，眼泪却“刷”地流了下来。

赵合柱说：“你单枪匹马，不是去送命吗！”

赵荣具满眼含泪，说：“合柱，你们不在村里，地主、土匪可把咱糟踏苦了！”

赵合柱深沉地说：“别急，咱们的人快回来了。这些土匪不会长久的！”

赵荣具听合柱一说，只觉心里忽然亮了起来。

当他和合柱一起扶娘回家时，刘荣贵望着他们的背影，摇着头说：“真乃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九、议抗日走革命路线 搞救亡建群众武装

赵合柱来到荣具家，看到被匪兵糟踏的样子，不由得心头火起。当他听荣具娘说，不光是匪兵抢，刘耀宾还逼租，越发火上加油。他紧攥拳头，在膝盖上猛砸了一下，眼睁得圆溜溜地说：“真想跟他们这些龟孙干！可上级党的领导人都不在，咱们得想个办法。”

“要是不中，咱就找二友去！”荣具焦急地说。

“一定要依靠党的领导。”赵合柱说。

“找到党组织，闹上杆枪，回来收拾那些土匪，打日本

鬼子！”赵荣具说。

赵合柱接着说：“这事我也思谋过，咱要设法跟上级党取得联系。”

天，慢慢黑了下来；风，凉飕飕地吹进屋子。赵合柱坐在床沿上抽烟，心里想着村里的事，不免焦愁起来。

这时，门外进来几个人。前头的一个，高个儿，方脸膛，穿一件白粗布对襟褂子，系一条黑色腰带。一看，是刘二友。后面跟着的人，一个姓肖，一个姓戚，还有一个脸上布满浅白麻子的，就是曾在这一带搞过“左”倾蛮干的那个姓朱的人。他们腰间都插着手枪。

合柱、荣具一见是他们来了，一下子抓住二友的手，说：“哎呀！可真等得急死人啦！”

刘二友笑着说：“不用着急，这不都来了嘛！”他指着一起来的人向合柱、荣具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招呼他们坐下。

老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放在床边叫大家抽，那亲热劲儿，使合柱、荣具感到特别温暖，就象见了亲人一般。赵合柱便把最近土匪抢劫、刘耀宾逼租等情况讲了一遍。荣具娘插言说：“咱叫这些老龟孙欺压得还能活？快想个法子吧！”老肖点着头说：“老嫂子，毛主席正在领导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打日本、打土匪的！”刘二友补充说：“党中央、毛主席从陕北把老肖和老戚同志派到这儿，领导咱们抗战。他们就是咱常说的‘红军’！”听说老肖和老戚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军干部，大家都流着热泪笑

了。荣具娘揩了揩眼泪，激动地说：“盼呀，盼呀，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说着，她把藏了好久的一筐子红枣和花生拿出来，说：“吃吧，来到俺这沙土窝里，没啥好东西。就这藏不好，也得被那些匪兵抢走。”

老肖、老戚把手里的半截纸烟擦灭，一点儿也不拘束地边吃边说。他们讲了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了太行山区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些情况，大家听了非常高兴。老肖说：“毛主席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咱们硝河两岸沙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组织建立比较早，群众觉悟高。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应当拿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股劲头儿，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抗日救国的正确路线，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刘二友接着说：“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按毛主席指的路走。今天晚上，咱们先开个支委会，把党的组织整顿一下，让老肖和老戚同志讲一讲。然后，建立武装，成立各种抗日组织，动员抗战。”

老戚补充说：“建立抗日武装，组织自卫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响应，还要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再设法搞些武器，打鬼子，打土匪，保卫祖国，保卫家园。”

老戚这么一讲，合柱、荣具都乐得笑了起来。合柱说：“俺刚才还说搞枪跟他们干哩，这下可有好办法了。”他拍了一下荣具的肩膀，接着说：“咱们就先报名吧！”

他们谈话以后，便召开了支委会，直到半夜会议才散。

自从老肖、老戚一来，千口村又欢腾起来了。不几天，党的直南特委和濮（阳）内（黄）滑（县）中心县委同时在千口成立和恢复起来。千口村党支部也进行了整顿。接着，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注、儿童团等各种抗日团体也相继成立了。虽然经过土匪的抢劫，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群众生活困苦，但是，情绪却十分高涨。群众一起来，就纷纷要求斗争刘耀宾。老肖和老戚为了争取刘耀宾抗日，向群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不让斗。有的群众思想不通，说：“恶霸地主刘耀宾啥时也不会跟咱走一股道上！”

党支部把群众的反映向老肖、老戚汇报以后，为了进一步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毛主席的路线深入人心，老肖、老戚走家串户作宣传，号召家家户户，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齐心协力，参加抗战。并根据团结抗日的方针，还给地主、富农那些大户开了会，号召他们当开明士绅，为抗战出力。当时，刘耀宾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也慷慨陈词，高喊抗日口号，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欢迎老肖、老戚来千口领导抗日。

刘耀宾回到家里，他的弟弟刘于宾急忙跑来，问：“你

注：青抗先，即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

答应出钱、出枪了？”

刘耀宾慢吞吞地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刘于宾说：“我看也是这样。如今日本人长驱直入，老蒋的人节节败退南逃，凭咱这几杆破枪还能顶得住？”

刘耀宾说：“不过，国难当头，抗日已成人心所向，老蒋也说要抗日，眼下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观其行而行。”

二友、老肖、老戚给地主、富农开过会，接着又动员成立自卫队。动员大会在小学校里召开。会场上最活跃的是青抗先和儿童团，他们都排着整齐的队伍，又呼口号又唱歌。儿童团员们一个个扛着新制的红缨枪，青抗先拿着玩武术用的大刀、梢子、梭镖，有的还拿着在硝河里捕鱼用的三棱叉。

学校里人山人海。老年人拥挤着，说笑着，围成圈圈看热闹。

这时，刘二友站在前面向大家说：“请大家静一下，让老肖同志教咱们唱个歌儿好不好？”

大家齐声回答：“好！”

霎时，会场里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老肖捏熄手里的烟卷儿，高兴地说：“好，咱们大家先一起唱《大刀进行曲》。”于是他放开嗓门儿起了个头儿，大家就一同唱了起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随着歌曲的节奏，老肖熟练地打着拍子。这支歌儿是他前儿天教唱的。唱完之后，他又纠正了几个地方，接着开始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老肖教了一阵子歌儿，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建议二友主持开会。

刘二友便招呼大家静下来，说：“今天的会要讨论抗日救国的大事。毛主席指示我们，单靠政府和军队抗战是不行的，必须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打败日本鬼子。现在请老肖同志讲话。”

老肖接着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老肖传达完以后，刘二友接着说：“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千口村要立即组织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自卫队，青壮年要积极参加，拿起武器，保卫咱们的村子，保卫沙区根据地，保卫祖国。愿意参加自卫队的现在就报名！”

话音未落，双目失明的刘年成扶着墙说：“小伙子们，这可是件好事，快报名吧！我要是眼不瞎，非报名不可！”

刘年成说罢，坐在前面的赵合柱站起身来第一个报名。接着，赵永汉、赵连喜、刘章印、刘文斗、李国正等一些青壮年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记录员忙得笔杆乱动。登记完以后，把名字又念了一遍。妇救会长张栋说：“你们男的积极报名参加自卫队，抗日、打土匪，我们妇女也决不落后！”

这时，在人群背后，一个白胡子老头摇着脑袋低声说：“这年头，我看是在劫难逃！靠几个毛孩子，一没枪二没

炮，能抵得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旁边的赵永汉问：

“刘荣贵，你说该咋办？”“我，我……嘿嘿……”刘荣贵看势头不对，张口结舌地没说出个黑白道儿来。人群中不知谁插话说：“还是‘礼之用，和为贵’吧？”逗得会场上一阵哄笑。

刘二友看了看天色，和老肖、老戚交换了一下意见，宣布道：“天不早了，刚才念的自卫队员留下来，其他人散会。”说完，大家就纷纷站起身来，儿童团排着队走出了会场，老年人和妇女们说笑着，边走边拍打衣服。人们的脚步扬起一片尘土。

散会以后，刘二友和老肖、老戚等把留下来的自卫队员召集在一起。二友说：“咱村的自卫队今天正式成立了。大家都踊跃报了名，这很好。现在，咱们把班组编一编，再讨论一下今后的工作。”二友的话音刚落，大家便热烈地讨论起来。

赵合柱说：“咱们是自卫队，要比群众多操一份心，多吃点儿劳苦。敌人来了咱就打，敌人不来就干活！”

老肖说：“还得站岗放哨，平时还要学习、操练，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捣乱！”

刘二友接着说：“白天儿童团也要站岗，盘查行人；夜晚自卫队轮班打更巡逻，要集中在一起住。”

赵荣具说：“可得弄枪啊，没有枪咋打仗哩！”

刘拴成也说：“是呀，有了枪啥都好说了，一人发一支枪吧！”

老肖接着说：“要抢好办，敌人手里多得很，咱们瞅个空子打几个小伏击，问题就解决了！”这么一说，大家的劲头来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好象就要出发打仗似的。

最后确定先动员地主们的枪，还有一些国民党逃兵窝藏的枪支也要起出来。

会议之后，从地主刘耀宾、赵绍福和国民党逃兵刘章拴等人家动员和交出长短枪二十多支。自卫队员们在老肖、老戚的带领下，每天除了干活，就学习政治，进行操练，唱抗日歌曲，白天放哨，夜间打更，情绪十分高涨。

十、自卫队上阵抓溃兵 青壮年入伍打日寇

抗日自卫队成立不久，一天，千口村赵臣喜赶着一辆马车去邵村串亲，走到破车口村东地，忽见远处大路上尘土飞扬，一股穿黄军装的骑兵，径直朝马车驰来。领头的骑着一匹白马，来到车前抖了一下马缰，后面的几匹马立即放慢步子，围着马车转了个圈。然后马上的人一个个翻鞍而下，问赵臣喜：“干什么去？”赵臣喜回答：“串亲戚去。”那个领头的人喝道：“把马卸下来！”赵臣喜说：“老总，这马不是我家的。”一个家伙抢上去说：“妈的，不管谁的，抗日要紧！”说着，便把车上的一匹膘肥体壮的大红马卸了下来，

留下一匹瘦马顶换。

骑兵走后，赵臣喜望着那尘烟中的背影，气愤地向车上的人说：“这哪象抗日的军队！”

“我看是一伙土匪！”车上的人说。

“咱甭出亲戚了，我回去叫自卫队收拾他们！”赵臣喜跟车上的人商量。

“反正他们人不多，你赶快去！”车上的人同意地说。

于是，赵臣喜翻身骑上那匹瘦马，奔回千口村。

这时正是春节农闲，人们都在村里。自卫队员有的放哨，有的在更房休息，有的在队部和街头闲聊。听说一股骑兵抢走了马，马上集合了一大片人，拿上武器，由赵臣喜带路，跑步出村截击那股骑兵去了。

到了村西南，正好和骑兵碰了个照面。自卫队员把他们包围起来，问道：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为什么到这儿糟害老百姓！”

那些骑兵下了马，伏在沙岗上，端着枪恫吓人。自卫队员一看这情景，毫不示弱，有的便开枪打起来。一个当官的急忙把手一摆，说：“别打，别打，我们是中央军！”

“中央军？中央军咋不去打日本？”

“骑那好马，拿那好枪，净跟老百姓要威风！”

“把枪给他们下了！”

人们七言八语地嚷着，几个骑兵被自卫队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团团围住，吓得抖抖缩缩。那个当官的不服气，把手里的三把盒子一举，正要开枪，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赵合

柱一个箭步跳上去，伸开大手，猛力用虎口卡住了机头。这时，自卫队员们一拥而上，把几个中央军的枪支和马匹全夺了过来，押着他们回到村里。

经过盘问，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一个骑兵师的溃兵，团部住在井店镇。为了团结抗日，千口村自卫队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这伙溃兵进行了批评教育，并通知他们团部把人领走了。

从此，千口村的自卫队更加活跃，几天之内，就接连打退了三次来村抢劫的土匪。

随着硝河两岸沙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一九三八年初，党的直南特委在清丰、南乐一带成立了抗日四支队。

农历正月上旬，千口村群众听说四支队要进驻千口，村子里顿时欢腾起来。街上许多人跑来跑去，有的号房，有的打扫街道；妇女们忙做军鞋，有的把过春节没舍得吃的花糕、枣馍拿出来，准备款待亲人。

四支队开到千口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全村男女老少都跑到村口，热情地欢迎自己的队伍。村干部提着灯笼找部队领导接洽工作，自卫队员争着替战士们扛背包，儿童们围着几匹战马欢呼跳跃。大街上灯笼点点，人声鼎沸，一片欢声笑语，夹着战马的嘶鸣，热闹极了。

四支队住下后，当晚县委和支队的领导召集千口村党支部的同志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分析了形势。当时，日寇正向我华北及沿海各地大举进攻；北京、天津先后沦陷，附近几个县城也已经有了敌人。同时，国民党

蒋介石采取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伪濮阳县长兼专员丁树本到处收拢地方武装，扩充反共势力。在我们党内，那个姓朱的人执行投降路线，已经向丁树本缴出了一部分枪支。根据这种情况，遵照毛主席“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的指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坚持党对武装的绝对领导，决定吸收硝河两岸的地方武装参加四支队，扩大抗日力量，立即开赴抗日前线。

千口村党支部表示，坚决拥护上级党委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非常气愤地批判了那个姓朱的人的投降路线。指出，把人民武装交给国民党，就是投降，就是卖国，就是假抗日，真反共。纷纷要求对那个姓朱的人严肃处理，并建议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广大青、壮年入伍抗战。

第二天早饭后，千口村的南场上人山人海，四支队的战士们和群众都来参加大会。会议开始前，县委的负责同志和四支队的领导以及千口村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青抗先等组织的代表都坐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各组织都打着自己缝制的红旗。村子里的农民业余剧团敲锣打鼓，非常热闹。四支队的一个小战士把枪放在旁边一个同志的怀里，站起来指挥大家唱抗日歌曲，唱得有劲儿，大家爱听，人们顿时安静下来，锣鼓也不敲了。战士们唱罢，那个小战士问：“欢迎自卫队员唱一个好不好？”战士们高声回答：“好！”接着爆发出一阵掌声。自卫队唱过，又欢迎妇救会唱。就这样，你拉，我拉，一个接一个地唱，会场气氛热烈而亲切。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县委的负责同志讲了国际、国内形

势和抗日救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宣传了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接着，四支队首长老刘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讲了日寇大举进攻我华北、沿海的紧急情况，用沦陷区的实例，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明四支队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它将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英勇战斗！为驱逐日寇出中国、拯救中华民族而血战到底！

老刘同志讲完后，千口村刘二友代表农救会讲话，他带头报名参加四支队，并号召广大青、壮年奔赴前线，抗日救国。刘二友的话刚落音，会场上就有二百多名青、壮年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有些不够年龄的少年也争着要去。议论声，口号声响成了一片。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妇救会长张栋，当场替儿子报名参加四支队，并把从溃兵手里夺回来的那匹大红马牵来，交给四支队，让它为抗日出力。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

在一阵锣鼓声中，小学校的学生打着花棍欢跳起来，边舞边唱。唱的是打日寇除汉奸，词儿新鲜，嘹亮动听，四支队的战士和千口村的群众都拍手叫好。

这时，站在南场边儿的刘耀宾却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打转，坐立不定。他想：“倘若自卫队跟四支队一走，自己出的枪和粮不仅白扔了，家产也没人保护了。”又想：“倘若日、蒋联合反共，大势逆转，单靠一些土枪、土炮，哪能顶得住日、蒋的飞机、坦克？”刘耀宾越想越丧气，长

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中国是运终岁尽，非亡不可了！”

当天晚上，刘耀宾踌躇不安地来到四支队首长老刘的住处，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可自卫队拉走，谁来看家？”老刘严肃地说：“四支队的任务正是为了救国保家，倘若日寇灭亡了中国，哪还有家？”刘耀宾说：“话是这么讲，可论实情，日本人武器精良，连中央军都一败涂地，凭你们这些土枪、土炮又奈何得了？”老刘坚定地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地大人多……”不等老刘说完，刘耀宾就接过话茬儿说：“国大未必力大。宋朝大，不是被元家灭了？明朝大，不是被清家灭了？”老刘说：“那是历史！现在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有八路军，有根据地，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几万万真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抗日主张的人民，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属于中国人民！”刘耀宾一时脑子乱糟糟的，想不出什么词儿来对付老刘，他摸了摸那黄瓜种似的脑瓜，说：“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日本人也不是洪水猛兽，听说他们讲‘中日亲善’、‘王道乐土’，这和孟子的‘王道’、‘仁政’多么相似！我还听说日本和老蒋要搞联合，八路军为什么不与日本言和？”老刘严肃地说：

“所谓‘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只不过是日寇为侵略中国而编造的骗人鬼话！言和就是投降，言和就是卖国！”刘耀宾被老刘利剑般的目光逼得无言对答。于是连连点头说：“好，好，可眼下近边就有‘混子’，自卫队都走了，谁来对付？”

老刘斩钉截铁地说：“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能打败日本鬼子，也就治得了那些趁火打劫的土匪！”刘耀宾觉得再无理由可以说服老刘，就皮笑肉不笑地连说几声“那好，那好”，灰溜溜地走了。

刘耀宾走到街上，迎面正碰上赵绍福，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三官庙里。刘耀宾开口就问：“四支队要连人带枪拉走，你有个安排没有？”赵绍福说：“这事儿我也正在发愁。”刘耀宾贼眼一转，说：“你那儿子在会上也报名了？哼哼，共产党、八路军能信得过你？”赵绍福说：“这年月父不父，子不子，我也挡不住了。他说，毛主席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团结抗日。”刘耀宾说：“我看还是动员他留下。连人带枪一拉走，这家产谁保？何况日本人武器精良，指望这些土枪、土炮吓唬一下‘混子’还行，要打日本那是以卵击石！”就这样，两人咕哝了一阵，又分头活动人马去了。

村里要求参加四支队的人很多，党支部成员刘二友、赵合柱、刘思义等同志都报了名。刘二友和爱人戴兰花商量，决定父子二人一齐参加四支队；刘思义和哥哥商量，用自己的…头驴换哥哥的一匹马，连人带马参加四支队。最后，四支队领导和县委决定，吸收千口村八十名青、壮年入伍，加上附近村子的几十名，编成四支队的一个中队，由刘二友担任这个中队的指导员。

过了元宵节，四支队就要出发了。突然，决定新加入四支队的人员中有七、八个人不见了，刘耀宾也不在村里。经过研究，临时调换了这些不坚定分子，又补充了一些人员。

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千口村。战士们一早就吃过饭，披挂整齐，集合在村东头，准备出发。乡亲们把一朵朵大红花挂在新战士们的胸前。妇救会长张栋带领妇女们，把赶做的军鞋和煮熟的鸡蛋，一双双、一个个塞给战士们。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抗日歌曲，喊着口号，欢送四支队出征。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朝霞映红硝河两岸。战士们挥手向站在河岸上的乡亲告别后，迎着灿烂的朝阳，唱着战歌，浩浩荡荡地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几天之后，四支队就在濮阳东的小濮州迎击日寇，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

这一天，四支队正在和友军一起开会，哨兵报告说来了一队鬼子骑兵。四支队奋勇争先，首当其冲，沿着鬼子的来路埋伏下来。

刘二友带领的一个中队，大多数是千口村人，他们怀着满腔怒火，一个个伏在地上，虽是初次和日寇作战，但临阵不慌，沉着勇敢。眼看鬼子来到了面前，只听刘二友说：

“同志们，咱们是抗日的队伍，要记住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要沉住气，狠狠地打！”

鬼子骑兵越来越近。只见他们骑着高头马，挎着东洋刀，耀武扬威，神气十足。

埋伏在一起的赵合柱、赵永汉和李国正等，看见鬼子那骄横的样子，早已怒不可遏，急不可耐。

“打！”刘二友一声令下，霎时间，阵地上发出了一阵猛烈的排枪。十几个鬼子应声落马，失掉主人的马嘶叫着乱蹦乱窜。一个指挥官身上流着污血，从马背上倒下，一只脚还别在马蹬里，头朝下嚎叫着，被马拖了回去。

“冲啊！”四支队的战士们怒吼着跃出阵地。

鬼子兵挨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当头棒，队伍立刻大乱，后边的骑兵慌忙拨转马头，四支队乘胜追杀。赵合柱、赵永汉、李国正等同志英勇地冲杀在前。

这次战斗，缴获了十几支“马盖板”步枪，还有几匹洋马和一部分子弹、刺刀、手榴弹等。

小濮州一仗，四支队旗开得胜，揭开了沙区人民武装抗战的序幕，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消除了许多人对鬼子的恐惧心理。

紧接着，鬼子攻打常庄。四支队派去两个中队，和驻扎在那里的友军协同作战，用步枪、手榴弹和土八音子，打退了鬼子的三次猛烈进攻。守在寨墙上的友军战士，激动地高呼：“向四支队学习！”

胜利的消息随着春风传开，四支队威名大震，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大挫，人民抗战信心大增。千口村群众欢欣鼓舞，纷纷托话捎信，慰问亲人。接着，村里又有二十多名青壮年相继奔赴前线，参加了四支队。

十一、受教唆儿子犯重罪 除奸宄母亲明大理

四支队出发的时候，刘耀宾带着七、八个人哪里去了呢？原来他们逃往破车口村，携枪投奔了土匪头子王昆山。破车口距千口村只有五里远，土匪王昆山盘踞在这里，纠集一批流氓恶棍，经常在硝河两岸危害群众。刘耀宾去了以后，为王昆山出谋划策，摘下“抗日”的假招牌，公开当了土匪王昆山的参谋长。

麦子黄梢的时候，这一带土匪更加猖獗。他们把各村群众的麦地一块块“号”起来，四处抢劫。千口村的干部一面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一面派人与四支队取得联系，要求子弟兵回硝河两岸保护麦收。四支队转战冀、鲁、豫三省二十多个县，杀敌寇，打顽军，擒汉奸，英勇作战，屡建功劳。千口村的赵合柱、刘长得、刘富昌、李合岭、赵连喜、刘章印、赵善侃等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今，这支抗日武装，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巩固抗日后方，在麦收季节，又挥戈西进，回到了千口村。

千口村周围的田野，一片金黄。四支队的指战员和老乡们一起开镰收割。他们边割边运，到处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景象。

四支队开回千口后，首先争取了井店镇附近一股比较大的土匪武装，教育他们参加了抗日行列。一些小股顽匪，有的逃窜，有的被打垮，从而保证了硝河两岸麦收的胜利进行。

麦收之后，千口村的群众又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欢送四支队奔赴新的战场。

王昆山这股土匪被摧垮以后，刘耀宾一直躲在村里不敢露面。四支队一走，他又暗中和豫北“剿共”副司令、大土匪杨发秋勾结。杨发秋是距千口村二十多里的大寨村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经常在硝河两岸危害群众，杀害我党、我军干部。一天，杨发秋闻讯八路军指导员许连生回大寨探亲，便派匪徒连夜闯进他家，杀死了他一家十二口人。许连生身受重伤，由群众掩护脱险，留在千口村养伤。刘耀宾知道了这件事，便和杨发秋秘密联系。杨发秋送给了刘耀宾手枪两支，“大头票”一千元，托他暗害许连生。

夏尽秋来，千口村外无边无际的枣林，火红一片，犹如漫天云霞笼罩硝河两岸。由于县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常驻千口村，这里的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县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经常给党员、群众上政治课，还编了识字班。夜校也比以前更活跃。党支部和农救会、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姐妹团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也得到了整顿，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拥军优抗、生产支前、防特除奸等各项抗日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因此，日寇、汉奸把千口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派遣特务、汉奸、毒贩到这里刺探情报，破坏抗日工作。有一天，在伪专员丁树本部下当

兵的千口人赵新科突然回到了村里，并带来一个外乡人，名叫孙贵先。这个孙贵先原在丁部当副营长，和赵新科是换帖弟兄。他到了千口以后，声称时局不稳，不愿再要枪杆子了，这才投亲靠友，找个落脚的地方。不久，赵新科又帮孙贵先盖了房，买了地，还在附近村子找了个老婆。孙贵先很快又和从四支队开小差回村的赵修侃交上了朋友。他们经常和刘耀宾、赵绍福吃喝来往，打得火热。

一天，孙贵先把赵修侃请到家里，吃喝一阵之后，孙贵先说：“老弟讲义气，有胆略。老哥我能不能在千口落脚，往后全靠老弟帮忙啦！”说着，他把来千口村时带的一把手枪拿出来，往桌上一放，说：“老弟如果不嫌弃，就把这枪拿去使吧！”赵修侃一看是德国造的二把盒子，乐得手直痒痒。他觉得孙贵先慷慨义气，是个朋友，便一把抓过手枪，对孙贵先说：“老哥往后有啥事，只要对老弟说一声就行了！”从此，赵修侃对孙贵先言听计从，结成狐朋狗友，经常夜出游荡，云来雾去，很少沾家。

赵修侃是老党员、妇救会长张栋的儿子。他对母亲又敬又怕，干了坏事总是设法瞒着。但是时间长了，张栋查访到儿子不干正事，整天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便产生了怀疑。她一边把情况向党组织反映，一边教训赵修侃。一天，她趁修侃在家时，把上级党领导老刘叫来，强压心头火气，问修侃：“这些日子你不抗日，偷着开小差回来胡乱窜腾，到底都干了些啥？”赵修侃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张栋气极，一把从修侃腰里拔出那支手枪，交给老刘，说道：

“这枪缴给部队，往后不准你再出去！”赵修伲“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说：“娘，你打我骂我都中，这枪不是我的，你……”张栋说：“不管是谁的，都得用到抗日上！”老刘接着说：“这支枪部队出钱买下了！”

赵修伲的枪被收去后，心里很烦闷。他偷偷跑到孙贵先家里，对孙贵先说：“老哥，对不起你，枪被卡走了！”其实，孙贵先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这有啥？老弟想使，咱再弄好的！”他停了一下，煽风点火地说：“其实，这也不能光怪你娘，都是他们党里搞的，老弟往后可真得小心哪！”赵修伲见孙贵先如此义气，心里更加感激。临走，赵修伲向孙贵先表示：“往后只要是咱弟兄们的事，我修伲两肋插刀也情愿！”

时隔不久，在一个月黑夜，刘耀宾让孙贵先把赵修伲叫到自己家里，先让他们过了一阵大烟瘾，然后慢吞吞地说：“修伲的枪叫卡走啦，现在有人送枪来啦，你们想要不？”赵修伲一听，喜得眉飞色舞，忙问道：“哪里来的枪？快拿出来看看！”刘耀宾却不动声色地说：“别忙，不单有枪，还有钱哩！”说罢，又诡秘地附在赵修伲耳旁，叽咕了一阵。赵修伲阴沉地说：“事儿倒好办，只是怕……”刘耀宾看透了赵修伲的心事，没等他说完就接上去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孙贵先也说：“这事就咱弟兄知道，不会走漏风声的。老弟既然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件小事算啥！”刘耀宾补充说：“单凭这两支枪、一千块‘大头票’也值得！”赵修伲终于一拍大腿说：“干吧！”就这样，赵修

倪把手枪往腰间一插出去了。

在乡亲们的精心护理下，指导员许连生的伤势逐渐好转。他几次要求归队，县委劝他再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完全恢复后再去前方。

一天午饭后，赵修倪在刘耀宾的唆使下，装着关心的样子，找到许连生问长问短，并邀他一起到枣林里散心。许连生本不愿同赵修倪这样的人闲扯，但又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进行教育，于是就同意了赵修倪的“邀请”，一边谈一边向南地枣林走去。许连生对赵修倪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还用他来千口后听到的事，讲述赵修倪的母亲和哥哥的革命事迹，教育他不要忘记党，不要忘记革命传统。可是，对于许连生的话，赵修倪根本听不进去，他心不在焉地哼着，脚步却慢慢地落在许连生的后边。许连生见赵修倪神色异常，凭着革命军人特有的机警，猛然回头，只见赵修倪正掏出手枪对准自己，他本想猛扑过去与赵修倪较量，又怕伤未痊愈，敌不过他。于是，便猛地跳过一道沙岗，飞也似地钻进了密匝匝的树林里。赵修倪急忙瞄准，扳动扳机，正巧子弹瞎火，待他又顶踵追赶时，已不见许连生的踪影。

暗杀未遂，赵修倪随即去找孙贵先和刘耀宾。刘耀宾一听，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既害怕暴露秘密，又怨恨赵修倪不会办事。但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没有发脾气。他经过一番思谋之后，对赵修倪说：“这件事只要咱们不讲实情，谁会知道？如果那姓许的告发，你就说新买了一支枪，随便摆弄着玩哩。你娘是老党员、老会长，看着她的面子，想他们

也不会过分追究。”停了一下，他又说：“修尼向来讲义气，实在应付不过，我相信你也不会把几个换帖都端出来！”孙贵先在一旁说：“老弟就是两肋插刀，也不会连累别人！”赵修尼听了他们的话，一拍胸脯说：“你们放心，这事由我一人承当！”

许连生脱险后，随即把暗杀的事情向部队和县委作了报告。县委认为问题严重，立即同千口村党支部进行了研究，一边派出自卫队搜捕赵修尼，一边将此事通知老会长张栋。张栋听说儿子要暗害指导员许连生，顿时怒火烧胸，肺都要气炸了。她说：“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我要亲手除掉他！”县委和支部的同志对张栋安慰了一番，决定让她参加调查，进一步搞清事实真相。

县委和千口村党支部经过调查，了解到赵修尼和孙贵先经常持枪外出，他们佩戴着八路军的符号拦路抢劫，给我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赵修尼还供认，刘耀宾、孙贵先还指使过他夺取八路军工作团的枪枝和暗害刘二友等几个党的负责人。

事实弄清之后，县委派人与上级党委和部队取得了联系。随即，新建立的三地委派刘二友同志回到了千口。刘二友和县委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处理方案，并征求了张栋的意见。张栋说：“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心里很难受。我要求上级快除掉这个东西。要死的，不要活的！你们不除掉他，我就用绳勒死他！”

经过群众的揭发和查证，政府先后逮捕了赵修尼、刘耀

宾和孙贵先。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召开了万人大会，将他们依法枪决。同时没收了孙贵先和刘耀宾的财产。

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在千口村和硝河两岸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热烈歌颂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赞扬张栋同志大义灭亲的精神，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项抗日救国工作的开展。千口及附近村庄的除奸缉私队更加活跃，他们防特除奸，打击毒贩，打击运粮资敌奸商，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十二、日伪军屡犯根据地 民兵队巧打麻雀战

一九四〇年春，冀鲁豫军区、区党委和行署在硝河两岸的沙区先后成立；内黄、濮阳、卫河、顿丘、高陵等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是硝河两岸广大人民坚持抗战的胜利成果，也是进一步巩固沙区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措施。千口人民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农救会发动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挖道沟，反“扫荡”；妇救会组织妇女们积极地给部队做军鞋，拆洗和缝制军衣；儿童团员们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查坏人。抗日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这时，千口村在自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民兵组织。民兵积极配合我六八八团、四团、抗日民军等主力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敌人为了扑灭抗日烈火，集中力量对沙区进行封锁、蚕食和频繁的“扫荡”，使沙区的抗日斗争越加艰苦，阶级斗争也更为复杂。硝河两岸的大地主，有的逃跑，有的投靠日伪当了汉奸，日寇、皇协军伐树木，修公路，筑碉堡，架铁丝网，挖封锁沟，在沙区周围的一些县城和集镇建立了许多据点。他们在麦、秋之后，总要对沙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小“扫荡”更是不计其数。原来沙区从东到西有八十多里，从南到北有一百多里，现在抗日中心地区已经缩小到了方圆五十余里，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处于硝河岸边的千口村，因为到处是枣林、苇丛，民兵团利用有利地形，配合主力部队，同日寇皇协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根据地象中流砥柱，屹立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

有一次，四辆汽车满载着日本鬼子由后河向千口驰来，后面是汉奸李瑛的一部分人，驱赶着八辆骡马大车，上面载满了抢劫的粮食、衣物、花生、红枣等。由于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挖道沟，破坏了交通，鬼子的汽车栽进沟里，骡马车也东倒西歪地走不动。汽车呜呜地叫个不停，汉奸摇鞭吆喝牲口。在村头放哨的儿童团员发现以后，急忙报告给民兵。恰好区小队也住在千口，他们和民兵一起，除抽出一部分同志帮助群众向沙窝转移外，其他同志有的在敌人的来路上埋设地雷，有的隐蔽在村东的枣林和苇丛里，三三五五地

打麻雀战，阻击敌人。不一会儿，千口东地四处都响起了枪声和地雷的爆炸声，吓得鬼子和汉奸丢魂丧胆，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四辆汽车急忙掉头向东开了回去，汉奸李瑛的人一看鬼子跑了，也丢下骡马车，在野地里乱跑乱窜起来。这次，千口的民兵和区小队夺回八辆骡马车和敌人抢掠的财物，并俘虏了两名伪军。

一天下午，驻在道口、浚县一带的鬼子、皇协军和汉奸队由西南方向“扫荡”过来。正在沙窝三三两两游动巡逻的千口村民兵得到消息后，立即回村报告。从四支队负伤退伍的赵永汉和民兵队长刘文彬，带领二十多名民兵迅速奔出村外，埋伏在距村子三里多地的杨家坟。这里杂草丛生，枣树成行，又有累累坟包，是隐蔽伏击的好阵地，还能随时分散到枣林里打麻雀战。

眨眼工夫，“呜——呜——”，听见了敌人汽车的响声。民兵赵东玉机警地向赵永汉说：“班长你看，敌人来了四辆汽车，后边还有马队！”

赵永汉说：“沉住气，放他们过来，狠揍个龟孙！”说着，赵永汉顺手拔了一把杂草，熟练地拧了一个圆圈，又把草叶松了一下，戴在自己头上。队长刘文彬看见赵永汉编了伪装帽，立即向埋伏的民兵摆了摆手，指指赵永汉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于是民兵们也纷纷编了草圈，戴在头上，把整个身子隐蔽在草丛里。过了大约十几分钟，鬼子的汽车和马队已经来到距埋伏地点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只见刘文彬紧握着的拳头狠狠一砸，喊了声“打！”二十多条枪一齐响了



赵永设说：“沉住气，放他们过来，跟换个龟孙！”

起来，只见前头的两辆汽车鸣咽几声就不动了。开车的急忙爬出驾驶室，一头钻到了车底下；车上的鬼子也乱作一团，扑扑通通跳了下来，犹如蝗虫一般，趴了满地。这时，后边的马队越过汽车，兜了几个圈子，向枪响处奔来。

赵永汉说：“打骑马的！”

于是，民兵们又射出一排子弹，只见一匹马前蹄仰天，嘶叫了一声随即倒下，马上的鬼子也摔了下来。一个鬼子军官把东洋刀一挥，狼嗥似地喊：“土八路的，追！”一群鬼子跟在马队后边，扑向杨家坟。

“疏散！快！”刘文彬命令道。

民兵们按班组三三五五地向枣林深处跑去。一边跑一边打，东也响，西也响，南也响，北也响，四处枪声不断。弄得鬼子不知追哪一般好。

正打得热闹的时候，忽听一阵“嗡嗡”的响声，枣林上空突然出现两架红头飞机，怪叫地盘旋着，圈子越盘越小，高度越降越低，声音越来越响。不大工夫，飞到了民兵们的头顶上。

赵永汉带着一个班来到一棵大枣树下，急忙命令大家：“快隐蔽！卧倒！”

话音刚落，只见两架敌机膀子一仄歪，呼啸着俯冲下来，两长串子弹扫向枣林，打得树枝噼噼喇喇，地上溅起一片沙尘……

开始，民兵们没有见过这阵势，心里有些害怕。经这么一打，倒沉住了气，有的直起身子瞧。赵永汉抬头抹了一下

脸上的土，说：“快趴下！”两架敌机转了一个圈子，又俯冲下来，机身几乎挨着树梢，强大的气浪冲着树枝，发出刺耳钻心的怪叫声。民兵们伏在枣树底下，连敌机上的鬼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赵永汉看着猖狂的敌机，气得眼里冒火，嘴唇咬得发青，恨不得伸手把它曳下来。

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机枪子弹“噗噗噗噗”落在赵永汉的身旁。赵永汉猛地撑起身子，一腿跪地，命令大家说：“准备对空射击！”

民兵们忽地都跪起来，哗啦啦推上子弹，举枪瞄准在头上盘旋的敌机。

赵永汉喊道：“射击！”

“砰砰叭叭！”密集的子弹一齐射向天空。敌机见势不对，仰头高飞，抖了抖翅膀，掉头逃窜而去。

赵永汉和民兵们站起身，一面拍打身上的尘土，一面望着远去的飞机，骂道：“龟孙，再来就让你变烧鸡！”

空袭结束，地面的鬼子一看飞机逃窜，也掉过头追着飞机的屁股跑回去了。

这时，分散隐蔽的民兵，一个个从枣林里出来，跑向大路去打扫战场。他们从一片片血迹中，捡到许多战利品，有钢盔，有洋刀，有水壶，还有一匹死马。大家高兴地围拢来看，赵永汉用脚踢着肚腹突鼓的洋马，学着鬼子的腔调说：

“你的跟着鬼子的作恶，死了死了的！肉的，我们咪西咪西！”

随后，他们到附近的破车口村叫了一辆大车，把死马拉

上回村去了。

火红的晚霞映照着大地，胜利的喜悦激荡着人心。民兵们一边走，一边唱道：

麻雀战，麻雀战，
分散集中真灵便。
说分散，三三五五到处有；
说集中，千千万万一大片。
机动灵活威力大，
打得鬼子心胆寒。

十三、贼日寇洗劫千口村 众乡亲血染硝河湾

在粉碎日伪多次“扫荡”的同时，千口村和硝河两岸广大军民还配合太行根据地的反“扫荡”，切断敌人从安阳到新乡的铁路，拔掉日伪大小据点十余个，并先后消灭了伪军赵福九和孙祥甫等部。

日寇连续遭到沉重打击后，恼羞成怒，把沙区根据地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一九四一年四月，敌酋冈村宁茨和小林，集结京汉铁路沿线和濮阳、清丰、内黄、浚县、滑县等据点的日伪顽军两万余人，配有飞机、坦克、骑兵、炮兵，向我沙区中心的硝河两岸进行了毁灭性的大“扫荡”，妄图

以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摧毁沙区抗日根据地。

四月十二日，太阳刚刚出来，敌机就飞到了沙区上空，其势汹汹地俯冲着转移的人群，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地面上，步兵、骑兵、坦克、汽车以及准备抢掠的骡马大车，也黑压压地滚滚而来，荡起冲天的尘土。千口村和沙区人民世代难忘的“四·一二”大“扫荡”开始了。

当时的硝河一带，芦苇泛青，麦子拔节秀穗，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沙区军民为了保卫可爱的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以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广大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掩护冀鲁豫边区党政机关、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医院、银行和群众急速转移。炮弹在人们的身边爆炸，子弹从人们的头顶飞过。村里村外，枣林沙窝，到处响起了枪声、炮声，到处弥漫着大火、硝烟，整个硝河两岸沐浴在战斗的炮火之中。

转移到沙窝里的千口村群众，透过枣林的缝隙，看见鬼子的坦克、汽车、骑兵在大路上趾高气扬地窜来窜去。脚穿笨重皮靴的鬼子，走在松软的沙土上，猪一样地摇晃着身子；穿着黄军装的伪军，乱七八糟地跟着东奔西窜；时而还听到咿哩哇啦的喊叫声。

突然，炮弹落到了千口村的街心里，落到了一座座房顶上，整个村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接着，鬼子和伪军进村了。他们象一群群发疯的野兽，见门就进，见人就抓，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一长溜骡马车上，装满了抢掠的粮食、

包袱、家具、红枣、花生、猪、羊、鸡、鸭等。千口村遭到了旷古未有的洗劫。

李世豪、秦兰荣等几户群众刚转移出村，就被鬼子和伪军围住了。男人们和伪军争夺着包袱、牲口，妇女们拼命地和鬼子撕打。突然，从枣林里射出一排子弹，敌人的两匹马仰天嘶叫着躺在地上，一个鬼子也“哇”的一声栽倒了。刹那间，鬼子和伪军乱作一团。一个当官的趴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这时，只听有人喊道：“快，快往枣林里跑！”

原来，民兵班长赵永汉看到一部分群众还没有完全转移，鬼子很快就要来到了，就带领民兵埋伏在枣林边的一道沙岗后，阻击和钳制敌人。这时候，分区司令部和直属战斗队的同志，也正好从郭桑村掩护群众转移过来。他们眼看李世豪、秦兰荣等许多群众被敌人包围，就冲着敌人打了起来。在敌人慌乱之中，接应群众转移到了沙窝里。

贫农刘六，因为埋藏公粮、被服，又帮助几户抗属收拾东西，未来及出村。当他刚拐过村东的关帝庙正要往苇丛里钻，迎面碰上一个鬼子端着雪亮的刺刀，“哇”的一声朝他狂刺过来。刘六猛一闪身，鬼子刺了个空，他随即飞起一脚，正踢在鬼子的小肚上，那鬼子疼得用手捂住肚子，弯腰蹲在地上。刘六趁势一个箭步跃过去，双手卡住鬼子的头，使劲往下一摁，弄了个狗吃屎；他正要侧身用脚去踢，那鬼子忽地又拱起来，丢了枪，转身抱住刘六。刘六屈臂猛托鬼子的下巴，鬼子向后一仰，两人同时倒在地上。那鬼子虽然个子不高，可有一股经过训练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在地

上翻滚了一阵，刘六被按在地下，但他怀着对鬼子的满腔仇恨，毫不畏惧，抬起头，一口咬住了鬼子的手腕，猛用劲，咬下一块肉来，疼得鬼子“嗷”的一声松了手。刘六趁机翻身跃起，骑在鬼子身上，使出平生力气，用双手狠狠掐住敌人的脖子，只见那鬼子张嘴翻眼，手脚乱弹挣。待那鬼子将要呜呼时，刘六又抡起拳头，在鬼子头上猛砸了一阵，顺手抓过鬼子扔在一旁的枪，对准鬼子的胸膛，“哧哧”一连扎了两刀，那鬼子就再也不动了。

当刘六正要往苇地里钻时，又窜来两个伪军。他们一看鬼子被打死，狼嚎似地惊叫：“皇军……皇军被打死了！”

“抓活的！抓活的！”刘六突然站定，端着刺刀骂道：“汉奸！我拚了你！”一个伪军被吓愣了，另一个伪军却“砰”的一声朝刘六打了一枪，刘六身子趔趄了几步，扑倒在一棵粗壮的枣树上……

铁匠刘德会，还没有出村就被鬼子抓住了。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伪军用枪托捣着他，让他领着到各户搜查。走到一座草屋前，只见屋门大开，屋里乱七八糟，满地破布烂套，还有秫秸杂草。一个鬼子指着屋子“哇啦”了一声，伪军便放火烧房子。顿时，浓烟弥漫，火舌喷了出来。鬼子又指着刘德会“哇啦”了几句，伪军立即把刘德会推进了烈火中。刘德会被烟呛得出不来气，被火炙得疼痛难忍。他急中生智，借着门口卷出的浓烟，在敌人不注意的刹那间，纵身跳出房门，闪进屋墙根的夹道，在鬼子仰面怪叫、狂笑的时候，他又翻墙转移出村。

当天下午，千口村路北刘家胡同的楼房里，已经安上了鬼子板垣的司令部。他们到处砍树，拆房，抓夫，抢修工事。把所有砖墙瓦房，都密密麻麻地凿了枪眼，大街小巷和路口都铺满了高粱秆，村边设有枣枝鹿砦，村里村外一片恐怖。牲畜、农具被抢走了，猪羊鸡鸭被杀吃了，房屋被火烧了，水井被填实了；抓来的群众，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火焚，妇女奸后剖腹，婴儿活活撕裂，……穷凶极恶的鬼子，对沙区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太阳落山的时候，硝河两岸的一千多名群众，被鬼子从沙窝里合围到千口村，关禁在路南的一个大园子里。

第二天上午，大队鬼子扛着膏药旗，耀武扬威地来到园子周围。不一会儿，一个凶神恶煞的鬼子军官出现在园子的西墙上。他双手握着东洋刀，“咿哩哇啦”地说了一阵。接着，一个汉奸翻译南腔北调地说：“大太君说：皇军到这里，是为了‘中日亲善’，建立‘王道乐土’，你们的不要害怕。今天，皇军要给大家治病，没有病的，也要统统的回家……”

汉奸还没有翻译完，人群中便发出一阵愤怒的议论声：“这些龟孙，不知道又要咋作恶哩！”

双目失明的老人刘年成愤怒地骂道：“放狗屁！杀咱这么多人，还说是‘亲善’！”

老党员刘书侃气愤地说：“他们杀人象割草，还说啥‘王道’！”

人们乱嚷嚷地骂着。

突然，鬼子和伪军象恶狗似地把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拉出

来，说是给他们“治病”。一个鬼子走到穿戴打扮与众不同的刘荣贵面前说：“你的，良民的带路。”在鬼子的逼驱下，刘荣贵和群众一起，来到村南一片沙地上。这里早已布满鬼子，一个个端着刺刀。只见鬼子军官把手举起来“哇啦”一声，大屠杀便开始了。百十名群众，有的被刺刀捅死，有的被洋刀砍死，有的挣脱后跑了几步，又被赶上刺死，地上躺满了尸体。

鬼子把刘年成拴在一棵枣树上，歪着头看了一下，说：“你的眼睛瞎了，我来给你治！”说着，用刺刀照刘年成眼上刺去，鲜血流在脸上，流在嘴里。刘年成愤怒地骂道：“狗养的！我跟你拚了！”他使尽全身力气，用脚踢起一团带血的泥沙，溅了鬼子满身。那鬼子更加疯狂，用刀剖开刘年成的胸膛，又砍下头，倒着身子埋了。

鬼子和伪军又把数百名男女群众赶到村东南硝河坡，逼他们脱光衣服，大家谁也不肯。鬼子和伪军就用棍棒毒打，然后又用机枪扫射，骑着马在尸体上狂窜乱踏。

留在大园子里的群众，看到鬼子开枪扫射，齐声高喊：“鬼子开枪了，冲啊！跑啊！”人们撞倒鬼子，推倒围墙，顺着一条东西大道沟跑去。鬼子在惊恐中疯狂地朝群众射击，几百具尸体躺在血泊之中，……

鬼子、皇协军、汉奸队在沙区中心硝河两岸施行了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仅在千口村就杀死群众近千人，其中千口村死者二百五十多人，死绝七户；房子被烧毁九百多座，全村成了一片废墟，景象之惨，目不忍睹。大“扫荡”

之后，冀鲁豫边区党、政机关为沙区殉难军民建立的“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的碑文记载：“日寇撼扰以来，……在千口村以机枪集体扫射死近千人，在杨固，填满水井五眼，死千余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民众也约千余人。至婴儿活被撕裂，妇女奸后剖腹，以及逼驱男女于一室，辱打之后，放火焚毙者，比比皆是。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沙区中心硝河两岸遭到的破坏，是日寇侵略中国的缩影，这碑文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正在敌人疯狂“扫荡”的时候，我主力部队六八八团和五分区一团，在民兵的配合下，打到了敌人占据的清丰、濮阳、内黄等县城和京汉铁路附近，连克日、伪据点二十多个。五十多里长的清濮公路，到处是手举铁镐破路的人群。内黄县基干大队和民兵，活跃在距千口村二十余里远的永建、碾头、柴庄一带，不断打击敌人，大大钳制了日、伪对沙区中心的“扫荡”，使敌人进退维谷。敌人原计划半月的大“扫荡”，不得不在“扫荡”的第九天，就惊慌万状地撤出了沙区中心。

敌人疯狂残酷的大“扫荡”，使沙区军民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敌人大“扫荡”的九昼夜，是沙区军民反“扫荡”的九昼夜，也是沙区军民同生共死、艰苦鏖战的九昼夜。

十四、冒艰险全心护亲人 排困难协力藏战马

千口村的干部和群众，得到敌人要大“扫荡”的消息后，连夜紧急动员，坚壁清野。他们把政府临时存放在村里的公粮、布匹、文件和妇女们给部队做好的大批衣服、鞋袜，精心地收藏好；把准备转移时吃、用的东西，也一件件包裹妥当。

共产党员、妇救会组长刘香俊，正在家里做棉军衣的时候，听到敌人的枪声、炮声越来越近。当时，她已经做完三条棉裤，还有三件棉袄没有完成，因为情况紧急，她的三个孩子和娘家弟弟，喊了她几声就随大伙转移了，家里留下刘香俊一人。她心里想：“把衣服埋藏起来是来不及了，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军衣失落！”于是，她急忙连针带线裹在一起，伸开一床被子包着，又把自己最紧要的东西抓了一些用单子兜住，急忙背着奔出了家门。

敌人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刘香俊肩背军衣，手提包裹，怎么也走不快。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包裹扔到枣林里，全力背着军衣，鼓足劲，飞快地钻进了沙窝。

这时候，分区直属队的六十多位同志，已经由郭桑村转移到了千口村附近的枣林。群众看见分区的同志，又焦急，

又担心。有的一把拉住战士的手说：“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快往东撤吧！”有的急忙将干粮、鸡蛋、红枣、花生一把把塞进战士的衣兜和挎包。

突然，一个“庄户”打扮的妇女跑到一个战士面前，问道：“小王，司令员在哪里？”小王愣了一会儿，说：“哎哟，是老何同志！你打扮得真叫人不敢认了！喏，司令员和政委都在最后边，一会儿就到！”

老何是分区司令员的爱人，因为怀孕临产，住在共产党员、妇救会干部赵兰枝家里。这天，兰枝把存放了好久的一块花布拿出来，裁剪停当，正在给老何将要出生的孩子做衣服，传来了敌人大“扫荡”的消息。

老何说：“兰枝，我不能参加战斗，也不能再拖累你们，你快随大伙走吧！”

“瞧你说的！军民一家嘛，我咋能丢下你不管？！”兰枝说着，从包袱里拿出准备好的发簪，细心地给老何插在假发纂上，顶上一块半旧头巾，又把她常穿的一身黑蓝夹衣脱下递给老何，说：“快换上吧，没明没夜地跟鬼子转圈，也不知道赶上啥时候哩，没个人照应咋中？部队既然把你交给我，你就得听我指挥！”兰枝这一说，把老何逗笑了。

准备好东西之后，兰枝走出家门，又找来了对门的贫农王大叔，把两家合喂的一头毛驴牵来，备上两条被子，帮老何骑上，匆匆往沙窝里转移了。

一会儿，司令员和政委都走了过来。司令员见到兰枝和老何，深沉地说：“部队要转移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坚持

斗争！”

政委补充道：“坚持斗争，就是胜利！”

老何点了点头说：“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司令员登上沙岗，向直属队的同志们一挥手，命令道：“快撤！”

直属队的同志跑步向东撤走了。司令员走下沙岗，又来到兰枝面前，说：“兰枝，你多操心了！”说着，就跟在队伍后面走了。

茂密的枣林，一片连一片，起伏的沙岗，一道挨一道。敌人的汽车开不进，骑兵难过。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枣林、沙岗成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天然屏障。方圆数十里的沙区，埋伏着千军万马，隐藏着无数乡亲。他们依沙宿草，以枣为粮，在这里跟敌人周旋、战斗。

兰枝和老何透过枣林的缝隙，瞧见鬼子们冲进了村庄，疯狂地抢、抓、烧、杀，房屋、草垛升起了团团烟柱。鬼子的步兵跟在骑兵的后面搜杀；穿着黄军装的伪军，也狐假虎威，猖狂地抓人、放火。出村晚的群众，有的被冲散了，有的被鬼子堵了回去。

老何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恨不能跑出枣林，冲进村去跟鬼子拚杀。忽然，她又想起政委“坚持斗争就是胜利”的话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他们在沙洼里躲藏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从村里跑出来的群众说，鬼子开始大搜杀了，连枣树也要砍掉。老何听



司令员见到兰枝和老何，深沉地说：“部队要转移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

了，怒火在胸中燃烧，她执意要留在枣林里，跟鬼子开展斗争。在兰枝和王大叔的再三动员和催促下，她才又骑上毛驴，趁着朦胧月色，向东转移。

这时，东路鬼子从后河、杨固一带合围过来。他们过了硝河不远，就听到阵阵炮声。炮弹落在他们的前后左右，炸得尘土四起，树枝横飞，毛驴被惊得四蹄蹦跳。兰枝急忙扶住老何，对王大叔说：“出了树林往东，顺着新挖的南北道沟走！”

刚翻过沙岗，突然看见一队骑着洋马的鬼子扑了过来。骑兵后面，是被鬼子驱赶着的男女群众。他们正不知该咋办好，突然前面道沟里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被驱赶的男女群众趁机跑了起来。

王大叔高兴地说：“咱们的民兵在打伏击！”这时枣林里也响起了枪声，弄得鬼子进退不得。

王大叔催赶着牲口，几步跑到道沟里，带着兰枝和老何往北跑去。

就这样，他们在次范、野庄、马集等村和敌人转了五天五夜。到了第六天的晚上，兰枝打听到敌人正准备撤退，便找了一只小船，由马集穿苇荡，过硝河，来到刘邢固村。因为不知道村里的情况，就暂时避在村东头的一间小庙里。

兰枝把老何安顿好，让王大叔进村寻点吃的。然后对老何说：“你先歇着，我到外面看着点‘风声’。”老何说：“兰枝，你也该歇会儿啦，不能光知道疼我！”兰枝说：“你

不能跟我比，我没有拖累，从小儿又在沙窝里跑惯了。”说着就到庙外去了。

夜已经很深了。兰枝在小庙周围转了一圈，便蹲在一个土岗上。一连几天的奔波，使她感到很疲劳。她坐下来，想着这些天掩护老何转移的情况，又想到前些年村里成立农民协会时，一个化名老方的女同志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兰枝就是在那时跟娘一起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以后，她为党、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做军衣、军鞋，看护伤员，有时还化装到敌占区送信，刺探情报。她决心跟老何、老方一样，不避艰险，为革命积极贡献力量。环境越艰苦，就越光荣，越有意义。

兰枝正想着，忽然听到老何轻声唤她。她心里一震，知道老何要产了，急忙起身走进庙里。庙里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兰枝正在为难，恰好王大叔领来本家一个婶子，还找来一支蜡烛。婶子接生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孩子落了地，

“哇哇”哭起来。喜得兰枝不知道怎么是好，也不管脏不脏，脱下一件褂子，把孩子包起来。为了不忘记这艰难的岁月，老何和兰枝商量，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庙生”。

在鬼子大“扫荡”的日日夜夜里，千口村的群众不但保护军政人员和物资，还巧妙地“埋”藏过战马。

大“扫荡”的前一天，我政府公安局领导老刘和通讯员骑着三四马来到了千口。老刘对农会主任刘守训说：“守训，我们要打到敌占区去，为了行动方便，把这三匹马暂时留在你村。”刘守训爽快地答应下来。

但是，老刘走后，刘守训倒又觉得难办了。马是活的，带它转移，它要吃要叫，目标大，恐怕保不住；留在村里，敌人就会牵走。怎么办？刘守训找了几个群众商量以后，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排除困难，想办法把马藏好。于是他和刘春德、王四等人把马牵到南沙窝，找了个大地窖子，扔进去一些豆秸、花生秧，把马牵进去，拴在一根木桩上。开始，他们在地窖口用棍子一捅，马咴咴了几声。但他们又喊又嚷地闹了一阵，那马却老实起来。接着，他们又跑到地窖顶上乱蹦乱跳，弄得“扑扑通通”地响，马还是不惊不叫。刘守训高兴地说：“这马训练好了！”王四调皮地指着马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可不要发脾气，咴咴乱叫唤！”大家笑着，又往地窖子里塞了足够吃几天的花生秧，然后用树叶堵上洞口，用筢子锁掉脚印，看不出一点儿破绽。敌人撤走后，刘守训急忙来到南沙窝，扒开地窖口一看，三匹马还在悠闲地嚼草呢。

十五、顶逆风借粮救急难 率群众生产渡灾荒

“四·一二”大“扫荡”后，沙区中心的硝河两岸有一百多个村庄成了一片废墟，茂密的枣林被砍伐殆尽，沙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加上一九四二

年又遇上了大旱，从春到秋，几乎没见雨点儿。夏季严重歉收，秋苗没有种上，千口村的穷苦农民，家家绝粮断炊。能吃的野菜、树叶和树皮很快被采光剥净，连枣核、花生皮也拿来充饥。在饥荒死亡的威胁下，人们开始含泪忍痛地卖房卖地，卖儿卖女，逃荒要饭，……

十几岁的孩子赵有侃，在街上爬着拾枣核和花生皮吃，爬着爬着，头一歪，就趴在地上不动了。

靠拾卖粪为生的穷苦农民李良侃，已经饿得抬不起腿来；他的孩子也两天没吃到东西，正倚着墙角呻吟。妻子秦兰荣看到这般情景，不由得阵阵心酸。这时，一个地主婆领了个人贩子，钻到良侃家左哄右骗，说得良侃夫妻抱头痛哭。最后，那人贩子扔下几个钱，把秦兰荣带走了。

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随着响亮的鞭声，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抗日民主政府的救济粮来到了！满载着豆子、高粱的一辆辆马车驶进了千口村。穷苦农民们一个个打起精神，来到粮车跟前。随车前来的政府干部亲切地说：“乡亲们受苦了！这些粮食是机关、部队的同志节省下来的，先分给大家暂时解决困难，随后党和政府还要继续解决粮食问题。”人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个拉着送粮同志的手，要他们转告上级：千口人民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没多久，刘二友同志从冀鲁豫区党委调到本县任抗联主任。党委决定要他领导救灾，并派他到千口村搞借粮试点。

然而，就在刘二友领导群众开展借粮斗争的时候，一个

行署的干部匆匆跑到距平口十余里的丁村召开了一个会议，指责刘二友搞借粮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派人把刘二友叫到丁村，批评说：“如今是团结抗日，你怎么擅自搞借粮？”

刘二友回答：“借粮是县委的决定，借粮正是为了抗日！”

行署的那个干部一听，其势汹汹地训斥道：“县委，县委就该违抗指示？”

刘二友坚定地说：“俺不知道你说的是谁的指示！毛主席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咋叫违抗指示？！”

行署的那个干部，一时哑口无言，呆了一会儿，又说：“告诉你，这样做要犯‘左’倾路线错误，后果由你负责！”

刘二友从容地回答说：“照你那样做，成千上万的阶级兄弟就会饿死，抗日工作就会受到损失，就会犯右倾路线错误！这种后果你想过没有？”

行署的那个干部气急败坏地说：“好，咱谁也说服不了谁，走着瞧吧！”

这场激烈的辩论，使刘二友心里很久不能平静。他想到沙区中心硝河两岸的人民，在敌人残酷“扫荡”之后，又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同自己并肩战斗的老贫农李良侃、李庆侃等阶级兄弟，眼下正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领导，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改善生活。而偏偏遇到行署这样一个干部，实在叫人痛心！他还想，是自己“左”倾，还是那个干部歪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群众漠不关

心？这确实是一个路线问题。

刘二友回到千口村，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党支部委员会，一个是老贫农座谈会。在会上，他又反复讲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把开展借粮是不是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进行讨论。李良侃开口就说：“眼下，咱穷人饿死饿活，妻离子散，有心抗日可就是没有力气！”村干部刘守训说：“地主赵绍福、赵汝珍，还有刘耀宾那个坏儿子刘连甫，这些人的粮食快沤成粪了，也不借给穷人。我看这才是破坏抗日，破坏统一战线！”李良侃又说：“那个不让搞借粮的人不对咱穷人的心意，倒挺对地主的心意。咱不能听他那一套，听了他的，就没咱穷人的活路了！”刘二友点了点头，说：“只要穷人对心意的事，就要坚决干下去！”李良侃说：“怕啥哩，过去土豪劣绅当权，咱斗民团、打税警还不怕，这会儿有了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就更不怕了！”刘守训说：“只怕那人后边有根子吧！”刘二友斩钉截铁地说：“咱后边也有根子。咱的根子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现在，只要不符合毛主席的抗日十大救国纲领，不管是谁，他的根子再粗也要顶住！”

第二天，刘二友又同村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召开了地主、富农余粮户会议，首先动员了两户开明一点的发了言，然后让大家自报公议。对那些顽固地主，根据他们的余粮情况，让群众讨论确定数字，然后分别动员，实在不借者，就发动群众揭发，把他们沤烂的粮食摆出来，让大家批判。

这样做的结果，几天内全村共借出粮食十几石，红枣几

千斤，及时分给了困难户。

接着，抗日民主政府又发放了一批救灾粮和救灾款。

群众生活得到安定之后，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有的肩挑车拉，转运粮、棉、花生，政府提给高额运费；有的硝盐、晒盐，县供销社包购转销；有的用一部分贷款作本金，做小生意；县供销社还帮助千口村成立了信用社和合作社，方便群众买卖，免除奸商中间剥削。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军区送到千口村一部同时能出二十四根线的脚登纺线机，还派了一位姓翟的同志作指导。闺女媳妇们积极参加纺线组，轮流学习操作纺线机。这年冬天，千口村的群众兴高采烈，干劲高涨，呈现出一派生产救灾的繁忙景象。真是：送粮路上人不断，硝河坡里硝忙，家家屋院纺车转，条条胡同布机响。村里村外到处热气腾腾。群众有了吃穿，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

东风解冻，春回大地。

第二年正月，政府又给千口村贷了种子，帮助群众开展春季生产。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和民兵齐出阵，互助送肥，拉犁拉耙。同时，还组织劳力变工帮耕，帮助抗属、烈属、工属耕种土地。播种的时候，遇到了干旱，他们就挖土井，担水点播。群众说：“不靠天，不靠地，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再大困难也能战胜！”

这一日，天色刚亮，李良伲就起床了。他把孩子安顿好，然后拿起工具下地干活。出门不远，抬头望见西边路上走来一个妇女，腋肢窝夹一个小包袱，影影绰绰瞧不清面

孔。走近一看，良伲突然愣住了。只听那妇女喊道：“孩子他爹！”良伲见是孩子娘回来了，又惊又喜，眼泪不觉扑簌簌流了出来。他急忙迎上前，接过包袱，说道：“前天还托人打听你哩，没想到你回来这么快！”兰荣说：“还快哩，我在外边一天也呆不住了！”

原来，头年闹灾荒时，秦兰荣被人贩子带到卫河西，卖给了一家地主，受尽百般折磨。因为那里是敌占区，这家地主投靠日伪，逞凶作恶。秦兰荣思乡心切，便找了个机会，连夜逃出虎口。

秦兰荣把走后的情况跟丈夫说了一遍之后，问道：“你起这么早，是去干啥？”良伲笑着说：“下地干活呀！咱村里搞生产自救，互助变工，可红火啦！”兰荣说：“这些事我在外边也听说了。回来能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啦！”良伲说：“不，往后的事儿还多着呢！二友说，打走了日本鬼子，消灭了汉奸反动派，还要搞社会主义哪！”兰荣听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问：“孩子在哪儿？”良伲说：“还在被窝里睡呢。若不是政府领导生产自救，孩子的骨头早沤烂了！”兰荣说：“可是哩！没有抗日政府，咱也难得团圆！”良伲听了，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馍递给兰荣说：“跑饿了，先吃着，我给你做饭。吃过饭把村干部和二友都找来，见个面儿，说说话儿，免得他们还为咱操心！”

十六、回土地革命志愈坚 返家乡抗战劲更足

千口村在边区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生产自救，战胜了灾荒。可是，许多穷苦农民灾荒时卖掉了土地，失去了生活的指靠。而今，已是金秋季节，硝河两岸谷子金灿灿，高粱红通通，一串串红玛瑙似的枣子缀满枝头。人们望着被地主夺去的土地和枣林，望着丰收的庄稼和火红的枣子，心头象笼罩着一层乌云。

正在这时，边区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为了进一步安定群众情绪，发展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决定在沙区抗日根据地开展“回地”运动，并立即着手在千口村搞“回地”试点。

这消息象一声春雷，震荡着人们的心。

千口村沸腾了，硝河两岸沸腾了。

村里村外，河旁林边，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到处是关于“回地”的热烈议论。

大街上，人来人往，卖了土地的穷苦农民，拿着卖地契，纷纷去找村干部，去找抗联主任刘二友。

村干部和刘二友正在商量“回地”的事，见大家那种迫不及待的劲头，非常高兴。刘二友说：“乡亲们，毛主席、

共产党最了解咱穷苦人的心。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去年大灾荒时卖掉的土地和因还不上债而被地主逼走的土地，都要回过来。俺们现在正商量这事，明天就召开动员大会。大家在会上要积极发言。”人们听着，高兴得频频点头。卖地户赵合印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回到家里连吃饭也忘记了。

第二天，召开了群众大会，首先由村干部作动员，然后刘二友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又讲了“回地”的意义和政策。大家听了，热烈拥护，不住地鼓掌，喊口号。可是，坐在会场后面的赵绍福却越听越不耐烦。他撩一下大褂，站起身慢吞吞地说：“我……我提个问题儿。”

顿时，会场上静了下来，人们都注意地在听他说什么。

赵绍福说：“想当初是荒年暴月，那时候主户要地，救了饥贫。而今，又兴起‘回地’来，这……有点不合理吧？”

赵绍福说完，赵永汉、刘拴成、赵合庆等几个人举手要求发言，刘二友向他们摆了摆手，说“赵绍福提出问题了，‘回地’到底合理不合理，咱们一定要弄清。谁还有啥都提一提。”

买地户赵合德弓起腰想说话，但他瞟了瞟周围的人以后，又蹲下了。刘二友看出他的意思，便说：“赵合德，你有啥意见就说吧！”

赵合德慢慢直起身子说：“我自个儿没……没啥意见，绍福那个意见……”

刘二友接上去说：“赵绍福那个意见也是你的意见吧？”

赵合德干笑两声，点头说：“是，是呀！”
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刘二友对大家说：“那好，赵绍福、赵合德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一说，到底‘回地’合理不合理。”

刘二友这么一说，人们便纷纷议论起来。

赵永汉说：“正常年景，好地一亩卖两、三石粮食，孬地也卖八、九斗。去年大灾荒，赵绍福、赵合德你们买地出的啥价钱？”

赵绍福、赵合德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吭声。

李双印说：“俺家那八亩地带着高粱苗只换了二斗半谷子！”

刘拴成说：“我亲眼见刘春兰家的一亩三分地换了三升秕谷，三块钱。那时候，一块钱一个馍，她舍不得买馍吃，而是买了一竹篮棉籽，配着秕谷在碾子上轧成面，蒸了点干粮，带着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下山西逃荒去了！”

赵合印站起身，掏出卖地契，气愤地颤抖着双手，说：“白纸黑字，俺家九亩半地只卖了三斗粗粮！要指望这点粮食过灾荒，骨头早就沤烂了！”

赵永汉说：“合印说得对。不是地主家救了咱的饥荒，而是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咱开展生产自救，才渡过了灾荒！”

赵永汉一说，人们又议论开了。有的说：“永汉这话在理！”有的说：“那时候地主趁荒年坑咱穷人！”

刘二友的眼睛望着大家，摆一摆手，说道：“去年大灾荒，地主们乘机压低地价，夺走了穷人的命根子。咱村里有

三十多户家破人亡，卖儿卖女，逃荒要饭。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们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口号声。

刘二友接着说：“地主巧取豪夺，只顾自己发家，不顾穷人死活，弄得咱没地种，没饭吃。现在，有毛主席、共产党撑腰作主，咱们要把土地回过来，这完全合理！关于地里的庄稼，按地垄平分。买地户可以算一下帐，麦子你们收了，秋季再收一半，加在一起比你们出的地价要多多少倍，这还不合理吗？”

刘二友的话句句丁当响，说得买地户无言对答。

当场，村干部刘守训把买、卖土地的情况进行了登记，并向大家说：“买地户和卖地户都要执行政策，土地丈量以后，买主卖主当面把地契烧掉，今后不准追究。谁要破坏‘回地’，交政府制裁！”

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和买地户抢收庄稼，散会后，刘二友又把村干部和民兵留下，布置了护秋的事。同时，让大家分头找人捎信，让在山西逃荒未归的人们返乡，回土地，闹生产，支援抗日。

人们开罢会回到家里，激动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赵合印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起去年被迫忍疼卖掉土地之后，一家四口到濮阳下堤，靠讨饭、打短工、拾麦穗度日的苦难生活。当时，他以为掏力人卖掉了土地，往后的日子就没有指

靠了。可是，不到一年，这土地又回到自己手里，而且地里的谷子已经成熟，正待收割……想到这里，他高兴得不禁笑出声来，一骨碌跳下床，拿起镰刀，“哧啦哧啦”地磨了起来。

星星还在眨眼，赵合印就带上镰刀和干粮下地了。他抚摸着沉甸甸的谷穗，闻着阵阵清香，止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得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步步为俺穷苦人打算，俺永远也忘不了您的恩情！”

“对呀！”

赵合印听见身后有人插话，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班长赵永汉持枪巡逻过来，俩人便拉起呱来。

赵合印说：“这‘回地’政策实在好，毛主席的领导真英明啊！”

赵永汉说：“对，现在搞‘回地’，等打走了日本鬼子，还要搞土地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哩！咱们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赵合印越听越欢喜，“唰唰唰”地开始割起谷来。忽然，从西边大路上过来了一男一女。走近一看，原来是赵玉贵夫妻从山西逃荒回来。赵永汉急忙上前接过担子，说：“是你们两口子回来了！这大半年在外边怎么样？孩子呢？”

这一问不要紧，玉贵夫妻没有答话，就抽泣起来了。

原来，玉贵夫妻领着四岁的孩子下山西逃荒，靠要饭、卖菜、打零工度日，跑断腿，累断筋，也顾不住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不得已，就把孩子卖掉了……

玉贵夫妻说到伤心处，便失声痛哭起来。

赵永汉和赵合印一边劝慰，一边又问：“跟您一起出去的人都在哪里？他们怎么样？”

赵玉贵说：“刘春兰也够苦的，她一个妇女领着两个孩子要饭，给人家做零活，受鬼子和地主欺负，夜间逃到山洞里，差点儿被狼糟害了！”玉贵擦了擦眼泪，接着说：“西头李科伲两口领着九岁的女孩子，跟俺住的不远，他给一家地主打短工，受尽了折磨。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也被坏人诈去了。科伲本来眼就有病，再加上气火攻心，一动弹就心慌气喘。记得有一天他上山干活，半路下起了大雨，脚一滑，身一歪，跌进了五丈多深的山沟，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幸亏一起逃荒的人把他救了出来。”

赵玉贵说到这儿，叹了一声说：“那地方是敌占区，更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俺思来想去，还是回咱家里好！”

合印接上去说：“咱根据地和敌占区可不相同！你看，边区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咱生产自救，连地也回过来了！”

玉贵夫妻看着丰收的庄稼，无限感慨地说：“是呀！听说咱这儿闹‘回地’，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就连明打夜地往回赶。”

说着，赵永汉拉着玉贵的手说：“走，瞧瞧你那地里的谷子，长势可好了！”

玉贵夫妻随着赵永汉和赵合印，来到自己的地头，双手捧着又粗又长的谷穗，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凝视好一阵

子，赵玉贵说：“真想不到，这地又能回来，往后的日子有指望了！”

合印也被他的激动所感染，说：“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

玉贵说：“是呀！这儿好，那儿好，都没有根据地好！共产党、毛主席救了咱的命，给了咱活路，往后的工作咱得加劲干哩！”

没过几天，千口村的田野里、谷场上就热闹起来了。

玉贵赶着装满谷子的大车，大声吆喝着牲口；场上的人忙着帮他卸车。

赵合印一锨接一锨地在扬轧下的谷粒。肥硕圆润的谷粒好似金豆豆，在场上蹦跳着。

人们把最好的粮食晒干簸净，准备缴公粮。

这时候，在山西逃荒的刘春兰、李科伲等几十口都相继回到了千口村。乡亲们见他们回来了，都热情地帮他们安排住处，烧水做饭，问寒问暖。村政府按照上级的政策，把他们卖掉的土地回过来，分给了粮食。刘春兰激动地说：“俺咋也没有想到还能熬到这光景！”她怀着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情，领着两个孩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土地上拼命地劳动。收了秋，又忙着种麦。她一车一车地送粪，一锨一锨地翻地，拉耧播种，不知流了多少汗。她还起早贪黑地纺线织布，一天到晚只觉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赵趁妮的丈夫李国正在前线牺牲了，“回地”后，村里要给她代耕，她说啥也不肯。她带着自己的孩子经常下地干

活。打下来的谷子，她舍不得吃，晒了又晒，簸了又簸，连同自己做的军鞋，一起交给村政府，全心全力支援抗战。

十七、抓地主愤慨批谬论 反奸霸踊跃打头阵

灾荒年卖掉土地的穷苦农民，“回地”后生活有了指望。可是，千口村还有八十多户雇工和一些佃户，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单靠出卖劳动力生活。虽然，大“扫荡”之前曾经进行了增资增佃的斗争，但经过大“扫荡”和大灾荒，粮价上涨，他们的生活仍然没有保障。尤其是秋收以后，割了苇，枣下箔，雇工们把麦子耩上，就要被地主赶出门，直到第二年开春才准许上工。眼前，秋收已罢，很快又到了下工季节，雇工们都在为冬季的生活发愁。对于这件事，抗联主任刘二友和区工会进行了研究，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改良人民生活”的规定，以及雇工和佃户的要求，决定在“回地”的基础上，再次开展增资增佃和减租减息的斗争。

一天晚上，千口村的雇工和佃户在千口村南的场上召开会议。当会议开得正热烈的时候，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溜到一棵枣树下，身子紧贴在树上偷听。这时，雇工赵陈喜正在发言。他说：“瞧瞧地主家吃的穿的，看看咱家吃的穿的。他们横草不拿，竖草不握，却要啥有啥；咱们整日当牛做

马，可地主不仅从各方面对咱刻薄，工钱也少得连碗饱饭也吃不到嘴里。他们常说，是他们养活了咱们，我看是咱们养活了他们，他们离了咱们穷人就不能活，就要喝西北风！”王四接着说：“说得对！咱们扛长活的一年四季忙到头，出尽了牛马力，吃的却是猪狗食！一到把秋粮给他们弄到家，把麦子给他们种上，收拾得场光地净了，就把咱们赶出门，这叫啥道理？我看，咱们按上级的政策，坚决要求添工资，给零花钱，做活用的东西都得给咱，秋罢也不能撵咱下工！今年要是还让咱们秋罢下工，咱们就趁早一齐不干，让他们的苇子沤烂在河里，让他们的麦子没人种！大家说贊成不贊成？”

“贊成！”

“贊成！”

会场上一片喊声，一致同意王四的意见。

藏在枣树旁偷听的那个人，被雇工们的喊声吓破了胆。当他缩着脖子正要溜走时，赵永汉领着一个民兵持枪走了过来，大喊一声：“站住，不准动！”

另一个民兵喊道：“把手举起来！”

那人乖乖地举起手，站着不动了。这时，开会的人们听到喊声也都涌了过来。众人一看，是地主赵绍福。大家一下子轰起来了，连推带拉，一边训斥，一边把他抓到了会场。

刘二友见大家把赵绍福弄来了，便招呼人们坐下，问道：“赵绍福，你既然听到了大家的发言，就说说你的意见吧！”

赵绍福连忙解释说：“不，不，我是打这儿路过，顺便听了……听了几句，没啥……没啥。”

王四质问道：“那我们提的条件你都答应了？”

赵绍福支支吾吾说：“我，我再想想。这增资是上头的政策，不敢违抗。不过，嘿嘿，咱都不能过……过分了！”

赵德化一听可火了，说：“啥叫过分？扛长活的种地掏力，不该弄条毛巾擦擦汗，弄顶草帽遮遮太阳？下河割苇，凉水泡，苇茬扎，不该弄块布裹裹腿？掏力人谁能少了大腰带？俺们为你出了多少力，受了多少累，不该给个赶会、看戏的零花钱？这些以前都说过，你们不执行。到底是谁过分！”

赵绍福无理可辩，愣了一会儿，说：“这，这，这些倒也是，可那添工钱的事……以前不是有过吗？”

赵永汉说：“过去是有过，可原来你们开的工资太低，增加一些，雇工还有困难；经过大‘扫荡’和大灾荒，物价上涨，就应该给雇工再涨涨工资！”

“再增加工资，也还是我们自己的血汗！”雇工王四理直气壮地说。

赵绍福点着头，说：“好，好，咋说也好，当掌柜的不算不仁义！”

“什么？你们‘仁义’？！”雇工们被激怒了。

赵德化气愤地说：“你们‘仁义’？说得好听！你们为了自己发家，恨不得把我们穷人的血吸干，哪管我们的死活！刘铁梁给你们收麦，被马踢伤了胸口，你们为啥不给他治

伤？刘兰科给你们赶车，被马撞翻，车轮从肚子上碾过去，疼得绕地滚，你们眼瞧着让兰科活活疼死，……这就是你们掌柜的‘仁义’！”

赵德化说到了人们的伤心处，大家气愤地议论说：

“铁梁兄弟从那儿以后，半年不能干活！”

“想想兰科死得那惨劲儿，他们真拿咱不当人哪！”

“这哪里是‘仁义’，我看是吃人！”

“这就叫‘为富不仁’！”

听到大家忿怒地议论，赵绍福耷拉着脑袋不吱声。

王四质问道：“往后扛活的有个头痛脑热、磕着碰着的，给治不给治？”

赵绍福还是不作声。

“说呀！给治不给治？”大家一齐忿怒地质问。

赵绍福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只要干活受了伤，得了病，找先生看。不过这秋罢下工的事可是老规矩了，地里没活了，不能养闲人！”

赵永汉说：“什么？养闲人？长工冬天能闲着？就算冬天活少点，也不能撵走！你说说，扛活的从开春一直忙到秋罢，收拾得场光地净后，你们坐家享清福，却把扛活的一脚踢出门，这叫啥道理？这叫啥规矩？”

王四说：“冬天牛马啥活不干，你们还让它吃饱住暖哩，难道扛活的不如牛马？你们要不答应，这会儿俺就一齐下工，明年开春也都不上工！”

刘二友看赵永汉、王四等态度坚定，便插言道：“大家

这个意见我支持，回去跟区工会汇报一下，他们若不答复这些条件，通知各村的长工都下工！”

赵绍福一听，顿时害怕起来，忙说：“不，不，这件事请街坊爷们儿宽待一时，我，我回去找他们一起合计合计。”

刘二友说：“也中，让他们去合计合计吧！”

大家都表示同意刘二友的意见，赵绍福便灰溜溜地走了。

接着，千口村又专门召开了地主、富农会议，刘二友对他们进行了动员，使这次增资增佃斗争取得了胜利。雇工和佃户的生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雇工赵陈喜，以往冬天穿不上棉衣、棉鞋，双脚被冻得化脓流血。增资以后，吃穿都得到了改善。他高兴地又说又笑，抗日工作积极踊跃，还被选为干部。

村里召开拥军会的时候，雇工们的劲头可足了，有的当场脱下自己刚套上的新褂子，有的拿出新鞋，非叫干部收下送给部队不可。还纷纷拿钱买东西慰问伤员。他们的家属拥军抗日的热情也都十分高涨。

过了几天，区工会通知千口村的雇工会，要他们抽一些雇工，到几个顽固势力大的村子去帮助工作，开展反奸反霸斗争。大家听说后，都非常高兴，雇工王四说：“党和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相信我们，刀山火海咱也敢闯！”他们参加外村的反奸反霸斗争时，开会坐头里，批判先发言，遇到困难冲在前。在激烈的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强的骨干力量。

这时，千口村党支部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又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按照上级政策，让赵绍福、赵合德、刘延礼和刘章拴等破坏抗日工作的反动地主缴出了一部分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穷苦农民。还废除了外村一些反动地主在这个村子放的高利贷。群众的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生产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大反攻。

十八、协主力拔除伪据点 庆胜利迎接新战斗

自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以来，到一九四五年春，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硝河两岸沙区，除了西南边鄙的郭小寨、李甘寨尚有顽匪孙步月等盘踞外，日伪军已全部败退，整个沙区连成了一片。

郭小寨距千口村只有二十余里。七一年多来，孙步月不是随日寇来“扫荡”，便是派出小股匪兵扰乱。特别是在秋、麦、年、节的时候，他们昼出夜归，到处抢粮食，掠财物，可把这一带糟踏苦了。近来，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沙区军民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早日拔掉这两个据点。

旧历三月初的一天，晚霞刚落山，我四分区特务营、炮兵营和八分区七团等主力部队，在硝河滩上汇集。经过简短的临战动员，部队象洪流一样朝郭小寨奔涌而去。

县、区武装和基干民兵都随主力一块行动了。千口村五十多名民兵和担架队员，负责后勤供应和运送伤员。他们除了带着枪支、手榴弹以外，还抬着门板、梯子，扛着铁锨、镢头。

乡亲们听说要打郭小寨，喜得沿街奔走相告。人们象过年一样，杀肥猪，蒸白馍，把挂面、粉皮、鸡蛋拿出来慰问子弟兵。老妇救会长张栋带领妇女，提着一篮篮红枣、花生，跟着行进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往战士的衣兜里塞。

战士们感激地说：“大娘，打过仗回来再吃！”

“先吃了好打胜仗！”张栋高兴地说。

这时，跟在主力部队后边的赵永汉、刘拴成等，也雄赳赳地从妇女们面前经过。他们笑着，伸出手冲妇女们要红枣、花生。张栋故意板着脸向大家说：“不能给！等他们立了功，戴上大红花，回来再吃！”

赵永汉、刘拴成充满信心地说：“老会长，净等着听胜利的消息吧！”

大路上，激荡着一阵阵的欢笑声。妇女们把红枣、花生一把又一把地递在民兵们的手里。

夜幕降临，天突然阴了下来，风呼呼地刮着，大地一片昏暗。部队和民兵乘风前进。过了井店镇，一路人马向西奔去，他们的任务是把守卫河，切断敌人向五陵、菜园的退路。其余的人仍然一字长蛇地向西南方向挺进。千口村的民兵和担架队员，紧紧地跟在队伍后面，一路上谁也不说话，不咳嗽，只听得脚步声沙沙作响。

中国革命的千里行军，从延安到陕北，行军的队伍
一纵队南下延安对李森全

中革军委主席林本源

解放军一纵队的行军队伍，行军小

幅，而脚下一片泥泞，行军的士兵们

身上泥水淋漓，行军五天五夜，士兵们

身上泥水淋漓，行军五天五夜，士兵们



老妇救会长张惊带领妇女，提着一筐红豆、花生，跟着行进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往战士的衣兜里塞。

越过两条道沟，又通过一片柳林，便看见了郭小寨固墙上稀疏暗淡的灯光。赵永汉和刘拴成等接受命令向南插进，在郭小寨附近的白毛、善堂一带负责运送木板、弹药等战斗物资。

他们经过郭小寨据点外围时，借着微弱的灯光，隐约看见碉堡上伪军哨兵踱来踱去的黑影。寨门黑糊糊的，吊桥高拽，没有一点儿动静。战士们正伏在壕沟外面的野地里，等待着战斗的命令。

赵永汉他们离开郭小寨不远，炮声已经响了起来。子弹从头顶掠过，发出尖厉的啸声。赵永汉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说：“打响了！”这时，民兵们一部分留下掩护担架队，一部分加快步伐，向白毛、善堂继续前进。

当赵永汉他们抬着弹药回来，战斗已经十分激烈。只见战士们冲上前去，正攀着云梯登寨。民兵们快要接近壕沟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敌人寨门外的吊桥炸毁了。随着扬起的尘土，一股敌人窜出寨门，企图逃跑。

赵永汉喊道：“敌人出来了，打！”十几个民兵立即从腰间掏出手榴弹，一股劲地照敌人投。随着“轰！轰！”的爆炸声，飞扬的尘土、烟雾，霎时间把眼前笼罩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稍停，只见前面有几个隐约的人影循着沟沿逃跑。赵永汉喊：“追！抓活的！”民兵们一齐追上去，抓住了两个溃兵。后来，经过审问和交待政策，这两个溃兵供出藏匿的一挺机枪、一支步枪和一挂子弹。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千口村的担架队，有的抬着伤员走了，有的还留在阵地上。担架队员刘运兴和赵太侃，在激烈的炮火中发现一个战士负伤跌在寨墙下的壕沟里。他们毫不迟疑，一个箭步冲上去，跳下了壕沟。壕沟里尽是砖块、烂泥。当找到这个战士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刘运兴、赵太侃怀着沉痛的心情，把烈士抬出壕沟，安葬在附近的贾胡庄。

郭小寨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赵永汉和几个干部商量之后，向刘拴成说：“拴成，你赶快回村告诉村长，让他带人带家伙，来郭小寨扒寨墙，拆碉堡。”刘拴成回答说：“好！”便一溜小跑地回村去了。

郭小寨打响以后，千口村的群众听着隆隆的炮声，望着照明弹的团团白光，又兴奋又关切。当刘拴成回到村里，把打开郭小寨的消息一讲，大家高兴极了。先听到胜利消息的人，满街奔跑着，大声呼喊着，人人笑逐颜开，真有说不出的喜悦。村干部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喊：“郭小寨解放了！快拿铁锹、镢头，在村西场里集合，去扒寨墙、拆碉堡啊！”听到喊声，全村男男女女都跑到街上来了。正在送粪的，耕地的，都扛起家伙向郭小寨奔去……

不久，千口村民兵又随县民兵独立营参加了攻打李甘寨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千口村的民兵担任突击排，他们在排长小马的带领下，最先赶到李甘寨，抓获一个敌哨，然后在炮楼东边解决了一个担任警戒的机枪班。接着，他们向五层高的炮楼顶投掷手榴弹，有的民兵搬石头砸开敌人院门，

扛来一捆捆柴草，放火焚烧炮楼。与此同时，赵永汉、刘拴成、刘拱辰同志挖透了敌人的屋墙也冲进院子。敌人见四面被围，立刻宣布投降。但狡猾的敌人，迟迟不下炮楼，只用裹腿带往下送枪。小马机智地抓住裹腿带，脚蹬墙壁，“噌噌噌噌”上了炮楼，喝令敌人退出炮楼并缴出一切武器。天亮，战斗胜利结束。

抗日大反攻的号角震撼着大地，胜利的喜讯一个接一个传来。千口人民八年来艰苦奋战、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千口，全村群众顿时欢腾起来，并立即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

这一天，阳光灿烂，天气特别晴朗，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群众团体整队擎旗，向村东的硝河坡汇拢。锣鼓声、口号声、鞭炮声此伏彼起。会场上，一片欢腾。

用铁轮车和苇席搭起来的主席台上，贴满了标语。主席台正面挂着一条红布横幅，写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台上摆着桌子，挂着幕布；后幕正中央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会场里到处飘动着旗帜。东面的一排桌子上，摆满了民兵们在多次战斗中的胜利品：机枪、步枪、子弹、洋刀、钢盔等，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几个民兵戴着红袖章维持秩序。

这时，在日本“扫荡”时死里逃生的赵合余，身中十一颗枪弹、从尸体堆里被救出来的袁山花，几乎死于日寇铁蹄刀锋之下的王杏妮等都走过来了。王杏妮手拉着四、五岁的

孩子，用手指着长长的东洋刀，嘴里向孩子叨念着什么。一个民兵向她说：“大嫂，来这里坐！”王杏妮拉着孩子，紧挨着摆满胜利品的桌子坐下。那个民兵，拿起一顶钢盔往孩子头上一戴，逗着说：“没见过这玩艺儿吧！”孩子摘下钢盔，咣咣咣扔了老远，小嘴噘着，却不说一句话。

原来，“四·一二”大“扫荡”时，王杏妮正怀着身孕。她被日寇围在硝河坡里，用枪摔、刀砍、马踏，她都勇敢机警地躲过。她目击了鬼子对骨肉同胞的血腥屠杀。为了铭记这血海深仇，孩子生下后，起了个名字叫“振河”。

振河偎依在妈妈的怀里，王杏妮抚爱地端详着他，思绪滚滚，心潮起伏，眼泪夺眶而出……

王杏妮正沉浸在回忆里，突然，一阵锣鼓声传来。抬头一看，是赵永汉领着秧歌队来了。后面有踩高跷的，有打花棍的，有推花车的，有撑花船的，……还有几个青年装扮成日本鬼子，做着投降的架式，演出活报剧。参加庆祝大会的人们笑得合不拢嘴，一齐鼓掌喝彩。

人们都到齐以后，主持会议的村干部站在台前，拿着纸糊的喇叭筒，贴在嘴上喊道：“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现在开始！请刘二友同志讲话！”

这时候，人们的眼睛一齐转向主席台，只见抗日民主政府的代表，妇救会长张栋，民兵代表赵永汉，以及各抗日团体的代表都坐在主席台上，个个嘴角挂着笑。

刘二友把手臂一举，说道：“乡亲们！咱们今天开的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咱们胜利

了！”顿时，会场上的口号声、鼓掌声，把讲话声淹没了。待人们安静下来后，刘二友接着说：“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我们千口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寇、顽匪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刘二友又讲到当前的形势，号召大家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继续前进。最后，他说：“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蒋介石在过去和现在，一贯坚持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他挑动内战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我们的民兵同志们，青年们，要积极报名参军，准备战斗！”

他的话音刚落，台下一阵激荡，青年们纷纷登上台去报名参军。参加秧歌队的青年没顾卸装，也登上了台。庆祝胜利的大会，变成了新的战斗动员大会。

十九、还乡团窜回千口村 贫雇农遭受二遍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秋，硝河两岸沙区根据

地根据党中央“五四指示”（注）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中，千口村的一些反动地主逃亡外地，组织了反动的还乡团武装。

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下，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了。

旧历十一月，寒风呼啸。地主还乡团配合蒋匪新编第五军八十五师，其势汹汹地向豫北硝河两岸的沙区袭来。大路上，尘烟滚滚；村庄里，火光四起；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在人喊马叫的混乱声中，匪兵、还乡团横冲直撞，挥舞刀枪、皮鞭，打骂驱赶群众，发出恶鬼般的怪叫。

原来我主力部队二十一团驻扎在硝河两岸，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来犯的敌人，暂时放弃了这个地区。而敌人却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蹂躏老百姓。

在千口村的大街上，有一个人戴着大沿帽，穿一身黑色军官服，腰里挎着手枪，在刘家胡同口趾高气扬地踱来踱去。这是恶霸地主刘耀宾的儿子刘连甫，身旁站着倒算队长陈兰喜。刘连甫土地改革时，逃亡投奔陈清池，当了还乡团。陈兰喜有三十多岁，苍白的脸，瘦长的个儿，歪戴着一顶鼠色礼帽，手里提着二把盒子，恶狼似地喊道：“天晴了！种我的地退回来！吃我的粮食吐出来！不然，哼哼……”

这些反动家伙们卷土重来，使硝河两岸解放区明朗的天空布满了乌云。

注：即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陈兰喜喊声还未落，刘连甫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农会委员刘聚山。他用奸诈、凶狠的目光望着刘聚山，好一阵子没有说话。他随即踱到刘聚山面前，把嘴一咧，冷笑道：“啊，这不是刘大委员吗？你怎么没有跟着八路军一起跑呢？哼哼，我刘家总算有了这一天！想当初，是你们领头分了我的地，分了我的枣园，分了我的房子。我刘某人宽宏大量，不记仇，不记恨。现在请你到井店镇陈清池团长那里去作客，这算对得起你吧！”

刘聚山横眉冷对，斜视了刘连甫一眼，没有答腔。

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细高个儿、小眼睛、尖嘴巴，头戴毡壳帽、身穿大棉袄的人，这是当年刘耀宾的狗腿子李士朋。刘耀宾死后，刘连甫逃亡，李士朋便离开刘家做起“经纪”来了。他奸猾诡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斗争刘连甫的时候，他表面上装得挺积极，背地里却给刘连甫出谋划策。今天他看到刘连甫回来了，不禁心中暗喜。他想，自从刘家败落失势，自己也跟着倒霉，虽然没有掏大力，可当个“经纪”人吃碗嘴头饭也不容易。如今刘连甫荣耀还乡，自己也会时来运转。于是，他点头哈腰地挤出人群，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地走到刘连甫面前，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结结巴巴地说：“大……大少爷高升了！”然后狡猾地望了众人一眼，说道：“其实，这分地、占房、抗租、借粮的事，并不都在乡亲们身上，都是政……政府领导搞的。如今国军来了，世道变了，此一时彼一时，应该是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该退给大少爷家的东西，就是一根柴

禾棍也不会少。为了保住乡亲们的安全，还得请大少爷在国军面前多美言几句。”

李士朋说这番话，是既想得到刘连甫的赏识，又想在众人面前讨好。对于这番话，刘连甫斜了李士朋一眼，没有吭声，群众听了则感到恶心，一个个把脸转了过去。

倒算队长陈兰喜见此情景，咬牙切齿地嚎叫说：“谁家藏着八路军的枪支、公粮，限期三天缴出。不然，叫国军查出来，就不能怨我们不招待了！”

这一天，在陈兰喜的带领下，还乡团在抄了刘二友等十八户党员、干部的家。抢掠的大批财物，堆在刘连甫家的院子里，象一座小山。

晚上，千口村的街头萧条冷落。转移的人们还没有回来；留下的老小，有的被拉去威逼、审问，有的被赶到家里不准出门。

大街上，三三两两的国民党匪军和还乡团，东摇西晃地游荡。忽然，从路南过来一个鬼蜮似的人影，沿大街向西走了二十几步，又向北拐进了刘家胡同。这时刘连甫正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只听得有人轻声喊道：“大少爷！”刘连甫睁眼一看是李士朋，便欲起未起，挑着眼皮说：“坐，坐。”

李士朋得意地说：“大少爷，他们扔在硝河里的枪捞出来了！还有，还有……”

刘连甫喜得咧着嘴说：“嗯，说呀！”

李士朋接着说：“还有一坑公粮，一批军衣、棉布。嘿

嘿……”

刘连甫眉飞色舞，连声说：“好，好！如果再将八路军那两个伤号抓到手，我们在陈团长眼里就……哈哈！”

李士朋狡猾地说：“这个倒也不难，现在有人已经开口了！”

刘连甫喜出望外地问：“刘聚山和刘金池他们招供了？”

李士朋摇着头说：“不，是刘士美。”

抗日胜利前夕，刘士美在村里任副村长。那年秋季查出他和会计刘章拴合伙贪污公粮一万多斤，还未得到处理。刘章拴是反动武装民团后台刘老耀的外甥，抗日战争初期曾隐瞒过枪支。后来，他混进了村政府当财粮书记（注）。这次，还乡团进村以后，忽然不见他的影儿了。而刘士美却公开叛变投敌。

刘连甫恶狠狠地说：“那个农会委员刘聚山比刘士美知道的情况更多。要用棍子、皮鞭、刺刀让他说话！”

李士朋说：“刘聚山已经昏过去了。”

“昏过去让他再醒过来！这些穷光蛋，不让他们吃点苦头不行，要叫他们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刘连甫接着说：

“还有，你对陈兰喜说，让他马上把全村的车辆、牲口都搞来，把枪支、粮食、财物统统装上，连夜拉走！”

李士朋一愣，问：“拉走？”

刘连甫说：“拉走！”他望着李士朋说：“只要政权在我们手里，不要怕没有东西。要抓紧向那些共产党员、农会

注：即会计。

干部家里派粮派款，拿不出来就叫他们扒房卖地。要赶快把‘支应局’搞起来，弄些好东西支应陈团长。”

李士朋一听，连忙对刘连甫说：“你们不在跟前，要派粮派款，村里人会不会起来反对？”

刘连甫反问道：“村里人？村里还有什么人？你数数，刘二友不在村里，刘聚山他们被抓起来了，李良侃、李庆侃都是木头疙瘩。只剩下一个赵永汉，躲在沙窝里还不敢出来！”

“那些民兵腿快，赵永汉带着他们摸回来可就……”李士朋说。

“赵永汉不是韭菜脑袋割掉还会长出来！他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搁在陈团长手下算得了什么！至于那些个老百姓更不在话下，随咱们还好，不随咱们就干掉他！”刘连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红红绿绿的伪钞票递给李士朋：

“干吧！以后干得好，每月上边还发给你薪水哩！至于摊派粮款的数字由你来定！”

李士朋受宠若惊，连忙点头哈腰地接过钱，又贴近刘连甫的耳根低声说：“大少爷，听刘士美说，那个退伍军人魏连科的老婆很可疑，说不定八路军的伤号就是她藏起来的！”

“啊！”刘连甫从太师椅上一下站起来，“一定要查清楚！”

“是不是马上把她抓起来？”李士朋问。

刘连甫贼眼一转，说：“不，不，要多注意她的行动。让刘士美跟我们一块去井店镇。”

二十、反动派逞凶下毒手 革命者遭难洒热血

李士朋离开刘连甫家不一会儿，大街上便人喊马叫地闹腾起来。还乡团匪徒们挨家挨户地拉牲口，吆喝着人们套车。

这时，魏连科的爱人李凤清正在家里给伤员烙饼。她听到闹嚷声，急忙吹灭灯，贴着门缝向外察看动静。李凤清这个出身穷苦的女孩子，经过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已经锻炼成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曾经担任过小区的妇女主任。沦陷前，因为身体有病跟魏连科一起回到了千口。我主力部队二十一团出发时，王排长和战士小李就留在她家里养伤。

还乡团进村的时候，李凤清急忙把王排长和小李掩藏在村外苇垛里，但自己没来及躲藏，被敌人堵了回来。由于敌人在街头路口布满岗哨，一直没有机会出去，已经整整一天了，王排长和小李还没有吃东西，真把凤清急坏了。傍黑的时候，邻居二奶奶跑来告诉她，李士朋带着还乡团正在硝河里捞枪，有一坑公粮也被刨出来了。凤清一听更加着急。部队首长临走时曾对她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好，决不能让敌人弄走！”可如今……

想到这里，她只觉心急火燎，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出村去

把情况告诉赵永汉和魏连科，好把王排长和小李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正在这时，忽听门外有人低声唤她。凤清知道是二奶奶来了，急忙开门让她进来。二奶奶着急地说：“凤清，俺家的牛被牵走了，听说刘连甫他们要把公粮拉到井店去！”

“啊！”凤清只恨得牙关紧咬，但一时也想不出对付敌人的办法。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她忙把一条半旧羊肚子手巾扎在头上，又找出魏连科的一件对襟黑棉袄穿在身上，外边束一条腰带，把烙好的饼往怀里一揣，操起鞭子，说了声“走！”出门混在了嘈杂的人群中。

凤清随着大车走出村，趁敌人不注意，迅速躲进一条道沟，待敌人过去之后，便悄悄向苇垛走去。

忽然，从苇垛旁跳出两个人来，低沉而有力地喊道：“谁？”

凤清听出是魏连科和赵永汉的声音，忙扑过去拉住他们的手说：“是你们！”

原来，魏连科和赵永汉转移到沙窝以后，一直担心着村里的情况，天刚黑的时候，就摸了回来。
⑫

魏连科向凤清和赵永汉说：“你们进去说话，我留下放哨。”

王排长和小李听到外边有动静，急忙把子弹顶上膛，机警地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当他们看到是凤清来了，心里又惊又喜。

凤清从怀里掏出烙饼，让他们趁热快吃。

“村里情况怎么样？”赵永汉着急地问凤清。

凤清把刘聚山和刘金池几个人被捕，刘连甫和陈兰喜倒算，李士明领着还乡团捞枪、刨公粮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赵永汉越听越气，急得心里直冒火，气愤地说道：“这些家伙，斗争他们的时候，他们低头弯腰，装得挺老实，可他们是腊月的大葱，叶枯心不死，国民党一来，他们比以前更凶狠！”凤清说：“捞枪、刨公粮是不是有坏人泄密？”永汉说：“要提高警惕，很可能出了叛徒。不然，几十里长的硝河，他们会找得那么准？”赵永汉思忖了一下，对凤清说：“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你赶快回村去，监视敌人的行动。明天傍黑，和连科在村东关帝庙接头。”

凤清问：“王排长和小李怎么办？”赵永汉说：“他们的伤势有好转，从现在开始跟我们一起活动。”

说罢，他们走出苇垛，把凤清送到村口就分手了。

刘士美跟着刘连甫来到井店，酒足饭饱以后，揩着满嘴油腻去找还乡团团长陈清池。陈清池招呼他们抽烟喝茶，乐得这个叛徒不知怎样孝敬才好，忙把村里哪些人是干部，哪些人是党员，谁和八路军有联系等凡是她所知道的情况，一古脑儿都讲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叛徒刘士美便领着还乡团团长张留峰和二百多名匪徒包围了千口村。

当凤清正在院子里给二奶奶梳头的时候，几个匪徒忽然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左一脚、右一拳地把二奶奶打倒在地，拉过凤清胡乱搜查。当他们发现凤清留着剪发头，又在



凤清怒目凝视着匪徒，嘴唇紧闭，就像铁铸似的一动不动。

“快点，快点！快点！”

衣袋里搜出半截粉笔时，就一口咬定她是八路军宣传队员。于是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在凤清身上捆满蜘蛛网似的麻绳。凤清却一点儿不动声色。

这时，倒算队长陈兰喜闯了进来。他一看这个场面，冷笑了一声，迈着四方步来到凤清跟前：“好一个女共产党，伤号藏在什么地方？魏连科跑到哪里去了？嗯？快说！”

凤清冷冷地望着他，嘴唇紧闭，就象铁铸似的一动不动。

陈兰喜见凤清不说话，骂道：“贱皮子，不打不招！”一个匪徒随即从地上拿起一根木棍，喝道：“从实说，伤号在哪儿？”凤清还是不吭，她心想：“由你问，我就是不说，看你们能怎么着！”匪徒见凤清不说，便抡起棍子劈头盖脸打来。

二奶奶见此情景，心疼得象针扎一样。她猛扑过去，护住凤清说：“你们别打她，打我吧！当个老百姓，哪知道八路军的事！”匪徒一把推开二奶奶，骂道：“滚开！”二奶奶被推倒在地，摔得直不起腰。

陈兰喜又指着凤清喝道：“打！瞧她骨头有多硬！”接着，“噼噼叭叭”又一阵棍子打来。凤清咬着牙，耳朵里嗡嗡直响，后来就天旋地转，分不清棍子的轻重，眼睛一黑，无数金星乱冒，便昏了过去。

陈兰喜和一群匪徒把凤清拖到“支应局”。待她苏醒过来，又打了一阵。直打得凤清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但匪徒们却没有从坚强的凤清嘴里掏出一句话。

已经是掌灯时分，魏连科离开赵永汉，来到千口东头的关帝庙，等了好久仍不见凤清的人影，心里忐忑不安。于是，他贴着墙，悄悄进了村。当他来到自己院里，一看黑洞洞的，脚下乱七八糟地扔着棍子、砖头、木凳，不禁一阵心悸。他稍微镇静一下情绪，纵身翻过院墙去找二奶奶。二奶奶被匪徒们推打得浑身疼痛，正呻吟着躺在床上，听到连科叫她，便勉强支撑起身子，哭泣着把凤清被抓、挨打，最后被拴在一匹骡子上驮走的情形详细讲了一遍。

魏连科听着，仇恨、焦急、担心各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是谁泄露了党的秘密？凤清是死了还是活着？赵永汉、王排长知道这事以后该怎样着急？但是，在二奶奶面前，魏连科没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他相信，凤清一定会坚强不屈地和敌人斗争到底！

从二奶奶家出来，魏连科又找到哥哥魏金山，要他马上准备三十个人的饭，并嘱咐他不要声张。

说罢，魏连科匆匆地走了。他急着要向赵永汉汇报情况，所以脚步走得飞快，不一会儿，便到了硝河坡一座破庵子里。赵永汉、刘拴成等民兵和分区侦察排的同志，正准备出发。大家听了魏连科报告的情况，一个个摩拳擦掌，非要去收拾还乡团不可。分区侦察排的韩排长压着满腔怒火，向大家说：“消灭敌人不能光凭感情，还要讲究战略战术。咱们的任务，主要是摸清情况。随后主力就会插回来，到那时再狠狠收拾他们！”

魏连科领着大家又摸回到千口村。吃过饭后，由魏连科

带领几个战士去寻找凤清的下落，其余的同志由赵永汉带领去砸“支应局”。

傍黑的时候，匪徒们把凤清拖到邵村东地的一座破窑里，剥去她的棉袄，用皮鞭狠命地抽打，直打得凤清血肉模糊，遍体鳞伤。凤清暗暗鼓励自己：“死就死，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陈兰喜没有办法，最后向凤清说：“你到底招不招？招了到井店去享福，不招，哼哼，就把你打死喂狗！”凤清眼冒怒火，借着惨淡的马灯光看见陈兰喜那副鬼相，真想扑上去一口吞了他，可身子象坠了千斤石，怎么也动弹不得。于是，她狠狠地向陈兰喜呸了一口血痰作为回答。陈兰喜躲闪不及，正好吐在脸上，便恼羞成怒，连声喊道：“毙了她！毙了她！”几个匪徒就拖着凤清出了窑门。只听见凤清奋力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接着，“叭”的一声枪响，就再也听不见声音了……

正在到处寻找凤清下落的魏连科和战士们，听见枪声，突然愣住了。

“有情况！”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

“走！”魏连科带着战士们朝枪响的方向走去。破窑里一堆篝火还透出微弱的亮光。因为不知道情况，魏连科就同战士们匍匐前进。蓦地，一滩粘糊糊的东西触到魏连科手上。他顺手拾起一块坷垃朝破窑掷去，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他捏亮手电朝身下一照，发现一片血迹。顿时，魏连科的心怦怦直跳，全身的血也沸腾起来，眼前不禁闪现出凤清的影子。尸体哪里去了呢？他又仔细看了看血迹还没有

完全凝固，估计事情可能就发生在刚才枪响的时候。不管是死是活，他决心继续寻找。

大地一片寂静，谁也不肯多说一句话。每个人都在为凤清的安危担心。

眼看天就要亮了，魏连科和战士们还没有找到凤清的下落。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千口。没想到，放哨的同志告诉他们：“凤清回来了！”

这突然的消息，使魏连科半信半疑。他匆匆回到家里，果然见凤清躺在床上。

“凤清！凤清！”魏连科俯在她身旁，轻声地唤着。

凤清慢慢睁开眼睛，看到魏连科和战士们，那刚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魏连科心里也象放下了千斤石一样轻松。

没等他们说话，周围的同志就把凤清遇险得救的情况讲了一遍。

原来，匪徒向凤清开枪后，又用手电照了照地上的血迹，以为凤清已经死了。其实，那一枪并没有打中要害。敌人走后，凤清慢慢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她想立刻回到千口，回到战斗岗位上去，可是一抬身，那痛劲儿就象千条毒蛇在钻在咬。她以无比坚强的毅力支起身子，往前一点一点地挪动。

这时，正巧破车口村贫农张大爷从村里出来，想趁黄昏去给转移到沙窝里的人送干粮，正好遇见了凤清。张大爷向凤清问明情况后，又从村里叫来了几个老年人，用门板把凤清送回千口村。

大家正替风清讲述事情的经过，忽然，刘拴成走进来高兴地说：“‘支应局’叫我们砸了！李士朋也被逮住了！”

“崩了他算啦！”一个战士气愤地说。

“李士朋交代说，刘士美投降了敌人，捞枪、刨公粮、抓风清都是他出的坏点子！”

魏连科说：“李士朋也不是个好东西！”

刘拴成把魏连科拉到一旁，低声说：“根据李士朋交代的情况，敌人最近还要来村里搜捕。赵永汉已经派人把五百套军衣和三千发子弹转移出去了，让你们赶快撤离，风清跟着一起走。”

二十一、设巧计聚歼还乡团 开大会公审复辟狂

赵永汉和分区侦察排的同志走后，农历腊月初八，县大队和二十一团插回硝河东岸。

这一天，三星未落，赵永汉领着县大队，涉硝河，过沙滩，快似一阵大风，直奔千口而来。到了村东头关帝庙前，他把手一挥，后面的队伍便停住脚步，战士们一个个隐蔽在小庙内外。赵永汉带着刘拴成，先进村去探听情况。

永汉和拴成悄悄地进了村，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便走到魏金山家门口，轻轻地敲了两下门。魏金山起身开门一看，

见是赵永汉和刘拴成，又惊又喜地说：“哎呀！你们可回来啦，快进屋烤火！”一边说，一边拉他们两人进屋。

赵永汉说：“不冷，队伍还在村外等着哩！”

三个人站在院子里低声说了一阵，拴成留下放哨，赵永汉又飞快地回关帝庙去了。

不一会儿，他就领着县大队进了“支应局”。

“支应局”的伙夫正在蒸馍、煮肉，见县大队的人来了，吓得乱钻乱跑。李士朋的脸色象一张黄表纸，战战兢兢地从屋里出来，结结巴巴地说：“赵队长，这……这些东西咋办？”赵永汉回答：“照样准备！”李士朋听了，向后面一招手，伙夫从桌底下钻出来，又做起饭来。

事情是这样的：上次赵永汉带人冲进“支应局”，抓到了李士朋。当时，李士朋跪在地上象鸡啄米似地磕头求饶。交代说，还乡团让他监视千口村十八户党员、干部的行动，继续查访埋藏在村子里的公粮和物资。赵永汉警告他：如果再继续作恶，死路一条！

这些天，李士朋一躺在床上，眼前就出现了赵永汉的影子。心里七上八下，惊悸不安。

赵永汉掌握了李士朋的心理状态，部队出发之前，用李士朋的名义写了一份情报，派人送到井店镇，以便把还乡团引出来，趁机一举歼灭，拿下井店镇。

如今，赵永汉领着县大队来到“支应局”，李士朋端水、递烟，百般殷勤。民兵和县大队的同志，看到“支应局”又煮肉又蒸馍，用这样好的东西去支应反动派，气得心里直冒

火。

正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刘拴成从门外跑了进来。他满头大汗地奔到赵永汉面前，说：“快准备，还乡团进村了！”

“有多少人？”赵永汉问。

“一股向破车口岔去了，往这儿来的有四十多个。”

“干掉他们！”赵永汉低沉而有力地说。

赵永汉匆匆和县大队的同志分析了一下情况，立即把人集合起来。县大队的负责同志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要在这儿打一个伏击战。战斗就要开始了，大家分头隐蔽！”

赵永汉用枪口点着李士朋说：“去，接他们进来！要是暴露了情况，小心脑袋！”

李士朋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

随即，民兵和县大队的同志分头隐蔽到“支应局”周围。

原来，住在井店镇的还乡团头子陈清池接到千口送去的“情报”后，听说又查出一些公粮和物资，便派倒算队长陈兰喜带着一股人马到千口去。由于近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我人民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使蒋军士气日益低落。加上硝河两岸的地方武装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斗争，不断打击敌人，还乡团已成惊弓之鸟。特别是我县大队在距千口村五里地的破车口村击毙还乡团团长张留峰以后，陈清池更是吓破了胆，龟缩在井店镇不敢出来。今天，他把陈兰喜

派出后，自己却绕南路向濮阳城逃窜。

陈兰喜和刘士美跟在李士朋后面，大摇大摆地进了“支应局”。匪兵们闻到阵阵肉香，个个口涎欲滴，正抓抢着要吃，突然周围喊声四起：“不准动！”“举起手来！”明晃晃的刺刀对准匪徒们的胸口。

匪徒们惊慌失措，有的举起了手，有的跪在地上求饶。

赵永汉用枪口对着刘士美的鼻尖说：“刘士美，你这个无耻的叛徒，我毙了你！”

刘士美举着手，浑身哆嗦，喉咙里象塞了棉花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陈兰喜正要伸手往腰里拔枪，说时迟，那时快，刘拴成猛扑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旁边一个战士飞起一脚，“扑通”一声，陈兰喜被踢倒在地上。人们上去，七手八脚地把他捆了起来。

村里的人看到还乡团被收拾了，纷纷跑到大街上，拥进“支应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棍棒，捆绑和看管匪徒。

正在热闹的时候，魏连科护送着李凤清和另外两个伤员也进了村。他看见“支应局”的牌子还在门口挂着，气愤地摘下来，用力往地上一摔，“喀嚓”一声成了两半。旁边站着的人们，拥上去用脚猛踩，有的还朝那牌子上吐唾沫。

下午，人们把还乡团匪徒关押在一座破庙里，把“支应局”抢占群众的东西归还各家，正准备烧水做饭，忽然大街上又有人高喊：“二十一团回来了，井店解放了！”

霎时，如同水塘里投进一块重石，村子里翻动起欢腾的浪花。

人们带着满脸喜悦，奔出家门。男的女的，老人孩子，一下子把队伍围得严严实实，象当年四支队来的时候那样，亲亲热热，问长问短。

赵永汉看到刘聚山、刘金池拄着棍子，跟在部队后边，猛地跑过去，一把拉住他们的手，亲昵而关切地说：“你们受苦了！”

“我们知道还乡团是不会长久的！”刘聚山脸上充满着坚定而刚毅的神情。

赵永汉点了点头，纵身跳到一个高台上，喊道：“乡亲们！二十一团的同志打了胜仗，还乡团被消灭了！现在，大家回去腾房做饭，安顿同志们好好休息！”

说罢，男女老少一个个拥到战士们跟前，抢着背枪、扛背包，那股亲热劲儿，如同一家人一样。

在县委、区委的领导下，千口村迅速整顿和恢复了党支部、村公所。魏连科被选为新的村长，赵永汉担任了治安主任。全村的生产和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没隔多久，政府召开大会，公审倒算队长陈兰喜和叛徒刘士美。千口村的群众听说以后，都锁门去参加大会，连常不出门的老人也拄着拐杖走向会场。

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摆着一排桌凳。陈兰喜和刘士美被绑在土台旁边的枣树上，伪村长李士朋也被捆着双手，站在一边。民兵们端着枪，站在他们的后面。

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会场就挤得水泄不通。刘邢固、温邢固、马集等村的群众也都赶来了。

大会主席台上坐满了人，县人民政府的代表主持开会。他说：“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今天开的是公审大会，公审还乡团倒算队长陈兰喜和叛徒刘士美！”

顿时，会场上愤怒地高喊：“打倒陈兰喜！”“枪崩刘士美！”

政府代表接着说：“大家知道，自从陈兰喜逃亡以后，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几次招他回来，要他改恶从善，并决定给予生活出路。但他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沦陷时，又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叛徒刘士美，在任村长期间，大肆贪污我军资财，不但不认真检讨认错，反而投降敌人，领着还乡团刨公粮，捞枪支，给我军和解放区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还乡团的复辟，使解放区变了天，使广大人民群众吃了二遍苦，受了二茬罪。是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经过艰苦奋战，才夺取了今天的胜利。但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拿千口村来说，地主刘连甫、刘延礼跟着还乡团头子陈清池又跑掉了。他们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要继续战斗，跟着毛主席，把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大家就开始控诉陈兰喜和刘士美的反革命罪行！”

他的话一落，喊声便从四面八方响起来。人们纷纷地挥着拳头，无数张愤怒的面孔，无数双愤怒的眼睛，一齐盯着

陈兰喜和刘士美。这时，二奶奶挤出人群，扑向陈兰喜，连哭带骂地说：“陈兰喜，是你带着还乡团牵走了俺家的牛，还把俺打得几天不能动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睁开你的狗眼瞧瞧，如今这天下又成了俺穷人的啦！”说着，抡起拐棍照陈兰喜没头没脑地就打。民兵们正阻拦二奶奶的时候，身受敌人摧残还没有痊愈的刘聚山也拄着拐杖来了。他气呼呼地指着刘士美说：“你长的是人心还是狗心？你当村长贪污公款公粮，政府还没有跟你算这笔帐，你又当了叛徒……”刘聚山怒斥着，手里的棍子在地上捣得“通通”直响。

接着，又有好多人揭发和控诉。会场上不断地发出“打死陈兰喜！”“枪崩刘士美！”“坚决镇压反动派！”的怒吼声。

陈兰喜和刘士美垂着头，闭着眼，吓得瘫软在地。

政府代表最后宣布：“陈兰喜和刘士美罪大恶极，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伪村长李士朋敲诈勒索，干了不少坏事，令其退回赃物，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

他的话讲完，全场拍手欢呼：“坚决拥护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民兵们端着枪，推着陈兰喜和刘士美出了会场。会场里的人跟着，跑着，站在村外看。只听“叭！叭！”两声枪响，陈兰喜和刘士美象两条死狗一样栽倒在地上。

二十二、反腐蚀深刻受教育 搞复查彻底闹翻身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毛主席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指引下，硝河两岸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开始了。

这时，千口村的党组织已经公开。

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赵喜柱，参加了区政府召开的土改复查动员大会。

赵喜柱开会回来以后，不但没有认真传达上级的指示，反而以加强领导为借口，提出让刘章拴重新担任财粮书记。党支部副书记赵天宝、村长魏连科、治安主任赵永汉、贫协代表李科侃都不同意赵喜柱的意见。理由是：刘章拴出租土地，全靠剥削吃饭，应该划成地主；同时，他在沦陷前管财粮有贪污行为，沦陷时的一段历史也没查清。

正在两种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刘二友根据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回到千口检查硝河一带的土改复查情况。

二友回村后，跟家里人打过招呼，便到村里串门去了。

他先到赵天宝家，天宝家没有人，便转身又去找赵永汉。

进了屋，只见赵永汉正躺着睡觉，头底下枕着子弹袋，

床边竖着一支“盖板”枪。二友悄悄走到床前，还没有说话，永汉就机警地一伸胳膊翻身坐起问道：“谁呀？”当他看到是刘二友时，一下子把被子抢到身后，扑过去抓住了二友的手：“哎呀！你啥时回来的？”

“刚回来不久。怎么，不舒服啦？”二友笑着坐在床沿上，抚摸着永汉的肩膀。

永汉说：“没病。”

这时，永汉媳妇从外边回来，看见二友在床沿坐着，惊喜地说：“哟！你来得可真是时候，这两天他受了风寒躺在家里，整天念叨你！”说着，搬过一个凳子坐下，拉起村里上改复查的事来。

刘二友问：“群众发动得咋样？”

赵永汉说：“贫雇农的劲头儿很高，提出了‘彻底闹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口号。”

“就是有几户老中农心里不安稳。昨儿个刘佩存还问：会不会吃了猪肉吃羊肉，吃了羊肉吃豆腐？”永汉媳妇补充说。

刘二友听了点点头，对永汉说：“干部要放手发动群众，把党的政策讲明，打消群众的顾虑。咱们千口村，经过减租减息和去年的土改，多数贫雇农已经分得果实，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可去年的土改不够彻底，有的分了地又被倒算回去。这次，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

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赵永汉说：“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干部身上。”

他们正说得热火，忽然赵喜柱一步闯进屋里。

二友看到赵喜柱那个神气劲儿，心里有点吃惊，暗想：“难道他也当了村干部？”

赵喜柱刚从区里汇报工作回来，听说刘二友回来了，就急忙到处寻找。当他看到刘二友时，却突然停住脚步，没有马上说话，直愣愣地瞅着二友。过了好一会儿，才哈哈地笑道：“二友回来了！你好啊？”

“噢，是喜柱。”二友迎着他站了起来。

赵喜柱向二友伸出一只右手，说：“啊，真没有想到，你来得正好。区里批评我们土改复查抓得不紧哩。这一下我们就有力量了。”

二友随即接着说：“我算什么‘力量’？有事大家商量着办。”

赵喜柱说：“还客气啥哩，你是老领导，我们横竖要依靠你的。”接着又问：“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住在咱村里？”

“不一定。”二友摇着头回答。

赵喜柱愣了一会儿，满脸堆笑地说：“最好还是住在咱村儿，这样我们向你请示工作就方便了。”

二友说：“主要还是依靠群众，依靠区委和县委的领导。”

赵喜柱点着头说：“那是，那是。”接着问道：“上级

有啥指示，向我们传达传达吧！”

二友说：“上级的指示，区委都已经传达过了。有些外地的经验可以向你们介绍一下。不过，我有件急事要办，等有了时间把大家召集一起说吧。”

“嗯，那也好，你们先谈。”赵喜柱说着，便走出去了。

赵喜柱走后，二友凑近赵永汉问道：“怎么，赵喜柱当干部了？”

“人家是翻身英雄，当了党支部书记！”赵永汉回答。

二友说：“去年土改时，他积极带头诉过苦，提过不少意见，后来分了十二亩地，还分了刘章拴家的三间房，这都是事实。可国民党、还乡团进犯时，他闻声就跑了。他有个外甥给陈清池当护兵，有人对我说，沦陷时赵喜柱找过他外甥。”

“听刘聚山说，他被捕以后，在井店镇好象见过赵喜柱。”赵永汉说。

“他这一段历史值得怀疑，一定要查清楚。”二友严肃地说。接着又问道：“他是啥时候回来的？”

赵永汉回答说：“公审了陈兰喜和刘士美以后。”

“他在外边的一段时间都干些啥？有人给他证明没有？”二友又问。

“刘章拴是他的证明人！”赵永汉说。

二友皱了皱眉头，说：“这就有问题了！谁当刘章拴的证明人呢？”

赵永汉本来对赵喜柱就有怀疑，听二友这么一说，就更加警觉起来，心里想：“赵喜柱真的变成坏人了？”

二友又接着说：“你再回忆一下赵喜柱回来以后的表现。我去找刘聚山谈谈。”说罢，出门走了。

赵喜柱自从和二友见过面，胸口就象用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觉得透不过气来。他出了赵永汉的家门，本想去找魏连科他们商量一下区里布置的工作，可不知怎么脑子里乱腾腾的，心里烦躁不安，在街上转了一个圈儿，却拐弯抹角地朝刘章拴家里走去。

刘章拴非常狡猾，他觉得如今和前几年不同了，不能真刀实枪地干了，要想保住自己，必须在村政府里找个隐身草，替自己说话。因此，当土改复查的消息传来，他就打定主意要抓住赵喜柱作靠山。沦陷时，他俩人一起跑到陈清池那里，他最清楚赵喜柱的情况。赵喜柱曾经出卖过共产党员、农会委员刘聚山，并且答应搜集情报供给陈清池。刘章拴抓住这件事儿，软硬兼施，把赵喜柱拉了过去。刘章拴天天给赵喜柱送面送馍，有啥好吃的东西都少不了赵喜柱一份。天长日久，赵喜柱觉得刘章拴对自己不错，加上又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所以对刘章拴百依百顺，有啥事都跟他商量。

赵喜柱今天的气色很不好，他来到刘章拴家，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一声不吭。

“怎么，出了啥事儿啦？”刘章拴问。

“刘二友从外边回来啦！你还不知道？”赵喜柱心神不

安地说。

“啊！”刘章拴愣了一下，接着说：“你的事儿他不一定知道。”

“那可说不清。这个人机灵得很，我真害怕事情坏在他身上。”赵喜柱惊慌地说。

“沦陷时他不在家，咋会知道那么多？总不能毫无根据地找你的事。”刘章拴说。

赵喜柱两手托着腮帮，想了一阵，说道：“他回来以后就去找赵永汉。这个人很会摸情况，我们可得当心！”

“那你在明面上要对他好一点，叫咋就咋，服从领导。土改复查要跑在前边积极去干。可也要注意，别叫他看出是假的。至于我，不当财粮书记也没啥。”

赵喜柱为难地说：“他们要斗你咋办？我可保不住你呀！”

“房子你住上了，家里剩下几个银器匣子和包袱，你给收拾住。顶多再斗争我几十亩地，看他们还能捞到啥？”

说话间，刘章拴的老婆从套间里出来，对赵喜柱说：“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应该多包涵着点。这个时候你照顾俺，中央军来了，俺也不会忘了你！”

刘章拴起身，从屋子里的墙缝中掏出一张二十亩地的文书对赵喜柱说：“看在咱爷们的面上，这二十亩地我自愿送给你了。没有别的，只希望你啥时候也别忘了我这一片心。”

赵喜柱接过地亩文书，感激不尽。他觉得刘章拴做事件

件合自己的心意，和自己贴得那么近。

晚上，赵喜柱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回忆着一年多来的事情：去年往新分的瓦房里搬家时，刘章拴满脸陪笑地帮他收拾东西，以后又专门赶集割了三斤肉，打了一瓶酒，说是庆贺他翻身。那时，赵喜柱想：过去你剥削了俺，现在俺住你的房，吃你送的肉，喝你买的酒都是应该的。过了几天，刘章拴问他：“我的事情咋样？”赵喜柱满口答应说：“就算了，不斗争啦！”沦陷时，他们又一起在陈清池那儿混；眼看还乡团要垮了，刘章拴对他说：“这会儿一阵晴一阵阴，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于是，两个人又离开井店镇下山西去了。

赵喜柱越想，越觉得刘章拴有计谋。

天刚亮，赵喜柱就去找刘二友，建议发动积极分子，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把土改复查搞出个样子来。

昨天刘二友从赵永汉家出来，又去找刘聚山和刘金池。当刘二友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和对赵喜柱的看法谈出来以后，刘聚山说：“我跟金池被押在井店时，被打得昏昏迷迷，在还乡团住的院子里，好象见到过赵喜柱。”刘金池说：“一点儿不错，他那个外甥仗着陈清池的势力，让伙夫给他擀饼、炒鸡蛋。赵喜柱和刘章拴在堂屋里一起吃饭，我们当时被押在东屋靠南头的一间房子里。”刘聚山又说：“俺家藏机枪的事，赵喜柱知道，当时敌人拼命追这件事，一定是他暴露的！”

刘二友沉思着，说道：“现在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还得

进一步把情况弄清楚。”

刘聚山说：“赵喜柱回来以后，对刘章拴拉得很紧，一直想把刘章拴拉到村公所，让他当财粮书记。”

刘金池说：“赵喜柱对土改复查的态度很不积极。说什么‘去年斗过了，只管斗做啥’？”

刘二友思考着刘聚山和刘金池反映的情况，觉得问题很严重。赵喜柱不但在沦陷时出卖同志，而且当了地主的庇护人和“防空洞”。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给土改复查造成障碍。于是，他向刘聚山和刘金池说：“你们去找一下永汉和连科，布置民兵放好岗哨，注意坏人的活动，尤其要注意刘章拴、赵绍福这些地主的活动。我和赵天宝到区里把情况汇报一下。”临走时，又嘱咐说：“要注意保密，不要向外人讲这些事情。”

刘二友有这样的脾气，要搞啥事情非弄个水落石出不行，不然怎么也不放心。他和赵天宝把情况向区委汇报以后，区委书记说：“已经发现了千口村党支部和农会内部存在着矛盾，但矛盾的性质还没有搞清楚。区委同意你们的意见，把赵喜柱的问题跟刘章拴联系起来，很快搞清楚。这样做，不但能够推动土改复查的开展，而且对翻身以后的新干部也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和教育。”

当天晚上，刘二友和赵天宝返回千口村，把赵永汉、魏连科、刘聚山和田素云等几个干部叫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土改复查的问题，决定第二天召开干部和党员会议，充分发动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迅速掀起土改复查的高潮。同时，派

出两个党员拿着区委的介绍信，去外地调查赵喜柱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刘二友正准备到村外硝河岸边看看，不料迎面碰见了赵喜柱。赵喜柱装作兴高采烈的样子，老远就打招呼说：“起得这么早呀，我正要去找你哩。”

二友笑着说：“老脾气，不爱睡大头觉。”

赵喜柱嘿嘿笑了两声，说：“搞土改你有经验，该怎么个搞法，你就领着手吧！”

二友说：“我不能包办代替，你这个支书得先拿个意见出来。”

听二友这么说，赵喜柱很高兴，他觉得二友不一定发现自己的问题。于是，他眉开眼笑地说：“我看先开个党员和积极分子会动员一下，打消顾虑，然后掀起高潮。”

二友听了，表示赞成说：“好，你把区里的意见向大家传达传达。”

赵喜柱没有推辞，并说：“无论如何，你得给大家讲讲话。”

二友回答说：“看情况吧，该说的问题一定说。”

两个人沿河岸走着。二友问道：“现在村里的干部齐不齐？团结怎么样？”

“基本上齐了，只缺一个财粮书记，前些时刘章拴闹着要当，我想他的成分没有最后定案，就把他顶住了。”

二友反问：“你把他顶住了？”

赵喜柱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是不同意他当。”

二友听了觉得奇怪，心想：昨天永汉还说是赵喜柱提议

让刘章拴当财粮书记的，而他却说自己顶住了，真是明一套暗一套！

两个人谈到吃早饭的时候，各自回家去了。

上午，在小学校里召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赵喜柱先传达了区里的意见。接着，刘二友讲了去年土改的情况和党关于土改复查的政策。最后说：“经过去年的土地改革，现在有人认为地主垮了，不用再斗了。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地主真垮了吗？不！有的是经济上垮了，政治上并没有垮，有的甚至经济上也没有垮，他们背后还有人。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是不是还有地主的‘隐身草’和‘防空洞’？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

赵喜柱听了，不禁心里一惊，仿佛二友就是指他说的。他低着头不敢看大家，只管吸烟。

赵天宝接着说：“我们可以算一算，比一比，看地主家里吃的啥，我们吃的啥。通过比比算算，就可以看出地主是不是真垮了。”

田素云说：“过罢年以后，我就见过刘章拴到集上割过三次肉，这些肉不光他自己吃，还送别人！”

“地主在拉咱下水，不想叫咱们翻身，还想继续压迫咱们！”赵永汉补充说。

李良侃说：“前些时我到集上卖盐，路过饭铺门口，赵绍福非拉我里边坐坐不行。我进去吸了袋烟，他就端上两碗肉来。我一想，吃人家的嘴软，以后还咋斗争他哩？就对他说：‘俺吃过饭了，不饿。’给他闹了个难看。”

刘二友高兴地说：“这就是咱穷人的志气！”

大家你一桩我一件，揭露出大量事实，说明地主并不死心，他们正在拉拢腐蚀干部和群众中意志薄弱的人，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这个会连续开了两天，白天以苦引苦，晚上个别串连，发动群众。全村的贫雇农都积极行动起来了，连十五户富裕中农也打消了顾虑，投入土改复查的斗争。

在贫雇农占优势的阶级队伍形成以后，紧接着召开了群众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揭发出地主赵绍福隐藏的衣服被褥一百多件，现洋一百二十元，铜子三十多斤；还挖出粮食一千多斤，有二百多斤麦子已经霉烂。共产党员田素云看到地主霉烂的粮食，想起灾荒年没啥吃，卖掉三个孩子，二儿子和丈夫又下山西逃荒，弄得妻离子散，不禁心里一阵悲痛，放声大哭起来。当场有人高喊：“打倒封建地主！”“把土改复查进行到底！”

正在这个时候，出外调查赵喜柱情况的人回来了。赵喜柱投敌的问题已经查清。原来，陈清池在从井店逃跑的路上，被我军打散，赵喜柱的外甥被俘，遣送回家，在我政府的教育下，交代了赵喜柱投敌的情况。

刘二友当即拿着调查材料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决定，赵喜柱撤职检查，由赵天宝担任党支部书记职务。并告诉刘二友，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赵喜柱包庇刘章拴的事实。并通过这件事，教育全区党员、干部，挖掉“防空洞”，铲除“隐身草”，防止阶级敌人的腐蚀，推动土改复查的深入。

开展。

工作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尖锐。

刘二友和赵天宝白天组织大会诉苦，斗地主；晚上召开党员会，揭发赵喜柱的问题。当他们把调查的材料向党员和干部宣布以后，对大家震动很大。大家愤慨地说：“过去都是穷兄弟，没想到赵喜柱变得这么坏！”

刘聚山含着眼泪说：“赵喜柱，你好好想想，过去咱们一起受苦，一起打日本。去年斗地主时，你还很积极。但自从你分了刘章拴的房子，有了地种以后，你就变了。是啥迷了你的心？”

“你跟刘章拴有啥拉拢？快说！”大家异口同声地追问。

赵喜柱耷拉着脑袋不吭声。

刘二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在旧社会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分了地，过上了幸福日子。照理说，我们应当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对地主阶级应该有刻骨的仇恨。但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他们忘了本，经不起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当了敌人的俘虏，甚至投靠敌人，和敌人同流合污，站在一个立场上，对抗党的方针政策，搞阴谋诡计，成了革命向前发展的绊脚石。赵喜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大家必须懂得，地主阶级和反动派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象赵喜柱那样，我

们的政权就要变质，解放区就要改变颜色。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们都要从赵喜柱身上接受教训，受到教育。区委决定，对赵喜柱要进一步揭发批判。赵喜柱要认真想一想，准备在全区党员、干部大会上进行检查。”

会议结束后，刘二友和赵天宝又把党支部委员留下，开了一个支委会。

刘二友向支委们说：“我们和赵喜柱的斗争，不仅是党内的斗争，也是土改复查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搬掉了绊脚石，我们要把千口村的土改复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赵天宝接着说：“前些时大家的劲头儿使不到一块儿，现在我们要团结一致，带领群众对豪绅恶霸开展斗争。”

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刘二友和赵天宝的意见，立即行动起来，把土改复查的斗争搞彻底。

第二天，千口村召开了斗争大会。会场上群情激愤。贫协代表李科侃戴着红袖章站在讲台上主持大会，小学生成立了“拉拉”队，拍着巴掌喊口号。地主们被斗得威风扫地。

通过这次土改复查，全村没收地主土地一千八百多亩，房屋三百二十间，粮食一万五千斤，牲口三十二头，枣树五千七百棵，大车五辆，金、银手饰一千四百余件，还有犁耧锄耙，桌椅箱柜，衣服被褥，绫罗绸缎，地契文约等，把几亩大的场园堆得满满腾腾，层层叠叠。

经过酝酿讨论，采取民主推选的办法，选出了由贫雇农、中农、村干部组成的评议委员会。根据“填平补齐”的



貧協代表李科侃戴着紅袖章站在讲台上主持大会。

原则，分配了土地、房屋和衣物。全村一百三十户贫雇农都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贫农刘拴成家的二分庄宅和两间草屋，大灾荒时被地主刘耀宾霸占去了，去年土改的时候，曾分给他三间瓦房。现在，农会为了照顾他，又把原来的二分庄宅换给了他，还分了一些砖瓦、木料，农会和民兵又帮助他盖起了三间新瓦房。刘拴成高兴得夜晚睡不着觉，在月光下绕着新房看了又看。他深深感到，是万恶的旧社会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田素云一家现有三口人，政府正设法帮助她寻找卖掉的三个孩子。为了照顾这种情况，经过评议，分给她房子六间，土地二十亩，耕牛一头，还有粮食、红枣和水缸、风箱、案板、菜刀等日用家具。这些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财产，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手里。田素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九二七年一位大家都喊她老方的地下党员对她说的话：“将来打倒了封建地主，我们要种自己的地，住自己的房，过幸福的生活。”现在，这些话终于实现了！她乐得眉开眼笑，合不拢嘴。不久，她的二儿子来信了。信上说：他跟父亲逃荒到山西后，下煤窑当童工，后来父亲饿死了，他就上山参加了八路军。如今正在晋冀鲁豫边区崞县整训。田素云手捧书信，热泪盈眶。她把这封信交给了刘二友，在全体党员会上念给大家听。田素云激动地说：“咱有今天的好日子，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啊！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贫协代表李科侃戴着红袖章站在讲台上主持大会。

进行曲。

赵永汉和担架队员刘运兴同志，夹杂在急进的人流里，穿着空儿往前奔。

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大爷，他须发斑白，身板硬朗，精神饱满，两只粗壮的大手，紧紧抓着独轮车的车杆，推着满满当当的一车米袋，车轴儿吱吱嘎嘎地欢叫，车轱辘在路上轧出一条小沟。老人家累得张着嘴喘气，从胡子根儿往外冒汗珠，一颗颗滚到胡梢儿上，珍珠般地挂满一腮。

突然，“吱”的一声，独轮车轱辘卡进泥沟里不转了。老人弓着腰吃力猛推，只听车轴“吱吱”两声，车轮子却动也不动。他停下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招呼道：“同志！帮把手！”

赵永汉和刘运兴扭头一看，急忙大背起枪，卷起袖子，说声：“来了！”便张开铁钳似的大手，一个人抓住车前横木，一个人抓住车杆，用力推拉，只听得轴眼儿嘎的一声，车轱辘蹦出了泥沟。

“好大的力气头儿！”老人赞扬地望着他们俩。

赵永汉笑着说：“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不象本地人哪！”

“不算远，硝河边上沙区的！”

“啊！”赵永汉、刘运兴异口同声地说：“咱们还是老乡哪！”

“你俩是啥地方的？”

“千口。”

“越说越近了。俺是硝河南头三杨庄的！”老人家兴奋起来，眼睛闪动着熠熠的亮光：“千口人可有斗争性儿，从前就好和反动派斗。那年保盐池，打税警，就是你们村儿领的头。如今支前也是积极分子！”

赵永汉说：“那时候想的只是保住盐池，有碗饭吃；如今咱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说得对！咱们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不能忘了蒋管区人民。”

说着，老人紧跑几步，拦住车子：“别让我扯住你们的腿，赶路要紧！”赵永汉和刘运兴说：“那好，再见！”说罢就挤进人流，匆匆奔往前面去了。

眼前就是黄河，滚滚奔腾的河水，急浪排空，一望无际。黄河渡口是敌人的封锁区，经常有敌机轰炸、扫射。现在，这担架队、运输队，翻腾的人群在河边拥挤着，多么令人担心！

赵永汉把担架队员集合起来，清点了人数，焦急地等待着过河。

说话间，传来一阵狼嗥似的马达声。赵永汉抬头一看，只见两架敌机仄歪着膀子扎了下来，就大声喊道：“快散开、卧倒！”

顿时，人们向河岸上、大路边、田野里疏散开来。两架敌机用机枪扫射了一阵，接着又投弹。河心里溅起了几丈高的水柱，大路上黑烟滚滚，弹片纷飞。

硝烟未散，赵永汉立地而起，一挥手说：“登船！”几

十名担架队员紧跟着扑向渡口。后面的队伍也迅速集结起来，拧成绳似的朝河岸行进。

天擦黑的时候，千口村担架队胜利地渡过了黄河。到了龙固集附近，突然听见路边高粱地里“唿啦唿啦”作响。赵永汉警惕地命令担架队：“停止前进！”随即带领三个民兵，猫着腰，端着枪，向高粱地里搜索。

从菏泽逃出的一股敌人，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走投无路，躲藏在高粱地里已经一天一夜了。饥饿、疲惫、恐惧，弄得一个个狼狈不堪。当他们发现赵永汉以后，顿时惊慌万状，乱作一团。有的尖叫着，有的调头逃跑，如同惊弓之鸟。

刘运兴喝道：“站住！缴枪不杀！”

赵永汉接着喊：“国民党已经垮台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还可以送你们回家！”

敌人听到喊话，纷纷站住脚。但是当他们看到眼前只是几个民兵时，有的又端起枪准备顽抗。

此刻，几十名担架队员，手持扁担、木棍，一起冲进高粱地。齐声高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溃兵们一个个乖乖地放下武器，俯首待命。

千口村担架队，扛着缴获的掷弹筒、枪支、弹药，押着二十多个俘虏，向前沿阵地走去。黎明时，他们把俘虏交给了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当即表扬了他们，并奖给他们大枪两支，子弹一百发。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呼啸的枪声，隆隆的炮声，震荡

着大地，震荡着人们的心。

担架队员和战士们一起，一个个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们背起一块块木板，扛起一箱箱子弹，冒着枪林弹雨，踏着坎坷不平的弹坑，奋不顾身地一趟又一趟地送到前沿阵地上。

接着，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开始抢运伤员。

赵永汉、刘运兴、李双印、刘二鼻四个人抬着一副担架。他们深怕阶级兄弟有一丝痛苦，小心地走着，尽量放稳脚步，使担架减少震动。

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同志非常坚强、乐观，虽然他的伤势很重，却从不呻吟一声。当他觉察到抬担架同志的小心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便轻声地说：“放心地走吧，同志！”

赵永汉亲切地说：“同志！你的伤要紧！”

他们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大路上洋溢着胜利的欢乐。每到一个接待站，担架队员们都争抢着给伤员端水、喂饭。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担架队又来到黄河渡口。这时，渡口人声鼎沸，车轮轰鸣。一车车的军粮、弹药、物资，一队队担架，如潮水般涌来……

赵永汉焦急地找到渡口负责同志，说明情况之后，抬着伤员优先登上了渡船。但是，当他们行至河心时，巨大的洪峰从上游奔泻而来。黄水急速上涨，波涛滚滚，莽莽苍苍。顿时，浪涛溢出河道，两岸的沙滩成了一片汪洋。而且，天

空中不时有敌机掠过，向拥挤的人群轰炸、扫射。

当渡船开到原来的河岸时，突然搁浅。赵永汉果断地向大家说：“快，下船！”于是，三十多名担架队员，脱下衣服，把抬着伤员的担架举过肩头，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开始抢渡黄水漫溢的河滩。

河水越来越大，一个接一个的浪峰向他们扑来；巨浪卷着泥沙，打在他们的身上，溅在他们的脸上，灌进他们的耳朵，但担架队员们全然不顾，他们一个个使出全身气力，手擎担架，顽强地踏泥涉水，同激流恶浪搏斗，一气走了三个多钟头，终于胜利地到达北岸。虽然他们浑身溅满泥沙，累得精疲力竭，但当他们看到伤员同志安全转移过河，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喜悦。

千口村担架队随军南下，两次横渡黄河，往返千余里，历时四十五天，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转眼已到初冬季节。这时的革命形势有了极大发展，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全国胜利在望。但是，在豫北沙区的西南部还有一些国民党保安队和地主还乡团，不断骚扰周围村庄，反攻倒算，抢掠烧杀。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顽匪，内黄、高陵、浚县的民兵成立了联合战斗指挥部，向顽匪发起了猛烈进攻。匪首赵中彦闻讯，落荒而逃。

在本县民兵独立营的指挥下，千口村民兵排长赵永汉率领，乘夜急行军，埋伏在敌人逃路上的窑场，准备截击

敌人。

窑场距浚县二十余里，是两座小山夹着的一个村庄。东西两面的山脉蜿蜒起伏，构成大大小小的丘陵，一直延伸到卫河岸边。这里能攻能守，地势甚为险要。

民兵们摆开阵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天渐渐亮了。习习冷风吹散了黎明时的薄雾，近处山脉的轮廓已显得清清楚楚。

忽然，街头传来一阵汪汪的狗吠声。接着，担任侦察的小刘喘吁吁地跑过来报告说：“敌人从屯子街过来啦！”赵永汉严肃地低声命令大家：“准备战斗！”

赵永汉伏在一道断墙里，顺路往前看，只见一溜黑糊糊的人影，正在向这里蠕动。

街头的狗吠声越来越厉害，渐渐听到了敌人的脚步声。民兵李双印低声喊道：“排长，敌人进来了，开火吧！”

“不要急，让再靠近点！”赵永汉镇静地说。

匪军一队接着一队地走来。一个腰挎短枪、骑着黄马的家伙，一晃一晃地夹在队伍中间。眼看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赵永汉高喊一声：“打！”随即瞄准那个骑马的家伙，“叭”的一枪，应声落马。霎时间，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匪军发起猛烈进攻。密集的子弹、手榴弹暴雨般地向敌群倾泻过去。匪军措手不及，乱打了一阵子枪，就急忙向南溃退。此刻，埋伏在窑场东西两座山头的民兵们，也龙腾虎跃地冲了下来，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吓得匪军丢魂落魄，满山遍野地乱窜。

赵永汉带领千口村民兵排，紧紧追趕着向西南方向逃窜的一股匪军。他一连甩出六颗手榴弹，匪军死的死，伤的伤。路边、田野扔满了枪支弹药。民兵们顾不得去捡这些，一直追趕着惊慌逃跑的匪徒。

突然，一个家伙扭头打来一梭子弹，赵永汉一把捂住胸口，同时吃力地举起拳头喊道：“同志们，追呀！”话音未落，便倾身扑倒在地上。

赵永汉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牺牲了。

民兵们化悲痛为力量，一直追出五里地，俘虏匪军十七人，并活捉了枪杀赵永汉同志的顽匪排长。

这一仗共击毙和俘虏匪军一百五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还有很多弹药和军需品。

窑场战斗结束后，县委在井店镇召开追悼大会，表彰了赵永汉烈士的英勇事迹，并为千口村民兵排荣记集体一等功。

二十四、小农户分化走歧路 总路线指引入正道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千口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以粉碎旧世界的坚强信念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

于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

但是，解放后的广大农村，不但阶级敌人依然存在，小农经济也象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着。这种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仍然不能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土改后不久，千口村一些贫下中农就因为劳力少，家底薄，不能抵御天灾人祸的袭击，又开始卖房卖地了。

这时，刘少奇刮起来的“四大自由”黑风也吹到了千口村。富农们如获至宝地说：“发家致富，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们有恃无恐地乘人之危大肆买房置地，雇工放债，拼命地往资本主义路上跑。

在贫下中农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千百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甚至陷进资本主义的泥坑。

千口村又一场严峻、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始了。

一九五〇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深夜，寒风卷着漫天霜花，在硝河滩上呼啸。

贫农赵福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大早就起

身，拿了一把扫帚，迎着凛冽的寒风向硝河滩走去。他走着，想着，许许多多往事在他的心中激荡，翻腾。

一九四七年，他骑马戴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后，他转业到延津县三区工作。春节前夕，他接到爱人的来信后，向领导请了假，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千口村。

进了家门，爱人就跟他怄气，吵闹说：“瞧人家贵良，前几年跟咱一样穷，如今花十几石麦子买了三间楼和两间瓦房，日子过得多暄腾。可你撇下老婆孩子不管，一个人在外边跑腾个啥劲！”

“胜利以后，我就申请回家，可领导上不批准。咱革命这些年了，也不能开小差呀！”赵福聚解释说。

“革命！革命！日本鬼子投降了，蒋介石被打败了，还革谁的命？”爱人不服气地说。

“民主革命胜利了，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赵福聚说。

“社会主义是叫过好日子的，我不在你家活熬着！”爱人说罢，生气地抱起孩子出去了。

赵福聚独自呆在家，只觉得烦闷不安，便走到大街上去散心。他看看刘贵良买的三间楼和两间瓦房，又瞧瞧自己上改时分得的土屋，一股“过好日子”的愿望油然而生。

他问烫硝的人：“皮硝的价钱咋样？”

人们告诉他：“一斤皮硝换六两小米。”

于是，他凭着自己活路熟，决定利用假期时间烫硝。

刚出村，碰见一个人扛着镢头，蹒跚地走在小路上。

“谁？”赵福聚问。

“我，占岭。”扛镢头的人回答。

“是老耿啊！”赵福聚说。

耿占岭是河北省人，从小逃荒要饭，抗日战争前夕在千口村落户。村里人都习惯地称他老耿。

赵福聚走上前说：“起这么早！”

老耿说：“起五更睡半夜，才挣几升粮！”

“你……又给人家打短工了？”赵福聚惊异地问。

“没办法才走这条路哩。”老耿难为情地说。

“土改时你不是也分了地吗？”

“分了十五亩。可这几年老婆有病，孩子还小，欠了债还不上，卖掉了八亩。”

“天灾人祸就难说了。不过，会慢慢好起来的。”赵福聚安慰说。

“本来政府有救济，我觉得不能光指靠政府，还得靠两只手。你也起这么早，去做啥？”

“我……嘿嘿，扫硝土去。”

“唉，请几天假，也不舍得歇歇。”

沉默了片刻，老耿问赵福聚：“你在外边工作，了解上级的政策。现在还兴不兴买卖土地，放高利贷剥削？”

“听说上边有个口号，叫‘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雇工、借贷、买卖土地都兴自由……”

没等赵福聚说完，老耿就气愤地说：“这自由，那自

由，我看是剥削自由。穷人又要受二遍苦了！”

“这……怎么说呢？”赵福聚讲不出道理。

“土改才二、三年，穷富又分开了。”耿占岭心情沉重地说。

“只要好好劳动，守着硝河坡、沙土窝，还怕饿肚子？”赵福聚充满信心地说。

“听说要搞互助合作，土地归集体。到那时就好了！”

“互助合作也是自愿参加，不搞强迫。”

“那咱就自愿呗！”

两个人走着说着，天快亮的时候分了手，一个到硝河坡去扫硝土，一个到沙窝去给别人打短工倒地。

赵福聚起早搭黑，一连半个月，手不离扫帚，肩不离硝网。他把烫好的硝卖掉，一次就换了一千多斤谷子。他又把谷子卖掉，买了一头大黄牛。他暗自计算，照这样干下去，不用一、两年的时间，自己也会盖起三间楼，两间瓦房，买几十亩地……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赵福聚用烫硝的钱又买了一头牛犊，还觅了个短工倒地。这期间，延津县三区和新乡专署曾几次催他回去，并派人来千口亲自给他作工作。他自己也承认请假不归，在家里搞“安乐窝”，这是半截子革命思想。但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象绳索一样紧紧地束缚着他，把他拉进了资本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

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当时，千口村两极分化的现象是触目惊心的。那些中农户（特别是富裕中农）和象赵福聚这样的一些劳力强、生产技术熟练的贫农很快发展为富农，广大贫下中农则由于生产条件差和资金不足而重新破产。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四年间，全村二百四十户人家，卖房、卖地、卖枣树的就有一百五十户，卖庄宅的有六户。

正当千口村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时，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毛主席主持下，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千口村党支部书记赵天宝，学习了党中央的决议后，带头成立了千口村第一个互助组。

这一下，象刘章拴、刘文典这样一些地主富农又着了慌。他们为了破坏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拖住贫下中农的腿，就多方进行煽动，说什么：“亲哥弟还闹分家哩，不是一家人能互助好？”

赵天宝坚定地说：“贫下中农是一家，我们就是要拧成一股劲儿，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一年，互助组打的粮食，比单干户每亩多一百来斤，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迅速显示了出来。贫下中农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接着，一九五二年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表了。

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人们的心。

这时，刘二友同志也从外地回到硝河一带。在县委举办的总路线训练班上，他见到了本村党支部书记赵天宝。赵天宝把村里两极分化和阶级敌人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向他汇报以后，刘二友心情很不平静。他激动地告诉赵天宝：

“党的总路线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我们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把农民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训练班结束后，刘二友同赵天宝一起，斗志昂扬地回到家乡，向资本主义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从黑忙到明。白天，他和干部们一起商量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晚上，他走东家，串西家，挨门挨户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贫下中农一遍又一遍地听他念，听他讲，他也从这些老贫农身上，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一天夜里，赵福聚心情不安地来找刘二友。还没有说几句话，党支部书记赵天宝和老贫农耿占岭、李科伲、刘书三等都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二友招呼大家坐下，亲切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也是共甘苦、同战斗的战友。过去，咱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在战争年代里，又一起拼命流血；现在要团结起来，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

赵天宝向赵福聚斜了一眼，说：“可有的人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斜道。”

赵福聚挨了“当头炮”，觉得很难堪，便瞪着眼说：“有话直说，别拿大帽子压人！”

耿占岭打断他的话：“这叫大帽子？你就是为了发家致富才回来的。你回来两年多，接连买了二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了短工！”

赵福聚眼珠一翻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搞‘四大自由’，上边有这个精神！”

刘二友听不下去了。他从怀里掏出总路线文件，说：“不对！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大家再听听总路线是怎么说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李科侃接过文件，高高地举着说：“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耿占岭一把抓住刘二友的手说：“二友，俺坚决拥护总路线，你就领着俺照毛主席指的路往前干吧！”

一股暖流涌上了二友的心头。他觉得这些老贫农就是社会主义的顶梁柱！他深受感动地说：“对，就是要照毛主席指的路前进！咱们要团结成一条心，谁反对总路线，就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赵天宝惭愧地说：“总路线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现在检查起来，我没有作好工作，对赵福聚的帮助很不够，使他

掉了队。”

刘二友接着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可福聚在革命的半路上开了小差！”

李科侃语重心长地对福聚说：“你这些年来离大家越来越远了。你家里有粮食，不卖给国家，也不借给穷兄弟，却拿去卖高价！你眼看着刘国兰把土地卖掉，又下山西逃荒！”

刘二友激动地站起来说：“‘四大自由’是和毛主席的指示相违背的。它提倡个人发家致富，是要我们倒退到资本主义，回到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旧社会去！”

“福聚啊，”二友放缓了声音：“你家也是贫农，想想在旧社会你是怎样生活的！”

一句话，引起了赵福聚对旧社会的回忆：解放前，他家只有几亩沙地。一九四二年大灾荒，地里颗粒未收，他和一家人下山西逃荒要饭，嫂嫂饿死在路上，他被阎锡山抓去当兵，只剩下母亲孤苦伶仃。日本投降后，在一次行军途中，他才逃出了虎口，……想着，想着，他的眼圈发红了。

二友深切地对福聚说：“在旧社会，咱们穷人出尽牛马力，受尽人间苦，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是因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过去你受过地主的欺压和剥削，现在你又放帐、雇短工剥削穷人，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是啥？”

“二友，我……”赵福聚羞愧地低下了头。

刘二友越说越激动，他往前跨了一步，望着赵福聚说：“福聚啊，全国胜利后，你以为革命到头了，该享清福了。

小生产的迷雾遮住了你的眼睛，使你迷失了方向。现在应该清醒了。要看到胜利以后的道路更长，斗争更复杂。我们要保持千口人民的革命传统，拿出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上社会主义的船，走社会主义的路，千万不能糊糊涂涂地跟着地主、富农往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呀！”

“我走错了路，往后瞧吧！”赵福聚表示决心说。

赵天宝说：“知道错了就好，你要在统购统销、‘一化三改’中拿出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

刘二友补充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克服私有观念。要去掉千百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历史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严峻考验。希望你不要在革命的路上停下来，要跟上大队，继续前进！”

赵福聚从二友家出来，夜已经很深了。他独自走在大街上，时而停下来，穿过茫茫夜雾，凝望闪烁的北斗。此刻，他如释重负，只觉身上格外轻松。

忽然，一个黑影从他面前溜过。

“谁？”赵福聚机警地问。

那人没有吭声，顺墙根鬼鬼祟祟地躲闪而去。赵福聚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头。他紧走几步，悄悄跟在后面。只见那人拐了个弯儿，朝富农刘文典家走去。

赵福聚警惕地跟到窗下，听着里面的对话：

“刘二友要办农业社了，还要搞啥统购统销、‘一化三改’。”这是刘章拴的声音。

“还不是要‘统’咱这些人，‘改’咱这些人？哼！我叫他‘统’个屁！”刘文典恶狠狠地说。

“该咋办呢？”刘章拴问。

“‘四大自由’是上边的精神！”刘文典说。

“他要违抗，就跟他干！”“咚”的一声，刘章拴在桌子上砸了一拳。

“嘘——轻点。”

屋子里顿时沉默下来。

隔了一会儿，刘章拴说：“统购统销也是上边的政策。大势所趋，恐怕抗不过他们。我看咱们……”他贴着刘文典的耳根，叽哝起来。

“嗯，全村里数赵福聚余粮多。”刘文典说。

赵福聚听见说他，便向窗前凑了凑。

“能把他闹住，事情就好办了！”刘章拴接着说。

“嘻嘻，就这样！咱让赵福聚去顶！”刘文典诡秘地笑了。

赵福聚听了，象尖锥刺着他的心。他想：这些坏蛋要拿我当枪使，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赵福聚从刘文典家出来，本想立即去报告，但这时的赵福聚，头脑更加清醒了，他要看一看这些家伙在搞什么鬼。

他回家刚躺在床上，听见有人扣门。原来是刘章拴又鬼鬼祟祟地溜进了他家。

“黑更半夜，你来干啥？”赵福聚厌恶地问道。

“嘿嘿，若是别人，请我也不去！”刘章拴装着亲近的

样子说。

“有啥话你就快说吧！”赵福聚不耐烦地说。

“听说又叫卖余粮，你知道吧？唉！当个群众又要缴公粮，又要吃饭，哪里还有那么多余粮卖？”

“这是上级的政策！”

“可‘买卖自由’也是上边的精神呀！嘿嘿，当个群众，凡是上边的精神都得执行。你……可得带个头呀！”刘章拴挑动说。

赵福聚故不作声。

刘章拴以为有机可乘，贴近赵福聚的耳根说：“当个群众有啥捞头，还不是指靠粮食！”

赵福聚顺水推舟地问：“你说该咋办？”

“嘿嘿，有粮食就不愁卖大价钱！天不亮，就套上大车到井店集上去卖。你不愿意出头，我给你捎上！”刘章拴说。

“这……中！到时候说吧。”赵福聚故意犹豫地回答。

“一言为定！”刘章拴满意地走了。

赵福聚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匆匆地赶到刘二友那里去报告。刘二友当即对他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并和赵天宝研究决定，连夜召开了党支部紧急会议。

天还没亮，刘章拴和刘文典赶着一辆满载粮食的大车刚出村，就被赵天宝带领民兵拦住了。这时，群众也都闻讯赶来，大路上围满了人。

耿占岭愤怒地说：“刘章拴、刘文典这些坏蛋，破坏总路线，抵制统购统销，把车给他们赶回去！”

于是，有人上前夺过鞭子，“叭！叭！”两声，赶着牲口回村了。

刘二友站在大街上，高声对群众说：“先不要卸车，让大家看一看，这就叫资本主义！他们有余粮不卖给国家，而去搞投机，卖高价，剥削劳动人民。照这样下去，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群众一个个气愤地说：

“把粮食缴公！”

“把他们押到政府去！”

赵福聚高声说：“这帮坏蛋破坏统购统销政策，还想拉我跳泥坑。咱们决不上他们的当！”

刘二友接着说：“对！我们要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团结起来，向资本主义作斗争！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好农业合作化，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口号声：

“坚决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高举总路线的旗帜胜利前进！”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朝霞映照着大地，千口村卖余粮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奔驰在大道上。赵福聚扬鞭催马，跟着大队前进！

这一年，千口村办起了农业社。他们高举总路线的旗帜，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奔向社会主义的锦绣前程。

二十五、忆传统战斗豪情旺 举红旗革命壮志高

初春的夜晚，万籁俱寂。

赵天宝家里的油灯挑得通亮。天宝坐在灯下，认真地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一字一句地读着：“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读到这里，他把千口村农业社发展规划图铺在桌上，兴奋地看起：开挖硝河，引水灌田，在沙地栽五百亩枣树，……他看着，想着，忽然皱起了眉头。眼下农业社只有二十三户，要实现这个规划将会有多大的困难啊！最近，村里几户老中农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在刘章拴、刘文典这些家伙的挑动下，和农业社分庭抗礼。天宝想，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定要按照二友临走时的嘱咐，动员大家，群策群力，战胜困难，实现农业社的规划，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拂晓，赵天宝抄起一把镢头，推开门走出去。老贫农李科伲、耿占岭、赵新成、刘拴成等也都扛着镢头出来了。看到他们，天宝心里一阵滚热：这些老贫农不就是社会主义的顶梁柱吗！有了他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够战胜！

科伲向天宝说：“咱农业社今天栽枣树，我们都乐得睡

不着觉啊！”

天宝激动地说：“好啊！我们就得有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为社会主义改造沙荒，为社会主义栽树，让社会主义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天宝带领社员们来到了南沙窝。他们冒着风沙一镢一镢地刨开土，栽上幼小的枣树苗。天宝抬头看看那一望无际的老枣园，感慨地说：“三十多年前，那里也是一片荒沙，是我们穷人血一滴汗一把地开出了土地，栽上了枣树。枣树长起来了，地主刘耀宾、赵绍福却硬说那荒地是他们的，硬要把枣园夺过去！”

李科伲接着说：“那时候，刘二友带领农民协会，跟刘耀宾、赵绍福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是啊！这枣园经历了多少斗争的风雨啊！他们的谈话，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回忆。

一九四〇年，政府处决刘耀宾以后，这枣园到了穷苦人的手里。那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这茂密的枣林就成了沙区军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天然屏障。有一次，日伪来沙区进行“扫荡”，千口村的民兵配合八路军，急速帮助群众坚壁清野，安全转移，然后埋伏在枣林里。敌人进村后，一无所得，吓得胆战心惊，慌忙撤退。埋伏在枣林里的八路军和民兵，一声令下，数百支枪一齐打响，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在烟雾中哭爹喊妈，死的死，逃的逃。这一次共歼灭日、伪军八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战马十余匹。

每当枣子成熟季节，千口人民把一篮篮酸甜酥脆的大红枣送给亲人子弟兵，送给抗日民主政府，送给驻扎在沙区的部队、工厂、医院、机关。

敌人遭到沙区军民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之后，恼羞成怒，一九四一年四月，集结重兵，对沙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还要把枣树砍光。大“扫荡”的第二天，日寇在千口村设立了司令部，逼着群众去南沙窝砍枣树。广大群众个个怒火满腔，纷纷举起斧头、大锯，砍死敌人三十多名。日寇吓得丧魂落魄，乱作一团。后来，枣树终于被敌人一棵棵砍倒了，残存的枣园，大灾荒时又被卖掉了……

天宝想到这里，深沉地说：“旧社会，咱势小力单，经不起风吹雨打；如今，咱们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要为集体发展枣树，建设新的枣园！”

“说得对！”社员们激动地说，“天宝呀，你挺起腰杆带领大伙干吧！过去那么大的风险都闯过来了，如今怕啥！”

天宝说：“大伙放心吧，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定了！”

大家意气风发地抡起镢头，“扑通扑通”的刨地声，震荡着空旷的沙野。一棵棵新栽的小枣树，在初春的晨风中摇曳。

紧接着，赵天宝领导的农业社又开始了开挖硝河的战斗。

这时，已是阳春三月。新栽的小枣树抽芽了，原野蒙上了一层浅绿的轻纱。可是到“麦子没老鸹”的时候，老天一直不下雨，眼看麦苗就要枯黄了。天宝带领社员们日夜战斗

在硝河滩上。他们一边挖河，一边担水浇麦。

刘章拴在背后说：“自古以来谁治得了硝河？凭他们那几十号人能行？哼哼！”

老中农刘佩存也跟着摇头：“挖河引水，这是劳民伤财。”

这一天，刘章拴赶着大车往地里送肥，路上遇到了担水浇麦的社员们，他故意甩了一个响鞭，冲着社员们说痒痒话：“这硝河渠还没挖成啊？等着借你们的光哩！”

赵天宝担着两大桶水，领着科伲、新成、拴成“呼闪闪”地大步走过来，接上去说：“告诉你，用不了几天水渠就挖成了。到麦后叫你看农业社的粮山！”

刘章拴“嘿嘿”干笑了两声，待社员们担水走远时，他翻着白眼珠恶狠狠地说：“哼哼！我把你们的枣树砍了，麦子烧了，看你们怎么着！”

到小麦拔节秀穗的时候，旱情更加严重。干风卷着漫天黄沙，呼呼地刮个没完，麦苗有的枯死，有的被连根拔掉。天宝见此情景，带领社员们昼夜不停地苦干，终于挖成了一条水渠。

放水的那天，千口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到了硝河边来看，那个“互助组”的几户老中农也夹在人群中。

天宝卷起裤腿，手握铁锨，精神抖擞地在渠边忙碌着。

硝河水流过来了，它冲刷着渠边的泥沙，溅起一朵朵欢快蹦跳的浪花。

老中农刘佩存站在渠沿上，啧啧地叹道：“还是农业社

有力量，枣树栽上了，水渠也开成了，真是说到哪办到哪！”站在他身旁的科侃笑着说：“麦后我们还要打井呢！那时安上水车，用井水浇地，把这条渠变成排水沟，旱涝保丰收。”

刘佩存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愣愣地望着奔流的渠水。

渠水欢畅地流进久旱的麦田。几天后，农业社百十亩发黄的麦子变得一片青绿。那新栽的一行行小枣树也喝足了水，郁郁葱葱地往上长。

刘章拴看到这情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天晚上，他腰里别着一把斧子，偷偷地向南沙窝溜去。

通往南沙窝渠道的渠水，日夜不停地流着。老贫农赵新成自告奋勇在枣林里搭了一个草庵子，住在这里，除了负责看管枣树，夜里还改水浇地。这个给地主扛了半辈子长活的老长工，一九四二年大灾荒时，被地主踢出门。从此，他就在沙窝里捡柴草，后来又跟着人家学剃头。他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从心眼儿里热爱新社会，热爱社会主义。

刘章拴溜到枣林里，看见草庵旁亮着一盏马灯。他知道，有赵新成在这里，要砍小枣树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就走到麦地头，用手扒开垄沟。霎时，渠水哗哗地流了出来。不一会儿，地头的路上便漫出脚脖深的水。

赵新成听到有动静，便一手提马灯，一手握铁锨前去察看。刘章拴便乘机走到枣林里，从腰间拔出斧头，把一棵棵新栽的小枣树砍掉。

赵新成听到斧声，提着马灯赶来。刘章拴急忙收起斧头就跑，新成拔步就追，并大声喝道：“站住！”越喊，刘章

拴跑得越快。新成边追边喊：“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突然，刘章拴站住不动了，他猛转过身，举起斧头，恶狠狠地说：“赵新成，你再往前追，我砍死你！”

赵新成浑身的血刷地冲到了头顶。他气得颤抖着声音说：“刘章拴，原来是你这个坏蛋！”说着，扔下马灯猛扑过去，刘章拴急闪身，新成扑了个空。刘章拴举起斧头正要朝新成头上砍去，“住手！”突然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吓得刘章拴浑身发抖。

原来是赵天宝带着两个民兵跑来了。他们猛扑上去，夺过斧头，把个刘章拴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赵天宝厉声说：“刘章拴，你想要翻天，办不到！把他押下去！”

两个民兵押着刘章拴走后，天宝和新成回到枣林里，提着马灯一照，被砍断的小枣树扔满一地。这些枝头已经开满淡绿色枣花，眼看就要结实的小枣树被刘章拴一棵棵砍倒了，他们怎能不心疼！赵天宝站在夜雾笼罩的枣林里，久久地望着这些被砍倒的小枣树，心里燃烧着炽烈的怒火。

第二天，千口村党支部报请政府机关批准之后，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破坏农业社、企图行凶杀人的地主刘章拴。

在斗争会上，赵天宝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刘章拴一贯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搞垮社会主义。这充分说明，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也是十分激

烈的。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认清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决不能放松警惕！社会主义是跨不了的，农业社是砍不倒的。刘章拴搞破坏，只能自食其果！经过政府批准，从今天起，给刘章拴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由群众管制劳动！”

刘章拴被管制了，那个在他挑动下办起来的老中农“互助组”也自动解散了。刘佩存找到几个老伙计说：“刘章拴这个坏蛋，一心要破坏农业社，也把咱引上了邪路。这一下谁好谁坏咱可全看清楚了，再也不能受那些坏人的耍弄了，咱们也得走农业社的光明大道！”于是十几户老中农都牵着牲口、拉着车走进农业社的大院，找天宝要求入社。

这一年虽然遇到了旱灾，但是农业社的小麦仍获得了大丰收，比入社前亩产提高了一倍。

在夺得小麦丰收之后，赵天宝又带领社员们开始了打井的战斗。他们没明没夜地干。打成一口井，就马上抽水灌田，浇得秋苗噼哩啪啦往上窜，很快迎来了金色的秋天。农业社扩大后，在沙地上种的三百多亩玉米，亩产达到了二百斤，比入社前增产五成。那新栽的小枣树，也结出了累累新果。

秋后，县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千口村农业社，奖给他们两张七寸步犁，一匹大红马。

千口人民满怀豪情壮志，高举总路线的光辉旗帜，打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于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十六、办公社挺身战妖风 学大寨奋勇奔前程

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全国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同年八月，毛主席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农村，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便蓬勃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九月初，千口村贫下中农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敲锣打鼓，带头加入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东方红人民公社（现为六村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充分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千口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道上更加阔步地前进！

这一年，千口村四个生产队打了八眼井，修了两条渠，

建了四个提水站，扩大水浇地面积五百亩；同时，添置马车两辆，步犁六张，双铧犁两张；买骡、马四匹，牛、驴六头。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变，秋季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粮食平均亩产二百五十斤，红枣总产三十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倍；在硝河滩碱地上试种的水稻，亩产达到四百二十斤，一季上《纲要》。

农业的丰收，迅速地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显示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

人民公社的飞速发展，引起了阶级敌人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一九五九年，反党分子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一伙又公开抛出了“三自一包”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货。千口村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也乘机蠢动起来。

一九六二年初春，硝河滩上的柳树刚刚吐芽，麦苗儿正在返青。“土地下放”的妖风又刮到了千口。

地主分子刘章拴、富农分子赵连言公开扬言：

“土地要分到各户了！”

“土地归本主，‘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往后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一天晚上，赵天宝召开了党支部委员扩大会议，公社派来的“工作组”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工作组”命令说：“不光‘分田到户’，牲口、枣树也要分到各家。”

赵天宝气愤地质问：“这样三分两分，不是把人民公社给分零散了？这样跟单干有啥不同？”

“工作组”说：“分到各户好！”

赵天宝响亮地回答：“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

“工作组”又说：“‘分田到户’是上边的指示，共产党员要带头执行！”

赵天宝慷慨地说：“你们强迫‘分田到户’，只有刘章拴、赵连吉这些地主富农才高兴！”

“工作组”被顶得哑口无言。就向赵天宝说：“老赵，你是老干部，应该懂得党的纪律，怎么能抗拒上级指示？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赵天宝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要反映！不过，你们也要听一听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

正在争论激烈的时候，老党员李玉廷，老贫农赵新成等一齐涌了进来。

李玉廷开口就问：“天宝，‘分田到户’还搞啥社会主义？”

赵新成激动地说：“前几年，为了搞农业合作化，咱把命都豁上了。如今，有人又想搞垮人民公社，咱可得顶住这股妖风啊！”

赵天宝望着这些老伙伴，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斩钉截铁地说：“社会主义是阳关道，人民公社是幸福桥，叫咱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办不到！”

散会以后，赵天宝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他决定连夜进

城，向县委反映“工作组”强迫“分田到户”的情况。

夜风扑面，寒气袭人。赵天宝大步流星地向县城走去。他一点儿也不觉冷，仿佛有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

到了县里，已是深夜了。传达室的同志告诉他：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去了。赵天宝只好找地方歇息。

第二天一早，他又去县委。县委书记还没有回来，另一位县委负责同志对赵天宝反映的问题若有所思，但没有表态。

赵天宝越加感到斗争的复杂。他一心等待县委书记回来，可是直到天黑还没有等着，只好连夜回村。

就在赵天宝进城的一天一夜里，千口村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全大队近三千亩土地，以“借地”、“包产”（到户）等名义分到各户的就有两千三百亩！一百七十头牲口，分槽喂养一百头，枣树也被分掉一半以上！

更值得警惕的是，阶级敌人也猖狂地活动起来。他们乘机破坏集体经济，煽动劳力外流，妄图搞垮人民公社。富农分子赵连言，夜晚挖洞进仓，偷盗生产队绿豆一百余斤，并唆使他的儿子流窜外地。

在这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并为我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赵天宝手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他和支委们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群众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势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收回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分到各户的土地、牲口和枣树，巩固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党支部书记赵天宝主张学大寨，创新业，大干社会主义，有人却说：“大寨是石头，千口是沙碱，学大寨是山区的事。”赵天宝坚定地说：“大寨人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把七沟八梁一面坡建成了高产田，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把沙窝变成花果园！”

正当党支部带领社员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千口村又刮起了一阵“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妖风，劳力大量外流，严重地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顺利开展。

一九六六年枣子泛红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千口也燃烧了起来。

赵天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回顾千口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心里充满了对刘少奇一伙走资派的刻骨仇恨。他和广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一起，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他自己也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千口大队新的党支部诞生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刘兰成被选为党支部书记，赵天宝担任党支部副书记。赵天宝满腔热情地关心新干部的成长，帮助刘兰成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搞好工作。

新的党支部认真联系实际，总结了几年来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深刻体会到：学大寨，就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学好大寨，才能带领群众不断前进。

经过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千口党支部更加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挖沟疏河，植树造林，深翻改土，治理沙碱，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几年来，千口

大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体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全大队现有配套机井三十眼，拖拉机一台，电动机、榨油机、弹花机、磨面机、碾米机等农业机械一百多部，基本实现了耕种、脱粒、粉碎和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粮食产量超过了《纲要》，一九七五年总产达到九十七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三点五倍；红枣总产五十万斤，花生六万斤，都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一倍；芦苇面积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三分之一，产量增加五倍。

一九七五年十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向全国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战斗号召。千口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回顾了本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战斗历程，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以整风的精神，对照大寨、昔阳，揭矛盾，找差距，决心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把千口大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而奋斗！党支部还发动群众，从实际出发，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精神，提出了“学大寨，赶昔阳，治碱滩，战沙荒，苦战二年过‘长江’”的战斗口号，制定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田、水、林、路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计划在一九七八年粮食亩产达到九百斤，花生亩产达到二百五十斤，树木平均每人达到二百五十棵；治理沙荒、盐碱地一千五百亩，全部实现园田化；经济收入平均每户达到一千二百一十元。

目前，千口人民正朝着这个战斗目标奋勇前进。他们项

风冒雪，挥镐舞锨，在硝河滩上展开了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回荡。休息时，老党员、老贫农向青年们讲述本村的阶级斗争史和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继承和发扬千口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后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
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
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
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
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我们编写这本村史，就是为了帮助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
下的广大青少年，了解旧的社会制度的腐朽和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了解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和广大劳动人民在
旧社会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了解革命前辈在毛主席、
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而进
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按
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
士。

我们在编写这本村史的过程中，得到了千口村老党员、老
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战斗过的一些老同
志也热情地提供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宝贵意见，我们表示深切
的感谢。但是，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调查研究工作也不够全面
细致；同时，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编写一本有典型意义、故事
性强、比较连贯和完整、而又区别于文艺作品的村史，还是一个
尝试，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者 一九七六年一月

